有樓可棲、蓋是州雖無城、而夾街樓房連屬、俱用瓦蓋、無復茅欄牛圈之陋矣、獨山土官、昔爲蒙詔、四年前觀燈、爲其子所弑、母趨救、復弑之、可謂窮兇極惡、乃託言殺一頭目、悞傷其父、竟無問者、今現爲土官、可恨也、

三十、平明飯、出獨山州北隘門、西北向循西界山行六里、有小水亦自西坡東注、涉之北又二里、北塢漸窮、山脊自東界西度南轉、乃路轉東北澗中、小水北流、度澗循東界山腋閒東北上、又二里、有水溢路旁石穴閒、甚冽、其側有蒙氏修路碑從此扳石磴東北上嶺、雨大至、一里半北登嶺隘、是嶺由東南度西北、乃祖山、從其東北分裂衆枝、其直東而去者、爲黎平、平崖之脊、東南分支而下者、爲荔波羅城之派、西北分支而下者、度此稍北、卽西轉南走而環於獨山之西、度雞公嶺而南、爲蠻王多靈之派、獨山州南二十里有山尖起立於衆山之中是名獨山州之所以得名也又東北行山峽閒乃下、共二里、有澗自東若谷走深崖中、兩崖石壁甚逼深澗嵌其閒甚深、架石梁其上、爲深河橋、過橋、復躋崖而上、登嶺而北、有小水自東北瀉崖石而下、涉之復升嶺、共一里、遂由峽中北行、又二里、乃下、東北行下壑中、有村在東山下、由其前少轉西北共二里、有溪自東北來、渡之、溯其西岸東北踰嶺二里、一水自東北來、一水自西北來、東北者較大於西北、於是涉西北水、緣中支山而上、東北三里而登其岡、飯於岡上、乃稍下、又北踰嶺而下夾塢中、共三

里又上有溪自南峽北向下墜深潭中潭小而高此西北小溪之源也又北踰嶺一里半下墜(渡)深壑中有澗自西南峽中來至此東向西轉此東北小溪之源也涉之西南登嶺半里而上循嶺半西南行二里過兔場西出嘉坑關隨小水西下由峽中行五里兩夾山多石崖突兀路側有泉湧穴出又西二里水墜南峽去路踰北坳上有寨在東岡之巔由其西北度脊南北俱有窪中墜環塍爲田直抵其底水皆自底西向透石穴(穴)者也又西踰嶺一里出隘口其上石骨稜峭皆作噓雲裂蓼之勢又西北下峽中一里轉而西半里西出峽是爲獨山州與胡家司分界胡家司卽都勻長官司從姓呼之以別郡名也於是山開南北洋中有大溪自北而南是爲橫梁循溪東轉南半里抵南崖崖下有賣粉爲餉者以鹽少許易而餐之隨溪南岸西行道路開整不復以蜀道爲苦溪北有崇廟在高樹閒入家田隴屢屢從斷岈而出共六里過塢中村又西一里其水南曲乃西渡之從溪西岸南行半里爲邛母村由村前西轉塢復東西開而其村重綴岡阜瓦舍高聳想亦胡家村司之族目也西二里其水北曲復西渡之又西北一里其水西曲又北渡之從北岸懸崖西行一里半有水自西來會乃麥沖河也卽湖河西行二里入麥沖堡南隘門而宿是晚雷雨大作徹夜不止

四月初一平明起雨漸止飯聞聞其西有桃源洞相去五里須

秉炬深入、中多幡蓋纓絡之物、覓主人導之、不得、曰、第往關上、可西往也、遂北向出隘門、溯溪東岸行、忽石壁涌起岈東、勢極危削、溪漱之南、路溯之北、咫尺閒上倚穹崖、下循迅派、神骨俱聳、三里轉入東塢、其北有小峰立路隅、當麥冲河、南下之冲有岩北向、曰觀音洞、又北半里、曰麥冲關、問所謂桃源洞者、正在其直西大峰之半、相望不出四里外、關之東有眞武閣、南向、正與觀音洞門對、乃停行李於閣中、覓火炬於僧、將往探之、途遇一老者、曰此洞相去不遠、但溪水方漲、湍急不可渡、雖有導者、不能爲力、而況漫試乎、余乃廢然而返、取行李西南越而下、抵河東岸溯之、北共一里、溪自西北山腋來、路從東北山腋上、遂與麥冲河別、當坡路潦跡閒、有泉汎汎、從下溢起、孔大如指、以指探之、皆沙土、隨指而溷、指去而復溢成孔、乃氣機所動而水隨之、非有定穴也、一里轉上後峽、遂向東入、又一里、峽更東去、路復從北峽上、其處石峰嶙峋、度脊甚隘、越隘北下塢中、被隴盈塢、小麥青青、蕎麥燕翦、粉花翠浪、從此遂不作粵西蕪態、粵西獨不蓺麥脊東西亂水交流、猶俱下麥冲者、又東一里轉而北、有塢南北開洋、其底甚平、犂而爲田、此處已用牛耕不若六寨以南之用概撬矣波耕水耨、盈盈其閒、水皆其厓坡瀉下、而不見有澮濬之跡、二里有村、村頗盛、倚西峰下、曰普林堡、又北一里踰嶺而上石峰、復渡峽而下、轉而東、平行石嶺閒一里、東下盤窩中、有小石峰圓如阜盤

托而出、路從之、徑窩東入峽一里、復北向升嶺一里、遂踰土脊之上、此脊當爲老龍之幹、西自大小平伐來、東過蒙谷包陽之閒、又東過此、東南抵獨山州北、又東爲黎平平厓之脊、而東抵興安、南轉分水龍王廟者也、越脊北下、峽甚隘、一里下行峽中、有水透西南峽來、入、北隨峽去、渡之傍溯西厓行、有岐路溯水西南峽、則包陽道通平浪平洲六洞者也、隨水東北行峽中、又三里轉而東、其峽漸開、有村在南山閒、曰下石堡、又北二里過一巨石橋、溯從橋下西北墜深峽中而去、路別之、東北踰嶺升降二重、又二里越嶺下、則東南山塢大開、大溪自西北破峽出湯湯東去、是曰大馬尾河、以暴漲難渡、由溪南循山厓東行、溪流直搗厓足、一里東抵堡前、觀諸渡者水湧平胸、不勝望洋之恐、坐久之、乃解水泅水而渡、從北岸東向行、水從東南峽去、別之、乃東北踰嶺而下、共三里東渡小馬尾河、復東北升嶺一里半、越嶺脊東下一里半出山峽、山乃大開、成南北塢、東西兩界列山環之、大河湯湯流其閒、自北而南、瀰溪西岸循西界山北行一里、路旁卽有水自西峽東向入溪、涉之又北二里、有石梁跨一西來溪上、渡之從梁端循峽西入、是爲胡家司、卽都匀長官司也、以名同本郡、故別以姓稱、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山厓上、曰黃家司、乃其副也、又北行田塍閒五里、度西橋、又北半里入小西門、是爲都匀郡城、宿逆旅主人家爲沈姓、亦江西人、

初二晨起作書、投都匀四尊張、勉行四川大人乃散步東入郡堂、堂乃西向蟒山者、又東上東山麓謁聖廟、見有讀書東廡者、問南舉鄒總憲成都時遺跡、曰有書院在東門內、問郡志、其友歸取以示、甚略而不詳、卽大小馬尾之水、不書其發源、幷不書其所注、其他可知、載郡八景、俱八寸三分帽子、非此地確然特出之奇也、此地西門外大溪上、有新架石梁、壘石爲九門、甚整、橫跨洪流、乃不取此何耶、

都匀郡城、東倚東山、西瞰大溪、有高岡自東山西盤、而下臨溪墅、溪自北來、西轉而環其東城、員亞岡上、南北各一門、西有大小二門、東門偏於山之南、城後環東山之巔、其上有樓、可以舒眺、郡西對蟒山、爲一郡最高之案、郡治文廟俱向之、其南峰旁聳有梵宇、在其上、須拾級五里而上、以飯後雨作不及登、謂之蟒者、以峰頭有石脊蜿蜒如巨蛇、今志改爲龍山、九龍洞在城東十里、按一統志、有都匀洞在都匀長官司東十里、前門北向、後門南向、當卽此洞、今志稱爲仙人洞二、下注云、一在城東、一在城西、殊覺憒憒、水府廟在城北、夢遇山、大溪南下橫其前、一小溪自西蟒山北、直東來注、下有白衣閣倚厓懸危壁上、凭臨不測、上爲梵音洞、西向爲門、洞無他致、云其中石佛自土中出者爲異耳、

初三、下午自都匀起身、二十里文德宿、

初四、三十里麻哈州、又十里乾溪宿、
初五、十里麻哈大堡、又十里乾壩哨、又十五里平越衛、
初六、歇平越、
初七、宿店、
初八、僱貴州夫、行至崖頭宿、
初九、新添飯至楊寶宿、
初十、龍里歇、
十一、二十里至鼓角、三十里至貴州、
十二、止貴州、遊古佛洞、
十三、止貴州、寓吳愼所家、

十四、晨飯於吳、遂出司南門、渡西溪橋、西南向行五里、有溪自西谷來、東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橋、此橋謂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橋下水湧流雨厓石閒、衝突甚急、南來大溪所不及也、渡橋瀰南來大溪、又西南三里、有一山南橫、如列屏於前、大溪由其東腋北出、路從其西腋南進、又南行峽閒二里、歷東山之嘴、曰岊堰塘、其西南有雙峰駢起、其東即屏列山之側也、又三里過雙駢東麓而出、其南漸聞溪聲遙沸、東望屏列之山、南迸成峽溪形、復自南來搗峽去、即出其東北腋之上流矣、第路循西界山椒、溪沿東界峰麓、溯行而猶未覿面耳、又南二里、始見東溪汪然、有村在東峰之下、曰水邊寨、又南三里、曰大水溝、有

一二家在路側、前有樹可憩焉、又南漸升土阜、遂東與大溪隔、已從嶺上平行五里、北望雙騎、又三分成筆架形矣、南行土山峽中、又二里出峽、稍折而東、則大溪自西南峽中來、至此東轉抵東峰下、乃折而北去、有九壘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爲華犵獠橋、乃飯於橋南舖肆中、遂南向循東峰之西而行、皆從土坡升陟、路坦而寬、九里見路出中崗、路東水既東北墜峽下、路西水復西北注坑去、心異之、稍上崗頭、則路東密箐迴環、有一家當其中、其門西臨大道、有三四人憩石畔、因倚杖同憩、則此崗已爲南北分水之脊矣、蓋東西兩界、俱層峰排闥、而此崗中橫其間爲過脈、不峻而坦、其南卽水南下矣、是云獨水嶺、或曰頭目嶺昔金筑司在西界高峰下而此爲頭目所守處、從嶺南下、依東界石山行五里、復升土嶺、漸轉東南、嶺頭有一窪中墜、從其東又南向而上共二里、乃下一里、則有溪自西北峽中出、至此東轉、有石梁跨之、是爲青痧橋、水從橋下東抵東界山、乃東南注墜去、經定番州西南下泗城界、入都泥江者也、於是又出嶺南矣、度橋而南、半里入青埡城之北門、其城新建、舊紆而東、今折其東隅而西就夫峰之上、城中頗有瓦樓闤闠焉、是日晴霽竟日、夜月復皎、○青崖屯屬貴州前衛、而地則廣順州所轄、北去省五十里、南去定番州三十五里、東北去龍里六十里、西南去廣順州五十里、有溪自西北老龍脊發源、環城北東流、南轉、是貴省南鄙要害、今添設

總兵駐扎其內、
十五、昧爽出青崖南門、由岐西向入山峽、南遵大路為定番州道、五里、有村在路北山下、曰蓊樓、木樹叢
而南、又西南歷坡阜共五里、有村在路北山下、曰蓊樓、木樹叢
密、小水南流、從其西入峽、兩山密樹深箐、與貴陽四面重山
迥異、自入貴省山皆童然、無木而貴陽尤甚、
半里、有溯自北峽來、橫木橋其上、其水南流去、路西度之、復北
嶺西下半里、有泉出路旁土中、其冷徹骨、南下瀉壑去、又西下
上嶺一里、踰脊西、有泉西北入峽三里、遂西上陟嶺一里、踰
平窪、犁而為田、而中不見水、又西北半里、抵西脊、脊東復有泉
深涂、亦隨現隨伏、蓋此南北兩界俱穹峰、而東西各亙橫脊、脊
中水皆中墜、不見窪底、故窪底反燥而不瀦、越西脊而下、西北
二里、路北有懸泉一縷、自山脊界石而下、路南忽有泉聲淙淙
成溯、想透穴而出者、半里轉而西行、又半里得一村在北山下、
曰馬鈴寨、路田寨前西向行、忽見路南溯已成大溪、隨之西半
里、又有大溪自西峽來、二溪相遇、遂合而東南注壑去、此水經
定番州與青崖之水合、而下都泥者也、於是溯西來大溪之北岸、
又西向行二里、為車水壩、壩北有土司盧姓者、倚廬北峰下、壩
南有場在阜閒、川人結茅場側、為居停焉、壩乃自然石灘橫截、
溯水飛突其上、而上流又有巨木橋架溪南北、其溪乃西自廣
順來、廣順即金筑安撫司乃萬曆二十五年改為州、設流官、由溪北岸溯流入、為廣順州

道由溪南岸踰嶺上爲白雲山道隨溪東南下爲定番州道乃
飯於川人旅肆送火錢辭不受遂西南一里踰嶺又行嶺夾中
一里半乃循山南轉半里又東轉入峽半里峽窮乃東南板隘
上其隘蘿木蒙密石骨逼仄半里踰其上又東南下截壑而過
半里復東南上其嶺峻石密叢更甚焉半里又踰嶺南下隨塢
南行一里是爲八壘其中東西在皆山南北成壑亦有深坎墜成
窘井而南北皆高水不旁泄者也直抵壑南則有峰橫截谷口
西駢隘如闔東聯脊成嶺乃東向陟嶺上一里踰其脊是爲永
豐莊北嶺卽白雲山西南度脊也乃南向下山又成東西塢有
村在南山下與北嶺對卽永豐莊從塢中東向行二里得石磴北
北崖上遂北向而登半里轉而西半里又折而北皆密樹深叢
石級迤邐有巨杉二株夾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爲火傷
其頂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爲白雲寺則建文君
所開山也前後架閣兩重有泉一坎在後閣前楹下是爲跪杓
泉下北通閣下石竅不盈不涸取者必跪而杓故名曰跪乃神
龍所供建文帝者中通龍潭時有雙金鯉出沒云由閣西再北上
半里爲流米洞洞懸山嶺危崖闕其門南向深僅丈餘後有石
龕可傍爲榻其右有小穴爲米所從出流以供帝者而今無矣
左有峽高逛而上透明窓中架橫板猶云建文帝所遺者皆神
其跡者所托也洞前憑臨諸峰翠浪千層環擁迴伏遠近皆出

足下、洞左構閣、祀建文帝遺像、閣名潛龍勝蹟、像昔
胡乎運所建、前瞰遙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門、其後卽山之絕
頂、逾而北、開坪甚敞、皆層篁聳木、虧蔽日月、列徑分區、結靜廬
數處、而南京井當其中、石脊乎伏嶺頭、中裂一隙、南北橫不及
三尺、東西闊約五寸、深尺許、南北通竅不可測、停水其閒、清冽
異常、而不減不溢、靜室僧置瓢杓之、余初至、見有巨魚戲水面、
見人、掉入竅去、波湧紋激、半晌乃定、穴小魚大、水停峰頂、亦一
異也、以其側有南京僧結廬住靜、故以南京名、今易老僧乃北
京者、而泉名猶仍其舊也、是日下午、抵白雲庵、主僧自然供餐、
後輒導余登潛龍閣、憩流米洞、命閣中僧導余北踰脊、觀南京
井、北京老僧迎客坐、廬前葅地種蔬、有蓬蒿菜黃花滿畦、鶯粟
花殷紅千葉、簇朶甚巨而密、豐艷不減丹藥也、四望喬木環翳、
如在深壑、不知爲衆山之頂、幽曠交擅、亦山中一勝絕處也、對
談久之、薄暮乃還、自然已候於庵西、復具餐啜茗、移坐庵後石
壁下、是日自晨至暮、清朗映徹、無片翳之滓、至晚、陰雲四合、不
能於羣玉峯巔逢瑤池夜月、爲之悵然、
十六、夜聞風雨聲、抵曉則風雨霏霏、余爲之遲起、飯後、坐小窗
待霽、欲往探龍潭、零雨不休、再飯乃行、仍從潛龍閣踰嶺至南
京井、從岐東北入深箐中、聳木重厓、上下窈渺、穿嵷透碧、非復
人世、共五里、則西厓自峰頂下嵌、深隧成峽、中窪停水、淵然深

碧陷石腳而入不盈不涸眞萬古潛淵千峰閟壑也其峽南北約五丈東西約丈五東厓低陷空下者約三丈西厓聳陷空下者十數丈水中深不可測而南透穴彌深蓋穿山透腹一峰中涵直西南透爲南京井東南透爲跪杓泉者也厓上聳喬幹枝條漫空籠翠又東北扳厓東南度壑皆窈極渺之極壑東有遺茅一龕度木橋而入爲兩年前匡廬僧住靜處今茅空人去將度木披之而山雨大作循舊逕返深藹閒落翠紛紛衣履沾透再過南京井入北僧鑰扉往白雲惟雨中鶯粟脉脉對人空山嬌艷宛然桃花洞口逢也還踰潛龍閣自然已來候閣旁遂下庵淪茗炙衣晚餐後雨少霽復令從導由庵東登嶺角循之而北一里出其東隅近山皆伏其下遙山則青厓以來自龍里南下之支也稍北下深木中度石隙而上得一靜室其室三楹東向寥廓室前就石爲臺綴以野花室中編竹繚戶明潔可愛其處高懸萬木之上下瞰篁篁叢豐如韭畦沓沓隔以懸厓閒以坑塹可望而不可陟故取道必迂從白雲蓋與潛龍閣後北坪諸靜室取道皆然更無他登之捷徑也此室曠而不褊幽而不閟峻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絕人寰眞洵棲眞之勝處也靜主號啓本滇人與一徒同棲而北坪則獨一老僧也白雲之後共十靜廬自安氏亂後各出山去惟此兩廬有棲者十二廬旁各有坎泉供勺因此知山之頂皆中空醞水停而不流又一奇也晚返白雲

暮雨復至、自然供茗爐、篝燈夜話、半晌乃臥、

十七、晨起已霽、而寒悄頗甚、先是重夾猶寒、余以爲陰風所致、有日當解、至是則日色皎然、而寒氣如故、始知此中夏不廢爐、良有以耳、

白雲山、初名螺擁山、以建文君望白雲而登、爲開山之祖、遂以白雲名之、一統志有螺擁之名、謂山形如螺擁、而不載建文遺跡、時猶諱言之也、土人訛其音爲羅勇、今山下有羅勇寨、土人居羅勇而不知其爲螺擁、土人知白雲山而不知卽螺擁山東地也、東則自滇僧靜室、而下卽東隋頹然、下對青厓、皆爲絕壑、前則與南山夾而成塢、卽余東北來登級處也、後則從山頂窮極窈渺、北抵龍潭、下爲後塢、卽余來時所經嶺南之八壘者也、此其近址也、其遠者、東抵青厓四十五里、西抵廣順三十里、東南由蓊貴抵定番州三十里、北抵水車壩十五里、○白雲山中有元色白色諸猿、每六六成行、輪朝寺下、（據僧言如此、余早晚止聞其聲、又有蘭甚美、大者出龍潭後深箐中、木開、玉質花腴、盤朶徑尺、卽天花菜也、又有小者名八擔柴、土人呼爲茅棗、雲南甚多、

自青厓而西、有司如之流、其西又有馬鈴寨、東溪、其西又有水車壩、西溪、皆南流合於定番、而皆自石洞中湧出、又有蓊貴鑼鼓洞水、及撒厓水、皆爲白雲山腹下流、皆東合於定番州、其南又有水埠龍、（在白雲南三十里、有仙人洞、其北五

里又有金銀洞、白牛厓、其上流亦有洞湧出、而南注於都泥江、則此閉水無非洞出者矣。○東望山脊蜿蜒、自龍里西南分支南下、迴繞如屏、直抵泗城界、此卽障都泥而南趨者、其山圍環而東、中圍丹平平州諸司、卽麥沖橫梁諸水、南透六洞而下都泥、從支環之也。○老龍之脊、自廣順北東度上寨嶺、東過頭目嶺、又東北過龍里之南、又東過貴定縣西南、又東過新添衛之杪木寨、乃東南轉、環蜂山之南、東過爲普林北嶺、又東南抵獨山州北、乃東趨黎平南境、而東渡沙泥北嶺、以抵興安分水。○貴州東三里、爲油鑿關、其水西流、西十里、爲聖泉北嶺、其水東流、北十五里、爲老鴉關、其水南流、爲山宅溪、南三十里爲華犵狫橋、其水北流、四面之水、南最大、而西次之、北竿城中又次之、東爲最微、俱合於城南薛家洞東經襄陽橋東北抵望風臺、從其東又稍北、入老黃山東峽、乃東搗重峽而去、當與水橋諸水同下烏江者也。

十八、辭自然師、下山一里半、抵山麓、西一里半、有數家在南麓、是爲永豐莊、皆白雲寺中佃也。由其前西向尖峰峽中去、是爲廣順州道、由其前西去南轉、是爲定番州道、由其前北向踰嶺、是爲土地關道、先是自然爲予策所從、曰由廣順安順西出普定、其道近而兩順之閒、廣順知州柏兆福、欲歸臨淸、安順土知州、近爲總府禁獄中、苗蠻伏莽可慮、不若西北由東基出平壩抵普安、多行四十里、而地僻

苗馴、可免意外、余思由兩順、亦須三日行、走平壩、路迂而行多、亦三日可達普安、遂不西行而北踰嶺、其嶺卽白雲山之西陲也、共一里越其北、有塢東北向、東南界卽白雲北龍潭之後、西北界卽南嶺所環轉北而東、屬於龍潭東峰之下者、其中平塢、一壑南北長二里、水亦中窪下墜、兩旁多犂爲田、是名八壘北竟塢中、乃北踰石嶺、共半里、下北渡獨木橋、有塢自東北向西南、是爲乾溝、橫渡之、北上半里、是爲土地關、下關半里、鑿石坎停細流一盂、曰一碗水、行者以口就而啜之、又西向一里半出峽、由其北循山東行北轉、爲水車壩道、由其南截塢直行一里半、有村在北山下、是爲谷精、從村西轉、又截塢而下、一里轉入山峽、有溪自西南而北、卽從北峽轉而東去、是水車壩之上流也、其流自廣順州東北老龍南谷來者、渡之、又西越山坡旋下、溯西來小流入、其流東注、南來大溪、卽同之直向東去、路溯溪南、山峽逼仄、時扳石上下、二里餘、乃西渡此水、從其北西向又半里、其北削壁高穹、有洞上綴、其門南向、遂從其下西踰幽幽閒石骨稜厲、逼屬南山、廻視前溪在其下、不知從何而出、當亦透穴之流也、先是自然謂余此閒如馬鈴堡諸水、多從山穴出、卽水車壩水、亦流自穴中者、不知卽指此水、抑謂南來大流也、踰幽西稍下約一里、有路交爲十字、其南北皆從山嶺上下、有石磴逶迤、乃廣順達貴省道也、其東南卽踰幽而西下峽中者

從峽西下半里、又聞水聲潺潺、有水深自坑底東注幽下、信乎
即幽東透穴之水矣、溯之、山塢復開、有村在西山下、是爲東基
下寨、從其前轉而東北、則下寨山之北突也、循之一里、又西北
轉則西界山純削爲石、而東界則土脊迤逦、又北二里、有村當
北岡之上、是爲東基上寨、寨中懸小支盡處、皆瓦房鱗次、非他
苗寨所及、由寨西北向半里、有泉飛流注腋、由寨東而出、寨當
其中小支、左右皆崇岡峻峽、寨後復環一塢、良疇層倚焉、皆此
泉之所潤、而透於東幽之下者也、蜿蜒上躋者一里、從頂上復
北踰頂者半里、下至塢中、望北峰夾立甚高、其下有塢自西北
來者、即上寨後注腋之水、從水東壩而南去者也、其下有塢向
東北墜者、即塢中東從分之水、從華犵狫橋而北出者也、其塢甚
平、中犁爲田、從田塍北上、又東北升嶺半里、踰峰頭而飯、於是
北望遙山開伏、數里外石峰羅列、俱不能與此山並峻矣、北下
甚坦半里、路分兩岐、一從東北行者、從黃泥堡天生橋而達省、
一從西北行者、爲埜鴨塘、出平壩道、遂從西北下山一里抵山
下、沿坡陀西行、漸有小水俱從東北去、二里復溯水入峽、一里
復陟嶺而上、又二里、遂西過野鴨塘、有堡數十家在南山下、其
前有塘瀦水、直逼北山、然東西皆高、不知從何而洩、即所謂野
鴨塘是也、遶堡前西南行半里、望西北山厓閒、有洞高穹、其前
隴復有洞伏於下、乃呼擔夫少停行李路隅、余獨從西嶺橫陟

之半里遂陟下洞之上隴不甚高然四面皆懸削不可下復稍西下山麓東向行遂得下洞洞門南向門中稍窪其左透厓東出另闢一門門東北向其後旋壑下陷四面寬員雖窪而不暗既上遂透東門而出稍下從峽中西陟上洞洞門東向前有壘石爲垣後亦中窪而下然不甚深其上懸厓雖高中扃之玲瓏乳柱之夭矯反不若下洞也既出復從峽中下轉前隴之嘴而西又經下洞前則前麓皆水草沮洳東與野塘相連而此卽其上流也忽聞水聲潺潺自下洞前石根透出歷沮洳之塢而東注於野塘者也又從西嶺下半里仍抵路隅呼擔與顧奴遂西緣山幽行西望三峰攢列外又有峰繞之以爲異又西四里有寨在南山下又繞其前循之左轉西南半里又踰一幽於是西行峽中其峽南北兩界排闥而前北卽所望三峰攢列者但在其內下望反不可見南則有厓高削上有一石側垂石色獨白而狀如羊是爲羊帛厓踰幽至此又一里矣其北厓中斷忽露頂上之峰盤穹矗豎是爲唐帽山蓋卽前望三峰至是又轉形變象耳按志唐帽在省城南八十里天生橋在金筑司北三十里今天生橋在唐帽東北三十里是天生橋去省反近而唐帽反遠不知當時何以分界也自然言建文君先住唐帽後往白雲志言其處可以避兵亦幽閟之區矣又西一里許有峽南向下是爲猪槽堡路直西踰小脊而下三里則塢開南北路交十

字於中、乃橫截之、渡一小水、半里、有堡有西山上、曰柳家堡、又北半里、又有堡在北隴上、於是循其右復西上嶺一里、將及嶺、幽有泉淙淙自土穴出、其色乳白、渾而不清、踰嶺下共二里、復塢開南北、仍橫截之、有澗在塢中、其水甚小、瀦而不流、似亦北去者、又西一里復上嶺、其嶺南北石峰駢突、中通一幽甚逼、一里越幽而西、見西壑中堰水滿陂、始以爲東出、而實不流之波也、循之又西一里、則大塢擴然西去、陂堰橫障而北、又北循之、有村在北山之嘴、曰狗場堡、乃湯吏部之佃苗也、村西平疇一塢、爲膏腴之壤、欲投之宿、村人勿納、曰西去二里有村、亦湯氏佃丁、其中可宿、乃復西循平疇（北隴）行一里餘、有石峰界平塢中、削骨擎空、亦獨秀之峭而險者、透此峽而西、又半里、復得一村、入叩之、其人開戶遁去、又西得一堡、強入、其中茅茨陋甚、而臥處與猪畜同穢、蓋此地皆熟苗、熟者雖爲佃丁、而習甚鄙、令人反憶土蠻竹欄爲上乘耳、

十九、昧爽、促苗起作飯、忽擔人亦呼之、余心念其異、謂從來懶不肯起、此何以人呼亦呼也、蓋此人名王貴、爲靖州太陽坪人、先是三里抵蘭（藍）澗、彼同數人自後尾至、告曰、余儕欲往慶遠、苦此路不通、迂路又太遠、聞參府以兵送行、故特來附帶、余憐而納之、途中即以供應共給之、及抵慶遠、彼已去、及遊南山、復遇之、遂日日來候余、願隨往滇中、余思自慶抵南丹、有夫可送、至

貴州界、恐無負擔、欲納其一人、因與之約曰、余此地尚無所用汝、然既隨余、亦每日予工價一分、若遇負擔處、每日予工價三分半、彼欲以二人從、後聞其儕在南山洞中以絮塞牧牛童子口、余心疑之、而王貴來言誘童子非伊、乃同行者、彼已易居於慶、已請獨從、後至麻哈、遂漸傲慢、以橈傷予足、及抵貴州、見予欲易竟夫、復作悔過狀甚堪憐、予復用之、至是早起、忽不見、觀余所藏路費、亦竟竊之去矣、自予行蠻洞中、以數金藏鹽筒中、不意日久爲彼所窺、乃不失於蠻煙虺毒之區、而失之就擔遵途之日、徒有悵悵而已、既明、人與金俱亡、無可奈何、求苗子送出平壩、不及五十里、索價甚貴、已而竟遁去、不肯出、蓋苗習素不送客、余求之他苗、其人曰、彼好意宿汝、奈何以擔累之、須自負去二三里、抵九家堡、即有送者、遍求之、其語皆然、余無可奈何、飯而東擔、與顧僕共檯而行、由狗場西苗堡、截塢壖南去一里、踰嶺西下、又過一苗堡、益轉而南、又踰一嶺、半里、乃由嶺頭從岐路北向入塢、路小山寂、一里、乃西向下半里、有溪汪然自南而北、始爲舂北第一流、乃北合洛陽橋下水、東經威清、而下烏江者、溪上舊有石橋、已圮、其東半涉水而渡、其西半是爲九家堡、乃苗之熟者也、至是已近午矣、始僱得一人擔而行、復西北上隴六里、有村在西山下、曰二家堡、從其東盤山嘴而北、北界山遠曠（闢）僻然、直東遙見高峰在四十里外者、即志所云馬鞍

山、威清之山也、路復循南山之北西向入峽、二里出峽、有村在南山下、曰江清、其處山塢大開平疇中拓、東有石峰離立、卽與南山夾而爲所從之峽者也、由村東北向、抵二石峰下、其峰凡突、南面削厓迴裂而無深洞、西面有洞在峰半、其門西向、亟止苗子、令停擔峰下、余先探其南面、無岩可入、惟西南峰下細流汩汩、向麓下竅中入、遂從其上躋入洞、洞頂甚平、閒有乳柱下垂、若帷帶飄搖、其內分爲三層、外層卽洞門之前、曠若堂皇、中有圓石、如堆旋而成者、四五丈之內、卽陷空而下、其下亦平整員拓、深約丈五、而大倍之、從其上下瞰、亦頗光明、蓋洞門之光既從上倒下、而其底北裂成隙、亦透明於外、似可挨入而未及也、是爲下層、下層之東、其上復深入成洞、與外層對第爲下陷所隔、不能竟達、由外層南壁扳厓而上、東透入腋、列柱如門、頗覺幽暗、而玲瓏嵌空、詭態百出、披竅北下、遂達中層、則外層之光、仍中射而入、其內千柱繽紛、萬竅靈幻、左甚深入、而窈窕莫窮、前臨下層、如在樓閣、亦貴竹中所僅見者、方扳涉不能去、而苗夫在下呼促不已、乃出洞而下、從洞前北行、升陟塍隴二里、有大溪自西而東、溯之西行、有橋手餘輩橫跨其上、是爲洛陽橋、乃新構而成者、橋下流甚大、自安順州北流至此、曲而東注威清、又北合陸廣、志所謂的澄河是矣、渡橋北、又溯流而西北抵水之北來東折處、遂從岐北向、溯小溪行、始由溪東、已涉堰由

溪西已復西北踰岡五里抵銅鼓山其處山塢南闢北界石峰聳立皆有洞或高或下隨峰而出西界則遙山自北而南蜿蜒如屏連裂三洞其門皆東向而南偏者最高敞其前有數十家當其下即銅鼓寨也是洞名銅鼓洞按志銅鼓山在威清西四十五里以方隅道里計之似即此山然其地去平壩僅五里不平壩而威清何也其洞高懸峻裂內入不甚深而前多突聳之石環牖分門反覺窈窕其右重壁之上員穴一規北向高穹援崖登之其中上盤空頂下墜深窅土人架木鋪竹爲墊儼然層閣頂東另闢明窗窅內復有穴自下層出入土人置扉穴前晚則驅牛馬數十頭藏其中正岩之後有裂竅西南入滴瀝垂其內不絕漸轉漸隘而暗似向無入者乃出時有一老者候予洞前余欲俾探北偏中洞老者曰此洞淺不足觀有南洞在高崖上且大路所由可一登之乃循洞麓西轉不數十步則峰南果有洞出崖端其門南向其下依崖而居者猶環之爲廬乃從廬後躋級上洞門懸嵌彌高前壘石爲垣若雉堞形內深五丈餘而無懸突之石擴然高朗其後窪陷而下者一二丈然俱面陽而燦土人置廩盈其閒其左脇裂竅北入漸下漸狹而卑土人曰與東洞通想即垂瀝不絕處也亦以黑暗不暇入時顧僕與苗子擔前行已久余恐其不之待遂下山循麓西上半里踰岡則顧奴與苗夫猶待於此其岡當西界蜿蜒屏列之中脊不甚

高、而石骨稜稜、兩旁駢峙甚逼、過隘西下塢中窪、其西復有峁環屬、蓋南北夾起危峰、而東西又兩脊如屬垣、窪中有小水、牧者浸牛滿其中、度窪半里、又踰脊西下約一里、有岐直下西塢者、通平壩南上之道、循嶺北越嶺角者、爲往平壩道、乃西北上嶺者一里、踰嶺角而北、又北下者一里、又踰嶺西北一里、與大道值、循大道稍北、遂西度田塍共半里、踰小橋、入平壩東門、半里、峻而中街市人頗集、魚肉不乏、出西門數里、有聖泉、亦時涸時溢、以迂道不及往、

二十、晉餐、隨擔夫出平壩南門、循西山麓南行二里、有石坊當道、其南叢山橫列、小溪向東峽去、路轉西峽、入三里、又隨峽南轉、又二里上石子嶺、踰嶺爲石子嘴、又七里過水橋屯、又五里爲中火鋪、又二里西上峁、從峁夾行一里爲楊家關、又西三里爲王家堡、乃南轉、四里爲石佛洞、洞門西向、不深、有九石佛甚古、其處西抵大茅河、爲安酋界、約五十里、又南五里、平塢、閘水分南北流、是爲老龍過脊、又南五里爲頭鋪、又南二里西入山峁、踰之出其西、又南行三里上隴、入普定北門、一岐自東北來者、廣順道、一岐自西北來者、大茅河諸關隘道、普定城垣峻整、街衢宏闊、南半里有橋、又南半里有層樓跨街、市集甚盛、

二十一、出南門西南行、十五里爲楊家橋、有堡爲楊家堡、又南十里爲中火舖、又南一里抵龍潭山下、轉入西峽、西八里有哨、轉南七里爲龍井舖、又南七里過啞泉、大路從東南下山、繞山南入安莊東門、小路越嶺西而南、下渡小橋、抵安莊西門、安莊後倚北峰、前瞰南隴、而無南門、惟東西兩門出入、西門外多客肆、余乃入憩焉、遂入西門、遇伍徐二衛舍、爲言此閉爲安邦彥所茶毒、殘害獨慘、人人恨不洗其穴、然以天兵臨之、蕩平甚易、而部院朱獨主撫、以致天討不行、而畔逆不戢、今正月終、猶以衆窺三坌河、以有備而退、三坌河者、河去安莊西十里、一水西北自烏撒、一水西南自老山、中合奔東北行、故曰三坌、東經大箐

陸廣烏江、與安限爲天塹者惟此、今設總兵官駐其地、時朱總督已斃、輿尸還越、而按君馮士晉、爲四川人、余離貴省日、亦親臨陸廣、巡歷三坌、將由安莊抵南安、伍君曰、按君此行、亦將巡察要害、分布士卒、爲勦除之計、非與朱爲比者不識然否。普定衛城內、卽安順府所駐、余先聞安順止土知州、而宦籍有知府節推、至是始知所駐在普定也。安莊衛城內、卽鎮寧州所駐、其公署在南城內、殿公祠之東、湫敝殊甚、庭有古杉四株、大合兩人抱、豈亦國初之遺耶。安南衛城內、卽永寧州所駐、考一統志、三衛三州、舊各有分地、衛俱在北、州俱在南、今州衛同城、欲以文轄武、實借武衛文也、但各州之地、俱半錯衛屯、半淪

苗孽、似非當時舊制矣。三衛之西、爲水西所苦、其東又諸苗
襍據、惟中一道通行耳。段公、名時盛、天啓四年任鎮寧道、雲
南普名勝畔、踞阿迷州、段統兵征之、死於難、故州人立祠祀之、
而招魂葬於望水亭之西、今普名勝之子、猶據阿迷州、
二十二、五鼓大雨達旦、余少憩逆旅、下午霽、獨南遵大路、一里
踰嶺、由岐東下、半里入雙明洞、此處山皆廻環成窪、水皆下透
穴地、將抵洞、忽塢中下裂成坑、闊三尺、長三丈、深丈餘、水從其東底
溢出、卽從其下北去、溢穴之處、其上皆環塍爲田、水盈而不滲、
亦一奇也、從此西轉、則北山遂南削爲厓、西山亦削厓北屬之、
厓環西北二面、如城半規、先抵北厓下、厓根忽下嵌成洞、其中

貯水一塘、淵碧深泓、卽外自裂坑中潛透而匯之者、從厓外稍
西、卽有一石自厓頂南跨而下、其頂與厓並起、而下闢爲門、高
闊約俱丈五、是爲東門、透門而西、其內北厓愈穹、西厓之環駕
而屬者亦愈合、西山之南、復分土山一支、掉臂而前、與東門外
厓夾坑而峙、昔有結高垣、壘石址、架閣於上、北與東門厓對、以
補東向之隙、而今廢矣、由東門又數十步抵西厓下、其厓自南
山北屬於北厓、上則削壁危合、下則中闊而西通、高闊俱三倍於
東門、是爲西門、此洞外之雙明也、一門而中透、已奇、兩門而交
映、猶異、其西門之外、山復四環成窪、高若列城、水自東門外北
厓淵泓閉、又透石根溢出、西門之東、其聲淙淙、從西門北厓又

透穴西出、門之東西、皆有小石梁跨之以入、北洞水由橋下西行環窪中、又透西山之下而去、西門之下、東映重門、北環墜壑、南倚南山、石壁氤氳、結爲龕牖、置觀音大士像焉、由其後透穴南入、石竅玲瓏、小而不擴、深可十餘丈而上、此門下南壁之奇也、北接北厓、石磴中峙、與南壁夾而爲門、磴後則北山中空、盤壑極其宏峻、磴之左右、皆有小石梁以分達之、磴下水環石壑盤旋如帶、此門下北壁之奇也、北壁一磴、南界爲門、北界爲洞、洞門南臨、此磴中若樹塞、遂東西亦分兩門、南向、水自東門下、溢穴而出、漱磴根而入、則循磴東而架爲東橋、而東門臨之、又溢穴出西門下、循磴西而架爲西橋、而西門臨之、此又內洞之雙明也、先從西門度橋入、洞頂高十餘丈、四旁平覆如幄、而當門獨旋頂一規、圓盤而起、儼然寶蓋中穹、其下有石臺中高而承之、上有兩圓窪、大如銅鼓、以石擊之、分清濁聲、土人詫爲一鐘一鼓云、洞西北盤亞亦多垂柱裂隙、俱迴環不深、東南裂隙下高迴亦如西門、而掩映彌深、水流其前、瀠洄作態、崆峒清冷、各極其趣、遂踰東橋、仍出西門下、由其前南向而上、直躋厓根、復有洞東向、高闊俱三丈、而深十丈、洞後北轉、遂上穹而黑、然不甚深矣、洞中乾朗、有僧棲之、而中置金仙像、乃扣僧索筆攜炬、同下窮西門大士後小穴、幷錄壁閒詩、返寓已暮、

二十三、僱短夫遵大道南行二里、從隴頭東望雙明西岩、其下

猶透明而東也、洞中水西出流壑中、從大道下復入西山麓、再
透再入、凡三穿岩腹而後注於大溪、蓋是中窪壑、皆四面山環、
水必透穴也、又南踰阜四升降、共四里、有堡在南山巔頭、路從
北嶺轉而西下、又二里、有草坊當路、路左有茅舖一家、又西下
升降隴壑、共七里、得聚落一塢、曰白水舖、已爲中火舖矣、又西
二里、遙聞水聲轟轟、從隴隙北望、忽有水自東北山腋瀉厓而
下、搗入重淵、但見其上橫白闊數丈、翻空湧雪、而不見其下截、
蓋爲對厓所隔也、復踰阜下半里、遂臨其下流、隨之湯湯西去、
還望東北懸流、恨不能一抵其下、擔夫曰、是爲白水河、前有懸
墜處、此更深、余(迴望東北懸流甚快、)恨不一攬其境、心猶歉歉、隨流半里、有巨石
橋架水上、是爲白虹橋、其橋南北橫跨下闢三門、而水流甚闊、
每數丈輒從溪底翻厓、噴雪滿溪、皆如白鷺羣飛、白水之名不
誣矣、渡橋北、又隨溪西行半里、忽隴箐虧蔽、復聞聲如雷、余意
又奇境至矣、透隴隙南顧、則路左一溪懸搗萬練飛空、溪上石
如蓮葉下覆、中剜三門、水由葉上漫頂而下、如絞綃萬幅、橫罩
門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數計、搗珠崩玉、飛沫反湧、如煙霧騰空、
勢甚雄麗、所謂珠簾鉤不捲、匹練掛遙峰、俱不足以擬其壯也、
蓋余所見瀑布、高峻數倍者有之、而曾無此闊而大者、但從其
上側身下瞰、不免神悚、而擔夫曰、前有望水亭可憩也、瞻其亭
猶在對厓之上、遂從其側西南下、復度峽南上、共一里餘、躋西

厓之巔、乃覆茅所爲、蓋昔望水亭舊址、今以按君道經、恐其停眺、故編茅爲之耳、其處正面揖飛流奔騰噴薄之狀、令人可望而不可即也、停憩久之、從亭南西轉、澗乃環山轉峽東南去、路乃循厓拾級西南下、又升陟隴壑四里西上入塢、有聚落一區在東山下、曰雞公背、土人指其東南峰上有洞西北向、外門如豎、而內可容衆雞、公以形似名也、其洞東透前山、而此塢在其幽中、有佛宇、問洞何在、僧指在山下村南、已越之而上矣、擔夫亦至、遂踰嶺西向下半里、抵壑中、又半里有堡在南隴、曰太華

哨、又西上嶺踰而西、又一里乃迤邐西南下甚深、始望見西界遙峰自北而南、屏立如幛、與此東界爲夾、亙相頡頏中有溪流亦自北而南下、嵌壑底、望之而下者下三里、從橋西度、是爲關嶺橋、越橋、卽西向拾級上、其道甚峻、二里有觀音閣當道、左閣下梵石池一方、泉自其西透穴而出、平流池中、溢而東下、是爲馬跑泉、乃關索公遺跡也、閣南道右、亦有泉出穴中、是爲啞泉、人不得而嘗焉、余勻馬跑甘冽次於惠、而高山得此、故自奇也、但與啞泉相去不數武、何良梏之異如此、由閣南越一亭、又西上者二里、遂陟嶺脊、是爲關索嶺、索爲關公子、隨蜀丞相諸葛南征、開關蠻道至此、有廟肇自國初、而大於王靖遠至今祀典

不廢、越嶺西下一里、有大堡在平塢中、曰關嶺舖、乃關嶺守禦所所在也、計其地猶在山頂、雖下、未及三之一也、至纔過午、夫辭去、余憩肆中、

二十四、晨起、以乏夫爲慮、忽有駝騎至、尚餘其一、遂倩之、議至交水、以筐囊裝馬上、令之先行、余飯而後往、西南七里、上北斗嶺、一里西踰其脊、有亭跨其上、西望崇山列翠、又自北屏列而南、與東界復頡頏成夾、夾中亦有小水南去、從嶺西下二里、抵夾塢中、有聚落倚其麓、是爲北斗舖、（關嶺爲中界高山、而北斗嶺乃其西陲、雞公嶺爲東界高山、而太華乃其西陲、弍界高山、愈西愈高、）由舖西截塢橫渡二里、乃西向拾級上迤邐峰頭五里、踰一岣、東眺關嶺、已在足底、有坊跨道、曰安普封疆、是爲安莊哨、（自關嶺爲鎮寧永寧二界州分界、而安莊衛之屯直抵盤江、皆犬牙相錯、非截然分判者、）又西上峰峽中三里、厓木漸合、曰安籠舖、（又永寧屬）按志有安籠箐山、安籠箐關、想即此閒、所謂安籠守禦所、土人云、在安南東南二三日程、此屬普州、又非此矣、按此地在昔爲安氏西南盡境、故今猶有安莊安籠安順安南諸名、蓋安氏之地、昔以盤江爲西塹、而今以三坌爲界、三坌以南盤江以東、爲中國奮衛者僅此耳、由舖西更南上一里、踰嶺稍下、有塢中窪、又西半里、則重峰夾坑下墜、北去盤嶺側、兩度坑岣、又半里、復拾級上二里、有庵跨道、是爲象鼻嶺、由其西度脊甚狹、南北俱削壁下、而成坑其上、闊僅五六尺如度堵、又宛轉北躋、再過一脊、共二里陟嶺頭、則

此界再家高處也、東瞰關嶺、西俯盤江以西兩界山、俱若列屏於下、如川字分行而擁之者、嶺西又盤塢爲坪、結城其閒、是爲查城、卽所謂鼎站也、有查城駙屬安南乃望之西北下共二里半、而稅駕於逆旅趙店、江西時馳騎猶放牧中途、余小酌肆中、乘興觀於城市而返、憩肆閒、鼎站爲西界高山、而白雲寺乃其西陲、亦愈上愈高。其地爲盤江以東老龍第一支南分之脊、第二支爲關嶺、第三支爲雞公背、三支南再高然其去俱不甚長、不過各盡於都泥江以北、其界都泥江北而走多靈者、又從新添東南分支下都匀、南環獨山州北、又東南度雞公關而下者也。其地東南爲慕役長官司、李姓東北爲營頂長官司、羅姓西北爲沙營長官司、沙姓時沙土官初故、其妻卽狼代土酋之妹、狼代卒衆攻之、人民俱奔竄於鼎站、沙營東北爲狼代土酋、東北與水西接界、與安孛表裡爲亂、攻掠鄰境、上官惟加銜餌、不敢一問也。按是嶺最高、西爲查城、東爲安籠等、皆絕頂迴環而成塢者、猶在衆山之上也、一統志永寧之安籠等關、正指此、普安之安籠千戶所、在安南東南三日程者、卽與廣西之安隆長官司接界、乃田州白隘所由之道、在普安、安籠千戶所、當作安隆、與廣西同稱、不當作安籠、與永寧相涸也、

鼎站之峽、從東北向西南、其東南卽大山之脊、而查城倚其西北、亦開一峽而去、乃沙營土司道也、其泉源亦自東北脊下穿站街而西南墜峽底、西南峽脊、亦環接無隙、遂從其東底穿山腹

西去、當西注盤江者矣、

二十五、自鼎站西南行一里餘、有厓在路右、上下各有洞、洞門俱東南向、而上洞尤空闊、以高不及登、路左壑泉已成澗、隨之南半里、山迴壑盡、脊當其前、路乃上躋、水則自其下入穴、盤折二里踰岡脊、是爲梅子關、越關而西、路左有峽、復墜坑而下、東西徑一里、而西復迴環連脊、路循其上、平行而西、復踰脊、始下屬之、其南北皆墜峽下、中踞若壩然、其云黃土壩者、以此有數家倚西山而當其岡、設巡司以稽察焉、又上踰嶺脊、共五里、爲白雲寺、於是遂西南下、迤邐四里、途中扛擔絡繹、輿騎相望、則臨安道毋忠以欽取入京物也、司道無欽取之例、其牌如此、當必有說、按毋忠、臨人、本鄉薦、豈果有卓異特達聖聰耶、然聞阿迷之僭據未復、而輿扛之紛紜實繁、其才與操、似俱可議也、又至塢底、又西北上一里、爲新舖、由舖西稍踰嶺頭、遂直垂垂下五里、過白基觀、觀前奉眞武、後奉西方聖人、頗整潔、時尚未午、駝騎方放牧在後、余乃入後殿就淨几、以所携紙墨紀連日所游路程、蓋以店肆襍沓、不若此之靜而幽也、僧檀波甚解人意、時時以茶蔬米粥供、下午有象過二大二小、停寺前久之、象奴下飲瀕去、象輒跪後二足、又跪前二足伏而候升、既而駝騎亦過、余方草紀

甚酣、不暇同往、又久之、雷聲殷殷、天色以雲幕而暗、辭檀波、以少禮酬之、固辭不受、初余以爲去盤江止五里耳、至是而知駝騎所期舊城、尚在盤江上五里、亟爲前趨、乃西向直下三里、有枯澗自東而西、新構小石梁跨之、曰利濟橋、越橋度澗南、又西下半里、則盤江沸然自北南注、其峽不闊而甚深、其流渾濁如黃河而甚急、萬山之中、衆流皆清、而此獨濁、不知何故、余三見此流、一在武宣入柳江、亦甚濁、一在三鎮北羅木渡則清、一在此復濁、想清乃涸時也、循江東岸南行半里、抵盤江橋、橋以鐵索東西屬兩崖、立爲經、以木板橫鋪之爲緯、東西二厓相距、不十五丈、而高且三十丈、水奔騰於下、其深又不可測、初以舟渡、多漂溺之患、壘石爲橋、亦多不能成、崇禎四年、今布政朱名家民雲南人時爲廉憲、命安普遊擊李芳先、四川以大鐵練維兩厓、爲經橫木板爲緯練數十條、鋪板兩重、其厚僅八寸、闊八尺餘、望之飄渺、爲經練者數十條鋪板兩重其厚僅八寸然踐之則屹然不動、日過牛馬千餘百羣、皆負重而趨者、橋兩旁又高維鐵練爲欄、復以細練經緯爲紋、兩厓之端、各有石獅二座、高三四尺、欄練俱自獅口出、東西又各跨巨坊、其東者題曰天塹雲航、督部朱公所標也、其西者曰缺傅宗龍時爲監軍御史所標也、傅又豎穹碑、題曰小葛橋、謂諸葛武侯以鐵爲瀾滄橋、數千百載乃復有此、故云、余按渡瀾滄爲他人、乃漢武故事、而瀾滄亦無鐵橋、鐵橋故址、在麗江、亦非諸葛所成者、橋兩端碑刻祠宇甚盛、時暮雨大至、不及細觀、度橋西、已入新城門內矣、

左轉瞰橋爲大願寺西北循厓上則新城所環也自建橋後增
城置所爲鎖鑰之要云聞舊城尚在巔頭五里急冒雨竭蹷躋
級而登一里半出北門又北行半里轉而西迤邐而上者二里
雨乃漸霽新城城內所上者峻城外所上者坦西踰岡循右峰北轉又半里則舊
城懸巔後岡頭矣入東門內有總府鎭焉其署與店舍無異早
晚發號用喇叭聲亦不揚金鼓之聲所無有也青厓總兵姓班三
至總兵姓商此閒總兵姓胡添設雖多而勢不尊矣是夜宿張齋公家軍人也
二十六駝馬前發余飯而出舊城西門始俱西南行從巔塢升
降五里有一二家在南隴下爲保定鋪從其側西上巔漸陟崇
隆三里忽有水自巔峽下循峽而上峽中始多田塍蓋就水而
成者時已插蒔矣又上二里是爲凉水營由營西復從山塢逶迤而
上漸上漸峻又五里遇駝馬方牧余先發將踰岡坐岡下石閒少憩
望所謂海馬幛者欲以形似求之忽有人自岡出負罌汲水由
余前走南岐去余先是望南厓迴削有異而未見其奇岐至是
亟隨之抵厓下則穹然巨洞其門北向其內陷空而下甚宏其
人入汲於石隙閒隨處而是皆自洞頂深深散空下墜土人少
鑿坯承之水從頂洞左懸頂者最盛下有石臺承之臺之側鑿以
貯汲者洞從右下者瞰頗最深內可容數百人而光明不閟然俱無
旁隙別竅若堵牆而成者也出洞仍由舊路出大道登岡即海
嶺有真武閣跨岡閣余入憩閣上取楠筆紀游而駝馬已前去久之乃行其內即爲海馬
馬舖去城十里矣其處北兩日半程爲小米馬場有堡城下臨盤

江、隔江即水西地、南南
也、又西循南嶺而行、見其塢皆北向墜、然中多中窪而外橫亞
者、連西又稍上二平脊共三里、則北度而躡者、其峰甚高、是爲
廣山、其上李芳先新結浮屠、爲文曲星、蓋安南城東最高之嶺
也、又西二里爲茶庵、其北有山、敲突可畏、作負隅之勢者、舊名
歪山、今改名威山、余望之有異、而亟於趨城、遂遵大路而西、又
三里復踰一阜、又二里稅駕於安南城之東關外（逆旅）陳貢士家、
二十七、駝馬已發、予後飯、問知城東五里由茶庵而北有威山、
山閒有洞、從東透西、又有水洞、其中積水甚深、其前正瞰衙城、
遙指其處、雖在山巔、然甚近也、乃閉（同）顧僕循昨前道五里、東抵
茶庵、遂由岐北向入山一里、抵山左腋、則威山之脈自北突而
南、南聳而北伏、南削而北垂、東西皆亞厓斜驀而南上、從南麓
復起一小峰亦如之、入東峽又一里、直抵山後、則與東峰過脊
處也、由脊北下、甚深而路無、由脊西轉、循山北峰之半而行、路
無而磴在、循之行、則北塢霾霧（忽起）從塢中起、瀰漫北峰、咫尺不可
見、而南面威山之北、惟行處猶朗、而巔亦漸爲所籠、西行半里、
磴乃南上、拾級而登者半里、則峰之北面、全爲霧籠矣、乃轉東
北上、則東厓斜驀之上也、石脊甚狹、由東北上西南、如攀龍尾
而升、復見東南峰外澄霽日遙山如靛、余所行之西北、則瀰
淪如海、峰上峰下、皆入混沌、若以此脊爲界者、蓋脊之東南風

所從來、故夙霾淨捲、春之西北、風爲脊障、毒霧遂得倚爲窟穴、
余宿願一北眺盤江從來處、而每爲峰掩、至是適登北巔、而又
爲霧掩、造化根株、其不容人窺測如此、扳脊半里、有洞在頂厓
之下、其門東向、上如合掌、稍窪而下、底寬四五丈、中有佛龕僧
榻、遺飯猶存、而不知何往、兩旁頗有氤氳之龕、其後直透而西、門乃漸狹
而低、亦尖如合掌、其門西經山腹而出、約七丈餘、前後通望而
下不見者、以其高也、出後門、上下俱削厓壘石、路緣厓西南去
十餘丈、復有洞西向、門高不及丈、而底甚平、深與闊各二丈而
洞後石縷繽紛、不深而幻、置佛座其中、而前建虛堂、已圮不能
存、其前直瞰衙城、若垂趾可及、偶霧氣一吞、忽漫無所睹、不意
海市蜃樓、又在山阿城郭也、然此特洞外者也、由洞左旁竅東
向入、其門漸隘而黑、扳石闖上、其中坎坷斂窪竇不一、皆貯
水滿中而不外溢、洞頂滴瀝下注水池、如稧佩繁絃鏗鏘遠近、
洞內漸轉東北、勢似宏深淵邃、既池水高下、無可着足而無火
炬遙燭、惟從黑暗中聽其遙响而已、余所見水洞頗多、而此獨
高懸衆峰之頂、又瀦而不流、無一滴外洩、向所望以爲獨石凌
空而孰意其中乃函水之具耶、出洞、仍循厓而北、入明洞後門、
抵前洞、從僧榻之左、有旁竇可登、扳而上之、則有隙西透若窗、
而岐爲兩、其外復有洞、門西向、在厓路之上、其門頗敞、第透隙
處雙楞逼仄、祇可外窺、不能窄之以出耳、先是余入前洞、見厓

閒有鐫三明洞三字者、從洞中直眺、但見前後、而不知旁觀更有此異也、下洞、由舊路三里出茶庵、適按君馮以專巡至、從來直指巡方、不踰關嶺盤江、馮以特命再任、故歷關隘至此耳、時旌旗穿關踰岣、瞻望之、空山生色、第隨其後抵安南、不免徒騎雜沓、五里之程、久乃得至、乃飲於陳氏肆中、遂入東門、西抵衛前、轉南而出南門、南向行嶺峽閒共平上二里、有脊自西北度東南、度處東平爲塍、西忽墜坑深下、有小水自坑中唧唧出、路隨之、西循北厓下墜、即所謂烏鳴關也、土人呼爲老鴉關、西向直下一里、有茶庵跨路隅、飛泉夾洒道閒、即前唧唧細流、至此而奔騰矣、庵下厓環峽仄、極傾陷之勢、又曲折下半里、泉益溢、道有穹牌、題曰甘泉勝跡者、其旁舊亦有亭、已廢而遺址豐碑尚在、言嘉靖閒有僧施茶膳衆、由嶺下汲泉甚艱、一日疏地得之、是言泉從僧發者、余憶甘泉之名、舊志有之、而唧唧細流、實溢於嶺上、或僧疏引至此、不爲無功、若神之如錫卓龍移、則不然也、又拾級西南下一里、下抵峽口、循西厓之口轉而西行、北則石厓排空、南則墜壑下盤、丘垤縱橫、皆犂爲田、雖升降已多、猶平行山半也、又西半里、有泉自北厓裂隙閒宛轉下注、路經其前、爲架橋橫度、泉落於橋內、復從橋下瀉峽去、坐橋上仰觀之、厓隙敧曲、泉如從雲葉閒墮出、或隱或現、又瀑布一變格也、循厓又西迤邐平上、兩過南度之脊、漸轉西北共五里、爲烏鳴鋪、

峽岈上壓

復西北下峽閒一里餘有小水一自東峽來一自北峽來各有石梁跨之合於路左而東南去度兩石橋又西南上嶺一里從嶺頭過一哨有數十家夾道又從嶺上循北界大山西向行其南復平隰成壑下盤錯爲田甚深其南遙山與北界環列者聳如屏闢而北角獨尖豎（特）而起環此壑而東度土脊一支遙屬於北界大山所過嶺頭夾哨處正其北屬之脊也余先自從海馬嶂西峰繚繞而此峰獨方頂迥出如屏閒騎夫江西坡即此峰否對曰尚在南余望其幽入處反在北心惑之至是始知其即東向分支之脊路雖對之行而西坡實在其北循北嶺升降曲折皆在峰半行又西北二里西南二里直隰坡而下者二里緣嶺西轉者一里是爲納溪舖蓋在北屋南隰之下雖所下已多而猶然土山之脊也由舖西望則東西山又分兩界有水經其中第此兩界俱支盤隴錯不若關嶺之截然辟爽也復西南下一里半有水從東屋隰坑而出西懸細若馬尾從其北路亦隊（墜）屋而下又二里（餘）而抵塢中巨橋三門跨兩隴閒水從東一門湧而北出其西二門皆下平爲田登水涸時耶其水自西南諸峽中各趨於橋之南隰峽而下經橋下北注而出於盤江上流登納溪之名以此耶度橋復西北上嶺是爲江西坡以嶺在溪之西也路從夾岡中透壁盤旋而上一里出峽復拾級上一里得茅庵在坡之半又北上拾級半里抵嶺頭其北有

峰夾塢、甚高、東望納溪鋪之綴東厓者、高下正與此等、於是又西向平陟嶺閒二里、挾南峰轉循其西、又西向行半里、則嶺上水多左右墜、又東北下轉、則一深塹甚遒、自西南墜東北、若劃山爲二者、度小石梁而西、又西北踰嶺頭、共一里、而入西坡城之東南門、是爲有嘉門城

二十八、出西坡城之西北門、復西向陟嶺盤折而上二里、始升嶺頭、其北嶺尚崇、循其南而西又二里、望西北一峰、甚近而更迴、聳、有霧籠其巔、以爲抵其下矣、又西一里稍降而下、忽有脊中度、左右復中墜成峽、分向而去、其度脊關僅二尺、長亟約三丈許、而已爲東西聯屬之蒂、始知西坡一山、正如一並側出、東西徑僅十里、南北兩垂亦不過二三十里、而此則其根蒂所接也、度脊始上霧籠高峰又二里、盤峰之南、是爲倪納鋪、數十家後倚高峰、南臨遙谷、前所望方頂屏列之峰、正亙其南、指而訊之土人曰、是爲兔場營、其南爲馬場營、再南爲新安二所、新爲新城所、安爲安隆土司爲界者、由鋪之西半里、有脊自山前塢中南度、復起山一支繞於鋪前、脊東西流水、俱東南入納溪橋之上流者、第脊西之流墜峽南塢其過、又稍北循崇山而西半里、有脊自南嶺橫亙而北、中平而不高、有堡樓峙脊閒、是爲保家樓、已爲曬哨守之處、其脊自西南屏列而來、至此北度東起而爲高峰、卽倪納後溪之霧籠者、西亙而成石厓、卽與來脊排闥爲西夾塢者、由脊北循

石厓直西行夾塢之上是爲三條嶺西四里石厓垂盡有洞高穹厓半其門南向橫拓而頂甚平又有一斜裂於西者其門亦南向而門之中有懸柱焉其前塢中水繞入西南峽路乃稍降復西上嶺岣共三里爲芭蕉關數十家倚北山南突之岣閒水繞突峰之南復北環關西而出過關則墜峽而下復與水遇是爲普安東境之要害然止鋪舍夾路實無關也由其西降峽循水路北重厓層突多赭黑之色聞有所謂弔厓觀音者隨厓物色之二里見厓閒一洞懸踞甚深其門南向而無路乃扳陟而登則洞門員僅數尺平透直北十餘丈而漸黑似曾無行跡所入者乃返出洞口則滿地白骨不知是人是畜也仍扳厓下又西有路復北上厓閒其下門多牛馬憩息之所污穢盈前其上層有垂柱空其端而置以小石大士乃出人工非天然者復下循大路隨溪又西一里溪轉北向墮峽去於是復西陟坡阜共六里而至新興城（自芭蕉關而來所降不多而上亦不遠其塢閒溪猶出山上也）入東門出西門亦殘破之餘也（有碑爲天啓四年都御史烏程閔公所復）中有坐鎮守備（是晚按居宿此）又西行嶺峽閒二里連踰二嶺脊皆自南北度者忽西開一深壑中盤旋爲田其水四面環亙不知出處路循東峰西南降一里復轉南向上一里又轉東南上半里踰嶺脊而南乃西南下一里西抵塢中聞水聲淙淙甚急忽見一洞懸北厓之下其門南向而甚高溪水自南來北向入洞平鋪洞閒深僅數寸而闊

約二丈、洞頂高穹者將十丈、直北平入者十餘丈、始西闢而有層坡、東隊上而有重峽、內亞而有懸柱、然漸昏黑、不可扳陟矣、此水當亦北透而下盤江者、出洞、徵洞名於土人、對曰觀音洞、徵其義、以門上厓端有置大士像於其穴者也、洞前溪由東南峽中來、其峽底頗平、大葉蒲叢生其閒、淬綠鍔於風前、搖青萍於水上、芃芃有光、循之西南半里、又西窄嶺隙閒、漸循坡躡脊二里、有一二家在北峰下、其前陷溪縱橫、水由西破壑去、路由西北循嶺上、一里出嶺頭、是爲簡家坡、西南騁望、環山屏列、甚遙、其中則峰巔簇簇、盤伏深壑閒、皆若兒孫匍匐成行、無與爲抗、從此乃西北下、直降者二里、又升降隴脊西行者二里、有庵級峰頭、曰羅漢松、以樹名也、自踰新興西南嶺、羣峰翠色茸茸、山始多松、然無喬枝巨本、皆弱榦糾纏、垂嵐拂霧、無復吾土凌霄傲風之致也、其前又西南開峽、從峽中直下者三里、轉而西平行者一里、有城當峽口、仰眺兩界山凌空而起、以爲在深壑中矣、不知其西猶墜坑下也、路在城外西城北隅而入、宿城中之西門、北折入大路、遂拾級下、有小水自右二十九、出板橋城之西門、則大溪汪然、自西南轉峽北注、有一里、有城當峽口、仰眺兩界山凌空而起、以爲在深壑中矣、不知其西猶墜坑下也、路在城外西峽下注、踰其左隨之行一里、則大溪汪然、自西南轉峽北注、有巨石梁跨其上、卽所謂三板橋也、今已易之石、而鋪猶仍其名耳、橋上下水皆闊、獨橋下石峽中來、流急傾湧、其水西北自八

納山發源、流經軟橋、又西南轉重谷間、至是北搗而去、亦深山中一巨壑也、越橋西湖溪北厓行一里、溪由西南谷來、路入西北峽去、於是升降隴岡、屢越岡阿、四里直西山復曠然平伏、獨西南一石峰聳立、路乃不從西平下、反轉南仰躋半里、盤石峰東南有石奮起、路右、首銳而灣突、肩齊而並聳、是曰鸚哥嘴、又西轉而下者一里半、有舖肆夾路、曰革納舖、土音納俱作捺、至是始知所云捺溪倪捺皆納字也、惟此題舖名、又從峽平行、緣坡升降五里、有哨舍夾路、曰軟橋哨、由哨而復墜峽下、遙見有巨溪從西峽中懸迅東注、下峽一里、即與溪遇、其溪轉向南峽去、路從溪北、溯溪循北山之麓西行二里、有巨石梁南北跨溪上、即所謂軟橋也、余初疑冉姓者所成、讀眞武廟前斷碑、始知爲軟、想昔以簣索爲之、今已易之石、而猶仍其名耳、渡橋而南、遂從溪南西向緣南厓而上、其磴蹬甚峻、半里平眺溪北山徑俱純石、而緑樹緣錯成文、其中忽有一瀑飛墜、自峰頂直掛峽底、緣南厓西上、愈上愈峻、而北眺翠紋玉瀑、步步回首不能去、上二里峽底、溪從西北而出、嶺頭路向西南而上、又一里過眞武廟、按君自新興而來、越此前去、由其西南向行、遂下塢中、又西南共四里、兩越小嶺而下、有峽自東南達西北、又兩界山排闥而成者、其中頗平遠、有聚落當其閒、曰舊普安、按君飯於舖館、予復先之、西不甚雄峻、西南界山、蹁躚蹺離立、復露森羅峽、蹤雖遠、然兩頭似

俱連脊、中平而無洩水之隙者、又西三里、有石峰中起、分突塢
閒、神字界其下、曰雙山觀、按君自後來、復越而前去、又西一里、則西脊迴環
於前、遂塢窮谷盡、塢底有塘一方、匯環坡之麓、四旁皆石峰森
森、繞塘亦多石片林立、亦有突踞塘中者、於是從塘西南上、迴
坡一里、登其脊、又宛轉而行嶺頭、嶺左右水、俱分瀉深谷、北出
者當從軟橋水而入盤江上流、南流者當從黃草壩而下盤江
下流、又西向從嶺頭升陟、其上多中窪之宕、大者盤壑爲田、小
者墜穴爲阱、共五里、爲水塘鋪、乃飯於廟閒、過鋪乃西下嶺逶
迤山半、又五里、過高箐鋪、又南向行隴閒、踰一平嶺西南下、又
五里、有小溪自北峽來、石橋南跨之、度其南北門街夾峙岡上、
踰岡南下、始成市有街、西去爲雲南大道、直南又一小溪自西
南峽來、石橋又南跨之、橋南卽爲普安城、州衙俱在其中、按君已駐
署中矣、其城西半倚山脊、東半下臨東溪、東北二門、正當西脊之
東麓、而東門則瀕溪焉、南門外石橋、則三溪合於北、徑東門而
西環城南、又南去而注於水洞者、北門外石橋、第一橋、卽雲南
坡之水繞城西北隅而爲塹、東下而與北溪合於城東、第二橋
卽小溪自西北來者、一統志所云目前山之水也、第三橋、卽小溪
自北來者、一統志所云沙莊之水也、三溪交會於城之東北、合
而南去、是爲三一溪、經城南橋而入於水洞、其城自天啓初爲
水西叛逆諸蠻應之攻圍一年而破、後雲南臨安南土官沙姓者奉調統兵來復、至

今瘡痍未復、然是城文運、爲貴竹之首、前有蔣都憲、今有王宮詹、名祚遠非他衛可比、州昔惟土官姓龍、其居在八納山下、統十二小土司、今土官名子烈、年尚少、後設流官姓知州黃並治焉、

州東北七十里有八納、其山高冠一州、四面皆石厓嶄絕、惟一徑盤旋而上、約三十里、龍土官居其下、其頂甚寬平、有數水塘盈貯其上、軟橋之水所由出也、土人音以納爲但、而梵經有八咀吟之音、今老僧南京人白雲因稱八咀山、遂大開叢林、而夷地遠隔、尚未證果、○州南三十里有丹霞山、其山當叢峰之上、更起尖峰、卓立於中、西界有山一支、西南自平夷衛屏列而北、迤邐爲雲南坡、而東下結爲州治、西屏之中、其最高處曰睡寺山、正與丹霞東西相對、其東界有山、南自樂民所分支而北、當丹霞山南十里、西界屏列高山、橫出一支、東與東界連屬合併而北、天矯叢突西突而起者、結爲丹霞山、東北聳突而去者、漸東走而爲兔場營方頂之山、而又東北度爲安南衛脈、其橫屬之支、在丹霞山南十里者、其下有洞、曰山嵐洞、其洞北向、水從洞中出、北流爲大溪、經丹霞山之西大水塘塢中、又北過趙官屯、又東轉而與南板橋之水合、由洞門湖其水入南行洞腹者半里、其洞劃然上邊、中匯巨塘、深不可測、土人避寇、以舟渡水而進、其中另闢天地、可容千人、而丹霞則特拔衆山之上、石峰峭立、東北惟八納山與之齊抗、八納以危擁爲雄、此峰以峭拔擅秀、昔

有玄帝宮、天啓二年、毀於蠻寇、四年、不昧師徽州人復鼎建、每正二月、四方朝者駢集、日以數百計、僧又捐貲制莊田環山之麓、歲入穀三百石而嶺閒則種豆爲蔬、歲可得豆三十石以供四方、但艱於汲水、尋常汲之嶺畔、往返三里、皆峻級、遇旱、則往返十里而後得焉、五月初一、余束裝寄逆旅主人符心華、蘭溪人乃南抵普安南門外、東向循城行、先是駝騎議定自關嶺至交水、至是余欲往丹霞、彼不能待、計程退價、余倉卒收行李、其物仍爲夫盜去、窮途之中、屢遭拐竊、其何堪乎、復隨溪南轉過東門、又循而抵南門、有石梁跨溪上、越其南、水從西厓向南谷、路從東坡上南嶺、西眺水抵南谷水厓環壑絕、遂注洞南入、時急於丹霞、不及西下、二里竟南嶺上、從嶺上行又二里、踰嶺轉而西、其兩腋旁山腋、多下墜之穴、蓋其地當水洞東南、其下中空旁透、下墜處皆透穴之通明者也、又西南一里、路右一峽下遊、有岩西南向、其上甚穹、乃下探之、東門有側竇如結龕、門內窪下而中平、無甚奇幻、遂復上南行、又一里踰嶺脊側、遂西南漸下行坡峽中、一里過石亭壘址、其南路分兩岐、由東南者、爲新安二所黃草壩之徑、由西南者、則向丹霞而南通樂民所道也、遂從西南下、循嶺峽中平下者二里、東顧峽坑墜處、有水透厓南出、余疑爲水洞所洩之水、而其勢頗小、上流似不雄壯、從其西、遂西南墜坑而下、一里抵壑中、則有溪汪然自西而東注、小石梁跨其上、曰南板橋、以別於北大道之三板橋也其下水、則西自石洞出、即成水洞之下流、至是而復透山腹

也、水從橋東又合南峽一溪東向而去、東北合軟橋下流、出北板橋而東與盤江合、其南峽之溪、則自大水塘南山嵐洞來、二溪一南一北、皆透石洞而出、亦奇矣、越南板橋南一里、溯南來溪入南峽、轉而西行峽中又二里、則有壩南北橫截溪上、其流湧壩下注、闊七八丈、深丈餘、絕似白水河上流之瀑、但彼出天然、而此人堰者也、壩北厓有石飛架路旁、若鷁首掉虛、而其石分竅連枝、有竅玲瓏上透、嵌空湊合、亦突厓之一奇也、又西三里、路緣西北厓而上、西越之而下、共半里、山迴水轉、其水又自南向北而來、其先東西之峽甚束、至是峽之成南北者漸寬、又循溪西厓南向行一里、南踰一突嘴、則其南峽勢張開而盤成大塢、南望有石梁橫跨溪上、又半里、渡石梁而東、遂東南上坡、始與南來之溪別、東上半里、過一村、又東半里、轉而南、稍下共半里、踰小溪而上、過趙官屯、遂由屯村北畔東南入塢二里、復上嶺一里、轉峽處有水飛墜山腰、循山嘴又西轉而南半里、隨峽東入又半里、峽中有水自東峽出、即飛瀑之上流也、小石梁跨峽而南、石碑剝落、即丹霞山建橋記文矣、由橋南西向盤嶺、爲大水塘之道、由橋東向溯水而入、其下峽中箐樹蒙密、水伏流於下、惟見深綠一道、迤邐谷底、又東半里、內塢復開、中環爲田、而水流其閒、路循山南轉半里、入竹樹閒、有一家倚山隈結廬、下瞰壑中平疇而棲、余以爲非登山道矣、忽一人出呼、余由其前稍轉

而東、且導余東南登嶺、乃下耕塢中去、及余躋半里、復西入樵徑、其人自塢中更高呼稍東、遂得正道、其處四山迴合、東北皆石山突兀、而余所登西南土山、則松陰寂歷、松無挺拔之勢、而偃仆盤曲、雖小亦然、遂藉松陰、以手掬所携飯、搏而食、覺食淡之味更長也、既而循坡南上者半里、又入峽西上者一里、又南踰岡脊、閒半里、其岡兩旁石峰東西湧起、而岡中則下陷成井、灌木叢翳、其閒杳不可窺也、循東峰之南、又轉而東南、盤巔半里、其兩旁石峰又南北湧起、而峽中又下陷成窪、又稍轉東北、路成兩岐、一由北踰峽、一由東上峰、予不知所從、乃從東向而上者、其兩旁石峰、復南北湧起、半里陟其閒、漸南轉又半里、南向躋其岡、則兩旁石峰、又東西湧起、越脊南、始見西南一峰特聳、形如天柱、而有殿宇冠其上、乃西南下窪、閣半里、復南上岡脊、迴望所越之脊、有小洞一規、其門南向、其西有石峰如展旗、其東岡之上、復起亂峰如湧鬟、而南岡則環脊而西、遂矗然起丹霞之柱焉、其中迴窪下陷、底平如鏡、已展土爲田、第無滴水、不堪插蒔、由岡西向躋級登峰、級緣峰西石厓、其上甚峻、已而厓閒懸樹密蔭、無復西日之爍、直躋半里、始及山門、其門西北向、而四週籠罩山頂、時僧方種豆隴阪閒、門閉莫入、久之、一徒自下至、號照塵啓門入、余遂以香積供、既而其師影修至、遂憩予閣中、而飲以茶蔬、影修又不昧之徒也、時不昧募緣安南、影修

留予久駐、且言其師在、必不容予去、以予乃其師之同鄉也、余謝其意、許爲暫留一日、

初二、甚晴霽、余時徙倚、四面凭窗遠眺、與影修相指點、其北近山稍伏、其下爲趙官屯、漸遠爲普安城、極遠而一峰危突者、八納也、相去已百里其南稍下而橫脊擁其後、爲山嵐洞、極遠而遙峰隱隔者、則樂民所之南、與亦佐縣爲界者也、其西墜峽而下、爲大水塘塢中、自南而北、山嵐洞之水北出南板橋者也、隔溪則巨峰排列、亦自南而北、所謂睡寺山矣、山西卽亦資孔大道、而嶺障不可見、其東僅爲度脊、上堆盤髻之峰、稍遠則駢岫叢沓、迤邐東北、去爲兔場營方頂山之脉者也、山東南爲歸順土司、普安龍土司之屬、與西粵土司同名、越其東南、爲新安二所黃草壩諸處、與泗城接界矣、是日余草紀閣中、影修屢設茶候、供以雞蔆菜、藟漿花、藤如婆婆針線、斷其葉蔕、輒有白漿溢出、花蕋每一二十莖成一叢、莖細如髮、長半寸、綴花懸蔕閒、花色如淡桃花、連叢齊採之、黃連頭、皆山蔬之有風味者也、

初三、飯後辭影修、影修送余以茶、醬、粵西無醬、貴州閒有之、而甚貴、以鹽少故、是山始有醬食、遂下山、十里北過趙官屯、十里東北過南板橋、七里抵普安演武場、由其西橫嶺西度一里、望三一溪北來、有厓當其南、知洞在是矣、遂下、則洞門北向迎溪、前有巨石坊、題曰碧雲洞天、始知是洞之名碧雲也、土人以此爲水洞、以其上有佛者爲乾洞、洞前一巨石界立門中、門分爲二、路由東下、水由西入、入洞之中、則擴然無閒、水循

洞西路循洞東分道同趨南向十餘丈漸昏黑矣忽轉而東水
循洞北路循洞南其東遂穹然大闢遥望其內光影陸離波响
騰沸而行處猶闇闇也蓋其洞可入處已分三層其外入之門
爲一層則明而較低其內關之奥爲一層則明而彌峻當內外
轉接處爲一層則暗而中坼稍東如門高穹如橋聳豁不如內
層低垂不如外層而獨界其中內外迴眺雙明迴然然從暗中
仰矚其頂又有一員穴上透其上亦光明開闢若樓閣中函而
無從騰空而上也西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則堂戶宏崇若阿
房未央四圍既拓而峻發彌甚水從東南隅下搗奥穴而去光
從東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其內突中之石皆如踞獅汎鼉附壁
之厓俱作垂旗矗柱蓋內奥之四隅西南爲轉入之橋門西北
爲上透之明穴東南爲入水之深竅而獨東北迴環迴邃深處
亦有穴高懸其前有窘窟下墜黑暗莫窺其底其上有側石環
之若井欄然豈造物者恐人暗中失足耶由窟左循厓而南有
一石脊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痕龍起壁閒者僅五六寸而鱗
甲宛然或巨或細是爲懸龍脊儼有神物浮動之勢其下西臨
流側石畦每每是爲十八龍田由窟右循厓而東有一石痕亦
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細紋薄影是爲蛇退皮果若遺蛻粘附
之形其西板厓(陳)而上則明窓所懸也其窗高懸二十丈峻壁峭
立而多側痕錯鐫緣之上躋則其門擴然亦北向而出縱橫各

三丈餘、外臨危坡、上倚峭壁、卽在水洞之東、但上下懸絕耳、門內正對（面）立之柱、柱之西（東）南、卽橋門中透之上層也、余旣躋明窗、旋下觀懸龍蛇蜿、仍由羣橋下出、飯於洞門石上、石乃所鐫詩碑、遊人取以爲臺、以供飲饌、其詩乃張（漲）溪沈思充者、詩不甚佳、而漲字極適活可愛、鐫碑欲垂久遠、而爲供飲之具、將磨滅不保矣、亟出紙筆錄之、仍入內洞、欲一登羣橋上層、而厓壁懸峭、三上三却、再後仍登明窓東南援（攀）柱之腋、透出柱南、平視羣橋之背、甚坦而近、但懸壁無痕、上下俱無扳踐、咫尺難度、於是復下而出洞、日已下舂、因解衣浴洞口溪石閒、半載夙垢、以勝流浣濯之、甚快也、旣而拂杖登途、忽聞厓上歌笑聲、疑洞中何忽有人、迴矚之、乃明窓外東厓峭絕處、似有人影冉冉、余曰、此山靈招我、不可失也、先是余聞水洞之上有梵龕、及至索之無有、從明窓外東眺、層峰危聳、心異之、亦不見有扳緣之跡、及出水洞覓路、旁有小徑隱現伏草中、又似上躋明窓者、以爲此閒乃斷厓絕磴、耳不意聞聲發閟、亟迴杖上躋、始向明窓之下、旋轉而東、拾級數十層、復躋危厓之根、則裂竅成門、其門亦北向、內高二丈餘、深亦如之、左有旁穴前透、多裂隙垂楞、僧以石室之爲室、右有峭峽、後拆上頗氤氳盤結、而峻不可登、洞中有金仙三像、一僧棲其閒、故遊者携樽罍就酌於此、非其聲（則）余將芒芒返城、不復（知）水洞之外復有此洞矣、酌者僕從甚多、想必王

翰林子弟、余遠眺而過之、下山循溪湖流二里、有大道、即南門橋、遂從南門入、躡山坡北行、城中荒敝甚、草舍離離、不復成行、東下爲州署、門廡無一完者、皆安酋叛時城破、鞠爲丘莽、至今未復也、出北門、還抵逆旅、是晚覓夫不得、臥、按君是早返轅矣
初四、覓夫不得、候於逆旅、稍散步北寺、惟有虛樓層閣而寂無人焉、乃構而未就者、還、悶悶而臥、
初五、仍不得夫、平明、微雨既止、而雲油然四布、是日端陽、市亦多鬻蒲艾者、雄黃爲此中所出、然亦不見巨塊、市有肉而無魚、余悶悶坐逆旅、囊中錢盡、不能沽濁醪解愁、回想昔年雉山之樂、已分霄壤、

初六、夜雨達旦、夫仍不得、既午、遇金重甫者、麻城人也、賈而儒、索觀予諸公手卷、爲予遍覓夫、竟無至者、
初七、囊錢日罄、而夫不可得、日復一日、不免悶悶、是早、金重甫言將往荊州、予爲作書寄式圍叔、下午、彼以酒資奉、雖鮮甚而意甚可感、
初八、候夫雖有至者、而惡主代爲揹價、力阻以去、下午得騎、亦重價定之、無可奈何也。○余所遇惡人、如衡陽劫盜狗場拐徒、併此寓竊錢去者、共三番矣、此寓所竊、初謂騎夫、後乃知爲符主也、人之無良如此、夫竊盜拐徒無論、如南寧吳冲宇、寶檀僧、併此人俱有害人之心、予萬里一身、脫其虎口、亦幸矣、

初九、平明、以行李付騎、別金重甫乃行、是早雲氣穠郁、從普安北門外第一溪橋北循西峽入、過稅司前、漸轉西南、皆湖小溪西岸行、西山崇隆、小瀑屢屢、山巔懸注、南五里始西南登坡、是爲雲南坡、初二里稍夷、又一里半甚峻、過一脊而西、復上幻共一里、爲馬鞍嶺、越而西、遂循嶺西向西南行、於是升降在嶺頭盤折、皆西南俱不甚高深、五里稍降塢中、爲幻子哨、先是每處有打哨之苦、此爲第一哨、今纔奉憲禁、幷於一處過無問者、又南越一幻、大雨淋漓、仍前升降大峰之西、冒雨又十五里而至海子舖、山塢稍開、頗大、中有水塘、卽所謂海子也、有小城在其南、是爲中火舖、普安二十二哨、俱於此幷取哨錢、過者苦焉、先各哨分取、今俻取於此、哨目止勒索駝馬擔夫、見余輩亦不甚阻撓、余乃入城飯於市、復出南門南向登山五里、過駝馬方牧於山坡、雨復大至、余乃先行、升降高下、俱依東南大山而行、兩旁沓井墜坑不辨、水從何出、又五里爲大河舖、有水自舖東平瀉坡陀、下漫流峽中、路隨之而南、天乃大霽、忽雲破峰露、見西南有山甚高、土人云黑山、雲氣籠罩時、露一班直上與天齊、望而趨五里、大河之水已漸墜深壑、似從西北坼峽去、路東南緣嶺透峽東下、則山環塢合閉、中窪爲塘、水滿其中、而四面皆高、不知出處、又東透峪下、塢閉又復窪而成塘、與前雖有高下、而瀦水莫洩同之、又東緣南峰而轉、越其東則東塢大開、深盤遠錯、千塍環壑於下、度其地在丹霞山南、山嵐洞而西、南余

謂壑底水即北透山嵐者徵之土人云西峰下有入水洞水墜穴去不知所出從西峰稍下共五里是爲河郎舖越舖南又上嶺仍依東嶺行迴望雲籠高峰已在西北時出時沒興雲釀雨皆其所爲雖山中雨候不齊而衆山若惟瞻其馬首者循東嶺南下峽中有溪自南而來西岸而瀑雨漲流深湧莫能越方欲解衣赴之忽東山之上有呼者戒莫渡招予東上嶺行予從之遂從莽棘中上東嶺已得微道隨之南二里得北來大道果從東嶺上降者蓋涉溪者乃西道從嶺者乃東道水涸則從西水漲則從東也西流之中有一線深坑涸時橫枝以渡茲漲沒無影非其人之遙呼幾不免馮河之險矣從東嶺下一里則大道西瀕溪道中水漫數寸仍揭而涉之一里有石梁跨溪上其溪自西南抵東山之麓至是橫折而西從梁下抵西山之麓乃轉北去蓋其源發於西南火燒舖西分水嶺在普安按志分水嶺西南百二十里即此北流經此又北抵黑山何郎之南不知何洩即土人亦莫能悉也石梁西麓有穴紛駢縱橫如亦字故名其地曰亦字孔今訛爲亦資孔乃土音之溷也梁南半里即爲亦字孔駐有城倚西山下而水繞其東焉比至雷雨大至宿於西門外周舖

滇遊記第八冊
雲南

自廣西府、師宗州、羅雄州、步雄、黃草壩、亦佐縣、碧峒、黃泥河、亦佐縣、夬澤河、羅雄州、平雄、桃源、陸涼州、馬場、海崖、箐口、越州、衙龍塘河、曲靖府、霑益州、交水、翠峰山、尋甸府、嵩明州、邵甸、還至省城、再自省城往晉寧州、由晉寧往昆陽、海口、安河、上洞、武定府、獅子山、元謀縣、雷應山、金沙江、官莊、大姚縣、姚安府、滇海衙、至雞足山、晉寧州、湯池、碧雞關、進耳、棋盤、又還省城、自省城、竹邨、妙高、天生橋、富民縣、窮盤江源、

戊寅八月初七、作書投署府何別駕、求廣西志、是日、其誕辰、不出堂、書不得達、入閱其堂西境圖、見盤江自其南界西半入境、東北從東界之北而去、不標地名、無從知其何界也、

初八、何收書欲相見、余不往、是日雨、
初九、令顧僕辭何、不見、促其志、言卽送至而不來、是日復大雨
不止、
初十、何言覓志無印就者、已命殺青矣、是日午霽、始見黃菊大
開、菊惟黃色不大、
又有西番菊
廣西府西界大山高列如屏、直亙南去、曰草子山、西界卽大麻
子嶺、從大龜來者、東界峻逼而西界層疊、北有一石山森羅於
中、連絡兩界、曰發果山、東支南下者、結爲郡治、西支橫屬西界
者、有水從穴湧出甚巨、是爲瀘源、經西門大橋而爲矣邦池之
源者也、通海從穴湧出、此海亦從穴湧出、然此海南山復橫截
仍入太守塘山穴中、尤爲異也、廣福僧言此水入穴、卽從竹園村北龍潭出、未知果否、恐龍潭是自錫岡北塢水、此未必合出也、矣邦池、俗名海子、又曰龍甸。此瀘江非廣中瀘江也、瀘江在南而此亦窃其名不知何故設
矣邦池之南、復有遠山東西連屬、則此中亦一南北中窪之
坑、而水則來去皆透於穴矣、此郡山之最遠者也。○發果山、員
若貫珠、橫列郡後、東下一支曰奇鶴峯、則學宮所託、西下一支
曰鐵龍峰、則萬壽寺所倚、而郡城當其中環處、城之東北、亦有
一小石峰在其中、曰秀山、上多突石、前可瞰湖、後可攬翠、城南
瀕湖、復突三峰、東卽廣福、曰靈龜山、中峰最小、日文筆峰、建塔於上、而西
峰橫若翠屏焉、卽名此郡山之近者也、秀山前有伏波將軍廟、
後殿塑伏波像、前殿爲郡守張繼孟祠、張扶風人、以甲科守此、
矣、張奮不顧身、固保城隍、普奠能破城僅得存、先是張夢馬伏波
示以方畧、後遂退賊、二月終親蒞息寧河招撫焉、州人服其膽

略、賊稱爲。新寺、即萬
捨命王云。新寺、壽寺當發果西垂之南、其後山石嶙峋、爲滇
中所無、其寺南向、後倚峭峰、前臨遙海、亦此中勝處、前有玉皇
閣、東爲城隍廟、俱在城外。○瀘源洞、在城西北四里、新寺後山
西盡環塢而北、其中亂峰雜沓、級以小石岫、皆削瓣駢枝、標青
點翠、北環西轉、而瀘源之水湧於下穴、瀘源之洞闢於層崖、有
三洞焉、上洞東南向、前有亭、下洞南向、在上洞西五十步、皆在
前山之南崖、後洞在後山之北岡、其上如甃井、從井北墜下二
十步、底界而成眷、一穴東北下而小、一穴東南下而廓、此三洞
之分向也、其中所入、皆甚深、秉炬穿隘、屢起屢伏、乳柱分錯、不
可窮詰焉、

十一、大霽、上午出西門、過城隍廟玉皇閣前、西一里、轉新寺西
峰之嘴而北、又北一里、見西壑漲水盈盈、而上洞在其西北矣、
由岐路一里抵山下、歷級遊上洞、望洞西有寺殿兩重、入憩而
瀹水爲餐、余因由寺西觀水洞、還寺中索火炬、始知爲洞有三、
皆須火深入、下午、強索得炬、而火爲顧僕所滅、遍覓不可得、遙
望一村在隔水之南、漲莫能達、遂不得爲深入計、聊一趨後洞
之內、披其外扃、還入下洞、探其中門而已、仍從舊路歸、北入新
寺、抵暮而返、

十二、早促何君志猶曰卽送至、坐寓待之、擬一至卽行、而竟日
復不可得、晚謂顧僕曰、志現裝釘、釘就卽來候也。○余初以爲廣

西郡人、必悉盤江所出、遍徵之、終無語者、其不知者反謂西轉彌勒、既屬顛倒、其知者第謂東北注羅平、經黃草壩、下卽莫解所從矣、閱有謂東南下廣西出田州、亦似揣摩之言、靡有確據也、此地至黃草壩、又東北四五日程、余欲從之、以此中淹留日久、迤西之行不可遲、姑留爲歸途之便。○廣西府鸚鵡最多、皆三鄉縣所出者、然止翠毛丹喙、無五色之異、乃甲寅蕭守所城。○維摩州、州有流官、祇居郡城、不往州治、二處皆籍何天衢守之、以與普稹。○廣福寺在郡城東二里、吉雙鄉在矣邦池之東南、與之對、而彌勒州在郡西九十里、一統志乃注寺在彌勒東九十里、鄉爲彌勒屬、何耶、豈當時郡無附郭、三州各抵其前爲界、故以屬之彌勒耶、然今大麻子哨西、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

十三、中夜聞雷聲、達旦而雨、初余欲行屢矣、而日復一日、待之若河清焉。自省至臨安、皆南行、自臨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臨安抵阿迷、皆東北、自阿迷抵彌勒、皆北行、自彌勒抵廣西府、皆東北、

十四、再令顧僕往促志余束裝寓中以待、午雨午霽、上午得回音、仍欲留至明晨云、乃携行李出西門、入玉皇閣、閣頗宏麗、中乃銅像、而兩廡所塑羣仙、極有生氣、正殿四壁、畫亦精工、遂過萬壽寺、停行李於其右廡、飯後、登寺左鐵龍峰之脊、石骨稜稜、

皆龍鱗象骨也、志又稱爲天馬峰、以其形似也、既下、還寺中、見右廡之北、有停柩焉、詢之、乃吾鄉徽郡游公柩也、游、諱大勳、任廣西三府、征普時、率兵屯郡南海梢、以防寇之衝突、四年四月、普兵忽乘之、游遂沒於陣、今其子現居其地、不得歸、故停柩寺中、余爲慨然、是晚、遇李如玉楊善居諸君作醮寺中、屢承齋餉、僧千松、亦少解人意、是晚月頗朗、

十五、余入城探游君之子、令顧僕往促何君志、上午、出西門遊城隍廟、既返寺、寺中男婦進香者接踵、有吳錫爾者、亦以進香至、同楊善居索予文、各携之去、約抵暮馳還、抵午、顧僕回言何君以吏釘志久遲、撲數板、限下午即備、料不過期矣、下午、何命堂書送志及程儀至、余作書謝之、是晚夕爲中秋、而晚雲密布、既而大風、忽吼、僧設茶於正殿、遂餔餟而臥、

十六、雨意霏霏、不能阻予行色、而吳楊文未至、令顧僕往索之、既飯、楊君携酒一樽、侑以油餅重鳧、乃酌酒而携鳧餅以行、從玉皇閣後、循鐵龍東麓而北一里、登北山而上、一里踰其岰、即發果山之脊也、志又謂之九華山、蓋東峰之南下者爲奇鶴、爲學宮所倚、西峰之南下者爲鐵龍、爲萬壽寺之脉、中環而南突於城中者爲鍾秀山、其實一山也、從嶺上平行、又北三里、始見瀘源洞在西、而山脊則東、自東界大山橫度而西、屬於西界、爲郡城後倚、然瀘源之水窜其西穴而出、亦不得爲過脉也、從嶺

北行、又五里而稍下、有哨在塢之南岡、曰平沙哨、郡城北之鎖鑰也、其東即紫薇之後脉、猶屏列未盡、其西則連峰蜿蜒、北自師宗南下、爲阿盧山界塢中之水、而中透瀘源者也、由哨前北行塢中六里、有溪自北而南、小石梁跨之、是爲矣各橋、溪水發源於東西兩界分支處、由梁下西注南轉、塢窮而南入穴、出於瀘源之上流也、又北六里、有村在西山之半、溪峽自東北來、路由西北上山一里、躡嶺而上、二里、遂踰西界之脊、於是瞰西塢行、塢中水浸成壑、有村在其下、其西復有連山自北而南、與此界又相持成峽焉、從嶺上又北四里、乃西北下西峽中一里、抵麓、復循東麓北行十五里、復有連岡、屬兩界之閒、有數家倚其上、是爲中火舖、有公館焉、按志師宗南四十里有額勒哨、當即此矣、飯、仍北行峽中、其內石峰四五、離立崢嶸、峽西似有溪北下、路從峽東行、西界山復相持、而北塢中皆荒茅沮洳、直抵師宗、寂無片椽矣、聞昔亦有村落、自普與諸夷出沒莫禁、民皆避去、遂成荒徑、廣西李翁爲余言師宗南四十里、寂無一人、皆因普亂故、龜山督府今亦有普兵出沒、大路（南之）道亦梗不通、一城之外、皆危境云、龜山爲秦土官寨、其山最高、爲彌勒東西山分脉處、其西北即屬陸涼、西屬路南、爲兩州閒道、向設督捕城、今漸廢弛、秦土官爲昂土官所殺、昂復爲普所虜、今普兵不時出沒其地、人不敢行、往路南澂江者、反南迂彌勒、從此而向革泥關焉、蓋自廣西郡城外即普氏所攝服、即城北諸村小民、稍温飽、輒坐派其貲、以供如違、即全家擄掠而去、小民寧流離四方、不敢一鳴之有司、以有司不能保其命、而普之生殺立見也、

北行二十里、徑塢而西、從塢中度一橋、有小

水自南而北、涉之轉而西北行、暝色已合、顧僕後、余同一老人一童子前行、躑躅昏黑中、余高聲呼顧僕、老人輒搖手禁止、蓋恐匪人聞聲而出也、循坡陟岰十里、有一尖峰當岰中、穿其腹復西北行、其處路甚濘、蹊水交流、路幾不辨、後不知顧僕趨何所、前不知師宗在何處、莽然隨老人行、而老人究不識師宗近遠也、老人初言不能抵師宗、隨路有村可止、余不信、至是不得還叩之、老人曰、余昔過此、已經十四年前、此村居不意隨處有滄桑莫辨久之、漸聞犬吠聲隱隱、眞空谷之音、知去人境不遠、遇尖山共五里、下陟一小溪、登坡遂得師宗城焉、抵東門、門已閉、而外無人家、循城東北隅、有草茅數家、俱已熟寢、老人仍同童子去、余止而謀宿、莫啓戶者、心惶惶念顧僕負囊、山荒路寂、泥濘天黑、不知何以行、且不知從何行、久之見暗中一影、亟呼而得之、而後喜可知也、既而見前一家有火、趨叩其門、始固辭、予候久之、乃啓戶入客、瀹湯煑楊君所貽粉糕啖之、甘如飴也、濯足藉草而臥、中夜復聞雨聲、主人爲余言、今早有人自府來、言平沙有沙人截道、君何以行、余曰、無之、曰、可徵君之福也、土人與之相識、猶被繫索財始放、君之不遇、豈偶然哉、卽此地五里尖山之下、時有賊出沒、土人未晚卽不敢行、何幸而昏黑過之、師宗在兩山峽閒、東北與西南、俱有山環夾、其塢縱橫、而開洋不整、亦不大、水從東南環其北而西去、亦不大也、城雖磚甃而甚卑、城外居民寥寥、皆草廬而不見一瓦、其地哨守之兵、亦俱何天衢所轄、○城西有通玄洞、去城二里、又有透石靈泉、俱不及遊、

十七、晨起雨色霏霏、飯而行、泥深及膝、出門卽仆、北行一里、有水自東南塢來、西向注峽而去、有石橋跨之、爲綠生橋、過橋行塢中一里、北上坡、遵坡行八里、東山始北斷成峽、有水自峽中西出、有寨當峽而峙、不知何名、余從西坡北下、則峽水西流所經也、坡下亦有茅數家、爲往來居停之所、是日大河口、河不甚巨、而兩旁沮洳特甚、有石梁跨之、與綠生同其水勢、亦與綠生相似、過橋北行度塢、塢北復有山自東北橫亙西南、一里陟其坡、循之東向行、三里、越坡東下、塢中沮洳、有小水自北而南、入大河、溪上流有四五人索哨錢於此、因架木爲小橋以渡水、見余、不索哨而乞造橋之槁、余畀以二文、各交口稱謝、既渡半里、余隨車路東行、諸人哄然大呼、余還顧、則以平羅平大道宜向東北、余東行爲悞故也、亟還從東北半里、復上坡東行、於是皆荒坡遙隴、風宿霧遠迷、重莽四塞、十五里東踰岡、始望見東北崗上有寨一屯、其前卽環山成窪、中有盤壑、水繞其底而成田、塍四顧皆高、不知水所從出、從岡東下一里、越塢中細流、其塢與流皆自南而北、卽東通盤壑者、又東上一里、循盤壑之南脊行、與所望北岡之寨、正隔塢相對矣、又踰東岡稍下一里、則盤壑之東、有峽穿隴而至、其峽自東南大山破壁而至者、峽兩崖皆亙壁、其中上或中剖而成峽、或上覆而成梁、一塢之中、條斷條續、水亦自東南流、穿盤壑、徂壑中不知何溯、時余從中梁而渡、水流

其下、不知其爲梁也、望南北峽中水、一從梁洞出、一從梁洞入、乃從梁東選石踞勝、瞰峽而坐、睇其下、如連環夾壁、明暗不一、曲折透空、但峽峭壁削、無從下窮其穴耳、於是又東、愈岡塢相錯、再上再下八里、盤嶺再上、至是風霧盡開、北有削崖近峙、南有崇嶺遙穹、取道其間、橫陟嶺脊、始逼北崖、旋向南嶺二里、復踰高脊、北轉東下二里、是曰張飛哨、山中之最幽險處也、又東下三里、懸壑深闃、草木蒙密、泥濘及膝、是名偏頭哨、哨不見居廬、路口止有一人懸刀植鎗而索錢、余不之與、而過此哨之南、卽南窮崇嶺、羅平賊首阿吉所窟處、爲中道最險者、故有兵哨守焉、又名新哨、而師宗界止此矣、過哨、又東上嶺、嶺更峻、石骨稜厲、二里踰其巔、是爲羅平師宗之分界、亦東西二支之分界也、嶺重山複、上下六十里、險峻爲迤東之冠、其北下結成崇嶺、北度此脊而爲白蠟山、蓋南自巔勒度脉、分東龍而東盡於河底盤江交會者也、從嶺上東向平行、其間多墜壑成穽、小者爲窖井、大者爲盤窪、皆叢木其中、密不可窺、而峰頭亦多樹多石、不若師宗皆土山茅脊也、平行嶺上五里、路左有場宿大樹閒、是爲中火鋪、乃羅平師宗適中之地、當午、亦有土人擔具、携炊賣飯於此、而既過輒去、余不及矣、乃冷餐所携飯、又東一里漸下、又彌甚、一里、遂架木爲棧、嵌石隙中、瞰懸崖沿壁、而或斷或續、每

每平鋪當道、想其下皆石孔骨井、故用木補塡之也、又東下一里、始出峽口、迴顧西壑、崇嶺高懸、皆叢箐密翳、中有人聲、想有夷人之居、而外不能見、東眺則南界山岡平亙、北界則崇峰屏立、相持而東、於是循北坡東行三里、復北上坡、直抵北界峰腰、緣之三里、峰盡東下、有塢縱橫、一塢從北峽來、一塢從東峽來、一塢從西峽來、一塢向東南去、時雨色復來、路復泥濘、計至羅平、尚四十里、行不能及、聞此中有營房一所、可歇、欲投之、茫然四顧、無所見、祇從大道北轉入峽、遂緣峽東小嶺而上一里、忽遇五六人持矛挾刃而至、顧余曰、行不及州矣、余問營房何在、曰已過、可宿乎、曰可、遂挽余還、蓋此輩卽營兵、乃送地方巡官過嶺而返者、仍一里下山抵塢中、乃向東塢入半里、抵小峰之下、南向攀峰而上、峻滑不可着足、半里登其嶺、則營房在焉、營中茅舍如蝸、上漏下濕、人畜襍處、其人猶沾沾謂余公貴人、使不過我輩、而前無可托宿奈何、雖營房卑隘、猶勝夷居十倍也、夷謂黑白夷、與玀玀、余領之、索水炊粥、峰頭水甚艱、以一掬濯足而已、

十八、平明、雨色霏霏、余謂自初一漾田晴後、半月無雨、恰中秋之夕、在萬壽寺狂風釀雨、當復有半月之陰、營兵曰不然、余羅平自月初卽雨、並無一日之晴、蓋與師宗隔一山、而山之西今始雨、山之東雨已久甚、此乃地之常、非偶然也、余不信、飯後下山、飯以筍爲喫、筍出深處、八月正其時也、山筍滑更甚於昨、而濃霧充塞、較昨亦

更甚、一里抵昨所入塢中、東北上一里、過昨所返轅處、又一里踰山之岡、於是或東或北、盤旋嶺上八里、稍下、有泉一縷、出路左右穴中、其石高四尺、形如虎頭、下層若舌之吐、而止有一孔如喉、水從喉中溢出、垂石端而下墜、喉孔員而平、僅容一拳、盡臂探之、大小如一、亦石穴之最奇者、余時右足爲污泥所染、以足向石下、就下墜水濯之、行未幾、右足忽痛不止、余思其故而不得、曰、此靈泉而以足濯、山靈罪我矣、請以佛氏懺法解之、如果神之所爲、祈十步內痛止、及十步而痛忽止、余行山中、不喜語怪、此事余所親驗而識之者、非敢自晦以沒山靈也、從此漸東下五里、抵一盤壑、中有小水自北而南、四圍山如環堵、此中窪之底也、豈南流亦透穴而去者耶、又上東岡二里、踰岡又東下一里、行塢中者三里、有小水自西北向東向南、至是始遇明流之澗、有小橋跨之、既度澗、從東南去路復東上岡三里、踰岡之東、始見東塢大闢、自南而北、東界、則遙峯森峭、志稱羅莊山駢立東南、西界、則崇巘巍峩、志稱蠟山白屏峙西北、東北又有一山、土人稱東龍山橫排於兩界缺處、而猶遠不睹羅平城、近莫睹見興哆囉也、興哆囉、即在山下、以嶺峻不能下瞰耳、又東稍下者二里、峻下者一里、遂抵塢中、則興哆囉茅舍數閒倚西山東麓焉、從此遂轉而北行塢中、其塢西傍白蠟、東瞻羅莊、南去甚遙、則羅莊自西界老脊分支而東環處也、塢中時有土岡自西界東走、又有石峰自東界西突、路依

西界北行、遙望東界遙峰下、峭峰離立、分行競穎、復見粵西面目、蓋此叢立之峰、西南始於此、東北盡於道州、磅礴數千里、爲西南奇勝、而此又其西南之極云、過興哆囉北、一重土岡東走、即有一重小水隨之、想土岡之東、有溪北注、以受此諸水、數涉水踰岡、北五里、望西山高處有寨、聚石居頗衆、此囉囉寨也、又北二里、有池在東岡之下、又北二里、有池在西岡之下、皆岡環塢轉、中窪而成者、又北三里、有水成溪、自西而東向、注甚急、一石梁跨之、是爲魯夷橋、橋下水、東南數里入穴中、越橋北、始有夾路之居、又北半里、又有水自西而東注、其水不及魯夷之半、即從上流分來、亦東里餘而滅、亦一石橋跨之、二水同出於西門外白蠟山麓龍潭中、分流城東南而各墜地穴、亦一奇也、橋之南、始有盈禾之塍、又北半里入羅平南門、半里轉東、一里出東門、停憩於楊店、是日爲東門之市、既至而日影中露、市猶未散、因飯於肆、觀於市、市新榛子薰雞蔆、還楊店、而雨復濛濛、至有姜楊壻姜渭濱者、荊州人、贅此三載矣、頗讀書、知青烏術、詢以盤江曲折、能隨口而對、似有可據者、先是余過南門橋、有一老者、巾服而踞橋坐、見余過、拉之俱坐、余知其爲土人、因訊以盤江、彼茫然也、彼又執一人代訊、其人謂由澂江返天上、可笑也、渭濱言盤江南自廣西府流東北師宗界、入羅平之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八達夷寨、會江底河、經巴澤河格巴吉興隆那貢、至霸樓、爲

霸樓橋江遂東南下田州不北至黃土壩亦不至普安州第霸樓諸處與普安界亦相交錯是盤江亦經普安之東南界特未嘗與東北之北盤合耳。羅平在曲靖府東南二百餘里舊名羅雄亦土州也萬曆十三年土酋者繼榮作亂都御史劉世曾奉命征討臨元道文作率萬人由師宗進夾攻平之改爲羅平明年繼榮目把董仲文等復叛羈知州何倓文作以計出之復率兵由師宗進討平之今遂爲迤東要地。羅平州城西倚白蠟山下東南六十里爲羅莊山東北四十里爲東龍山有水自白蠟山麓龍潭出名魯夷河東環城南出魯夷橋而東入地穴其北有分流小水亦如之此內界之水也其西有蛇牀河自州西南環州東北抵江底河俱在白蠟東龍二山外其東南有盤江自師宗東北入境東南抵八達俱在羅莊山外此外界之水也。州城磚甃頗整州治在東門內俱民惟東門外頗成闤闠西南二門爲賊首官霸仲家寨在正南八十里烏魯河師宗界阿吉玀玀巢在州西南七十里偏頭南大山下二寇不時劫掠民不能居。白蠟山在城西南十餘里頂高十餘里其麓即在西門外二里上有尖峰南自偏頭寨北抵州西北爲磨盤山過脉而東又起爲東龍者也此山雖晴霽之極亦有白雲一縷橫亙其腰如帶圍爲州中一景。東龍山在城東北四十里者繼榮叛時結營其上爲巢窟官兵攻圍久之內潰而破今其上尚有二隘門。羅莊山在城東南六十里其山

參差森列、下多卓椎拔筆之岫、粵西石山之發軔也。○羅平州、
東至廣南八達界二百里、西南至師宗州偏頭哨六十里、南至
師宗州烏魯河界八十五里、西南至陸涼蛇牀河界一百里、西
北至舊越州界發郎九十里、北至亦佐縣桃源界一百二十里、
北至亦佐黃草壩二百里。○羅平州正西與滇省對、正東與廣
西思恩府對、正北與平夷衛對、正南與廣西府永安哨對、
十九、坐雨逆旅、閱廣西府志、下午、有伍左李三生來拜、
二十、雨阻逆旅、
二十一、亦雨阻、逆旅、
二十二、早猶雨霏霏、將午乃霽、浣濯汚衣、且補紉之、下午、入東

門、仍出南門、登門外二橋、觀魯衷河、詢之土人、始知其西出白蠟
山龍麓潭、仍東入地穴者也、還入南門、上城行抵西門、望白蠟
山麓、相去僅三里、外有土岡一層圍之、魯衷發源、即從其麓透
穴而出者也、稍北即東轉經北門、其西北則磨盤山峙焉、爲州
城來脈、城東北隅匯水一塘、其下始有禾畦、即東門接壤矣、其城
東乃西長而南北狹者也、
二十三、晨起、陰雲四布、飯而後行、其街從北去、居民頗盛、一里
出北隘門、有岐直北過嶺者、爲發郎道、其嶺即自西界磨盤山
轉而東行者、板橋大道、從嶺南東轉東北向行十里、有村在北
山之下、曰發近德、其處南開大塢、西南即白蠟、東南即大堡營

山大堡營之南一支西轉卓起一峰特立於是村之南爲正案
其南則石峰參差遙列即昨興哆囉所望東南界山也又東屢
有小水南去度之東五里有石峰突兀當關北界即磨盤東轉
之山南界即大堡山諸石峰相湊成峽而石峰當其中若虎蹲
然由其東南腋行南界石山森森成隊南去而路漸東北上五
里出當關峰之東其東垂有石特立上有斜駕之勢是曰金雞
山所謂金雞獨立者也又東一里有一洞門在南小峰之下時雨
陣復來避入其中飯又東三里東止峽脊其脊即磨盤山東轉
脈至是又度而南爲大堡營東山者也一里踰脊之東其上有
岐南去不知往何夷寨(舊)東環窪成塢有小水北下注東南塢中
稻禾盈塍有數家倚北峰下曰沒奈德東峰下有古殿二重時
雨勢大至趨避久之乃隨水下東南峽峽逼路下雨旁山勢仍
覺當人面而起東行峽中二里有水自峽南洞穴出與峽水同
東注又一里有小石梁跨溪踰之從溪南東行一里溪北注峽
路東踰岡一里餘有塢自西北來環而東其中田禾盈芃村落
高下東一里有數十家夾路曰山馬夷亦重山中一聚落也於
是又東北一里有石峰高亞踰其南坡抵峰下又東南一里有
塘在山塢五六家傍塢而棲曰挨澤村又東北二里爲三板橋
數家山之岡其橋尚在岡下時雷雨大至遂止於岡頭上寨
二十四炊(主)人炊飯甚早平明即行雨色霏霏路滑殊甚下坡即

有小石梁、其下水亦不大、自西而東注、乃出於西北石穴、而復入東北穴中者、其橋非板而石、而猶仍其舊名、橋南復過一寨、乃東向行坡閒二里、有岐當峽、從東北者乃入寨道、從直東者爲大道、從之直東一里登岡上、其北有塢、在北大山下、卽寨聚所托、中有禾艽艽焉、岡南有小石峰排立、岡頭自東而西、遂與北山環峙爲峽、於是入峽東行四里、遂踰脊北上半里、入其幽徑之而北、西峰尤突兀焉、北半里、又穿幽半里、復由峽中上一里、直抵北巨峰下、其峰聳亞危削、如屏北障、其西有塢下墜、北去、其中箐深霧黑、望之杳然、路從峰南東轉、遂與南峰湊峽甚逼、披隙而東半里、其東四山攢沓、峰高峽逼、叢木蒙密、亦幽險之境也、遂循南峰之東南向入塢半里、乃東南上踰岡脊而東、其東有塢東下、路從岡頭南向行一里、復出南幽、其幽東西兩峰從岡脊起、路出其側、復東向行三里、始稍降而復上、於是升降曲折、多循北嶺行、與南山相持成塢六里、路從塢而東、又五里稍上踰幽、南北峽始開、再東盤北嶺之南王南三里、始見路旁餘薪纍灰、知爲中火之地、從其東一里平下二里、俯見南塢甚杳、循北嶺東下峽、始得石路、迤邐南向又南下抵塢中、一溪自東而西、有石梁跨之、溪中水頗大而甚急、四顧山迴谷密、亳無片隙、不知東北之從何來、不知西南之從何洩、當亦自出於竅穴中者、欲候

行人問之、因坐飯橋上、久之、不得過者、乃南越橋行、仰見橋南有岐躡峰道上、又有大道則湖溪而東、時溪漲路淊、扳南峰之麓行、念自金雞山東上、一路所上者多、而下者無幾、此溪雖流塢中、猶是山巔之水也、東一里循南峰東麓轉而南、隔塢東望溪自東北峽中破崖而出、其內甚逼、路捨之南半里、復循南峰南麓轉而西向、塢一里、塢窮、遂西上嶺一里、踰嶺頭、始見有路自北來合并、由嶺上南去、此即橋南直躡之岐、踰高嶺而下者、較此爲徑直云、由嶺南行西瞰、塢甚深而箐密、泉沸、亦不辨其從何流也、又南二里轉而東、循北嶺南崖東向行、亦與南山下夾成塢、下瞰深密、與西塢同、東五里、其塢漸與兩塢並、始知山從東環、塢乃西下者、又東向踰岡東北一里度一脊、其西東西度、脊從其東復上嶺一里、則嶺東有塢南北闊、乃北轉循西山行塢上一里、塢窮、從塢北平轉、踰東嶺之東共二里、有數家在路北坡閒、是曰界頭寨、以羅平村落東止於此也、又東行岡上二里、再上嶺一里、踰之而東、則東有深峽下嵌、惟聞水聲洶湧、而不見水、從嶺上轉而南行、東瞰東界山麓石崖懸削、時突於松梢箐影中、而不知西界所行之下、其崖更聳也、南行一里、始沿崖南下、又一里、仰見路西之峰、亦變而爲穹崖峭壁、極危險之勢焉、從此瞰東崖之下、江流轉曲、西面破壁去、隔江有茅兩三點、倚崖而出焉、乃東向拾級直下一里、瞰江甚近、而猶未至也、轉而

北、始見西崖斷立插天、與東崖隔江對峙、其崖乃上下二層、向行其上、止見上崖、而不得下見、亦不得下達、故必迂而南、乃得拾級云、北徑斷崖下半里、下瀕江流、破崖急湧、勢若萬馬奔馳、蓋當暴漲時也、其水發源於師宗西南龍櫃、北合陸涼諸水、爲螳牀河、由龍甸及羅平舊州、乃東北至伊澤、過東龍山後、轉東南、抵此、卽西南入峽、又二百里而會八達盤江者也、羅平普安、以此江爲界、亦遂爲滇東黔西分界焉、有舟在江中、頻呼之、莫爲出渡者、薄暮雨止、始有一人出曰、江漲難渡、須多人操舟、乃可、不過乘急爲索錢計耳、又久之、以五人划舟來、復不近涯、以一人涉水而上、索錢盈掔、乃以舟受、已昏黑矣、雨復淋漓、截流東度、登涯入旅店、店主人他出、其妻黠而惡、見渡舟者乘急取盈、亦尤而效之、欲多索錢、且先索錢而後授餐、及出餐、惡而又鮮、且褻嫚予、蓋與諸少狎、而笑予之老也、此婦肝腸毒手、必是馮文所所記地羊寨中一流人、幸予老、不爲所中耳、○江底寨、乃玀玀、止此一家、歇客爲漢人、其人皆不良、如玀玀之要渡漢婦之索客、俱南中諸夷境所無者、其地爲部雄屬、乃普安十二營長官所轄也、土酋龍姓、據土人曰、今爲儂姓者所奪、部雄之界、東抵黃草壩二十里、西抵此江六十里、南抵河格爲廣南界一百餘里、北至本司十二營界亦不下三四十里、亦平原中一小邑也、

二十五、其婦平明始覓炊、遲遲得餐、雨時作時止、出北門、即東上嶺、蓋其江自北而南、兩崖夾壁、惟此西崕有一線可下、東崕有片隙可廬、其南有山橫列、江折而西向入峽、有小水自東峽來注、故西崖之南、江勒而無餘地、東崕之南、曲轉而存小塍、過此江、乃知部雄之地西南隨此江、其界更遠、南抵廣南、其界即盤江、此統志所云東入普安州境也、（部雄屬貴州普安州）盤旋東北共三里踰（嶺）頭、遂與南山成南北兩界、峽中深逼、自東而西、路循北山嶺南行、自西而東、又五里、則北山忽斷、如中剖者、下陷如深坑、底有細流、沿石底自北而南瀉於南峽、路乃轉北而下、歷懸石、披仄崿、下抵石底踐流稍南、復扳石隙上躋東崕、由石底北望、斷崕中剖、對峽如一線、並起各千仞、叢翠披雲、飛流濺沫、眞幽險之極觀、逼仄之異境也、既上、復循北嶺東行五里、稍降行塢中二里、於是路南復有峰突起、不沿南塢、忽穿北岰矣、時零雨閒作、路無行人、既而風馳雨驟、山深路僻、兩人者勃率其閒、覺樹影溪聲、俱有靈幻之氣、又三里度東脊、稍轉而南、復踰岡而上、二里、一岐東南、一岐直東（北）顧奴前馳從東南者、又穿山腋閒二里、忽見數十家倚北塢閒、余覺有異、趨問之、則大路尚在北大山後、此乃山中別聚、皆玀玀也、見人倀倀、閒有解語者、問其名、曰坡頭甸、問去黃草壩、曰尚五十里、問北去大路若干里、曰不一里、蓋其後有大山北列、最高抱此甸而南、若隔絕人境者、

隨其指踰嶺之西北腋果一里而得大道遂從之緣大山之北而上直躋者二里望北塢甚深而闢霾開樹杪每佇視之惟見其中叢茅盤谷闃無片塍半椽也然大山之東又上半里每見有峽東墜稍東南降半里平行大山東南又見其西復有峽南墜已與大山東西隔隴矣於是降陟嶺塢十里有兩三家居北岡之上是曰柳樹欲止而炊湯以飯而雨勢不止詢去黃草壩不及遂留止焉其人皆漢語非玀玀居停者陳姓此老甚貧而能重客一見輒煨榾柮以燎濕衣余浣污而炙之雖食無鹽臥無草甚樂也

二十六平明起炊飯夙霾飄雨余仍就火久之乃行降坡循塢其塢猶西下者東三里塢窮有小水自北塢來橫度之復東上坡宛轉嶺岣五里有場在北坡腋下由其東又五里踰岡而下塢忽東西大開其西南岡脊甚平而東北若深墜南北皆巨山而南山勢猶尤崇黑霧閉時露巖巖氣色塢中無巨流亦無田塍居人一望皆深茅充塞路本正東去有岐南向崇山之腋顧奴從前馳從之一里南竟塢將陟山坡上余覺其悞復返轍而北從大路東行披茅履濕三里東竟塢有峰中峙塢東塢從東北墜而下路從東南陟而上二里南穿山腋又東半里踰其東岣俯見東山南向列下界爲峽其中泉聲轟轟想亦南流者蓋其東西皆有層巒夾谷而是山中懸其閒遂從其西沿嶺南下二里

想爲南流者從嶺上轉南半里踰其南坳又俯見西山南向列下界爲峽其中泉聲轟轟

有小水自東崖橫注西谷、遂踞其上濯足而飯、既飯、從塢上南行、隔塢見西峰高柯叢蔓蒙密無纖隙、南二里塢將盡、聞伐木聲、則掄材取薪者、從其南漸北焉、又南一里下至塢中、則塢乃度脊、雖不甚中高、而北面反下、脊南峽南下甚遍、中滿田禾、遶峽而出、遂盤一壑、豐禾成穕、有小水自東北峽下注、南有尖峰中突、水從其西南墜去、路從其東北、逾嶺一里半、涉壑一里半、登巔又東俯有峽南下、其中水聲甚急、拾級直下一里抵塢底、東峽水西南注、遂橫涉之、稍南又東峽一水自東而西注、復橫涉之、二水遂合流南行、路隨澗東而南、二里出峽、有巨石峰突立東南、水從塢中直南去、塢中田穕鱗次、黃雲被隴、西瞻步雉、止隔一嶺、路從塢東上、嶺轉突峰之南一里、有數家倚北岡上、是曰沙澗村、始知前所出塢爲沙澗也、由其前東下而復上、又東南踰一岡而下、共一里餘、有溪自北而南、較前諸流爲大、其上有石梁跨之、過梁復東上坡一里、岡頭石齒瀠泥、滑滑廉利、備諸艱楚、一里東下、又東南轉逾一岡一里、透峽出、始見東小山南懸塢中、其上室廬纍纍是爲黃草壩、乃東行田穕閒一里、遂徑塢而東、有水自北塢來、石坡橫截之、坡東隙則竇石齊坡、水冒其上、南瀉而下、其水小於西石梁之水、然皆自北而南、抵已吉而入盤江者也、自沙澗至此、諸水俱清徹可愛、非復黃汙渾濁之比、益滇黔分界而水即殊狀耶、此處有石瀨而復跼堰

以補其缺、東上即爲黃草壩營聚壩之得名、豈以此耶、時樵者俱浣濯壩上、亦就濯之、污衣垢膝、爲之頓易、乃東上坡、循堵垣而東、有街橫縈岡南、然皆草房卑舍、不甚整闢、土人言前年爲其戚沙土司攻毀、故非復舊觀、步雄龍土司校然龍氏又爲儂氏攻而代之矣、其北峰頂即土司黃氏之居在焉、乃入息於吳氏之家、吳、漢人、男婦俱重客、蔬醴俱備云、

二十七、晨起雨猶不止、既而霽、泥濘猶甚、姑少憩一日、詢盤江曲折、爲明日行計、乃匡坐作記、薄暮復雨、中夜彌甚、衣被俱沾濕透焉、

二十八、晨雨不止、衣濕難行、俟炙衣而起、終日雨涔涔也、是日此處馬場人集頗甚、市中所出者無他異物、惟黃蠟與細笋爲多、乃燒笋煮肉、竟日守雨、

黃草壩土司、黃姓、加都司銜、乃普安十二營長官之屬、十二營以歸順爲首、而錢賦之數則推黃草壩土地之遠則推步雄焉、黃草壩東十五里爲鼻河、又東五十里抵龍光、乃廣西右江分界、西二十里爲步雄、又西五十里抵江底、乃雲南羅平州分界、南三十里爲安障、又南四十里抵巴吉、乃雲南廣南州分界、北三十里爲豐塘、又西二十里抵碧洞、乃雲南亦佐縣分界、東西南三面與兩異省錯壤、北去普安二百二十里、其地田疇中闢、道路四達、人民頗集、可建一縣、而土司恐奪其權、州官恐分其利、莫爲舉者、

黃草壩東南由龍光箐口者恐板屯壩樓、已上俱安

隆土司地其土官自天啓初爲
部人所殺泗城以孫代署之　八蠟者鄉俱泗城下田州乃昔
年大道自安隆無土官泗城代署廣南以兵爭之據其大半道
路不通實由於此　按盤江自八達與羅平分界已澤河格已吉興
隆那貢已上俱安隆土司抵霸樓遂下八蠟者鄉又有一水自
地今俱爲廣南有
東北來合土人以爲卽安南衞北盤江恐非是安南北盤合膽
寒羅運白水河之流已東南下都泥由泗城東北界經那地永
順出羅木渡下遷江則此東北來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界山箐
所出其非北盤江可知也於是遂爲右江再下又有廣南富州之
水自者格亦安隆土司屬今爲廣南據者葛閭歷裏俱泗城地合而下田州此水卽
志所稱南旺諸溪也二水一出泗城西北一出廣南之東皆右
江之支而非右江之源其源惟南盤足以當之膽寒羅運出於
白水河乃都泥江之支而非都泥之源其源惟北盤足以當之
各不相紊也　按雲南抵廣西開道有三一在臨安府之東由
阿迷州維摩州本州昔置乾溝倒馬坡石天井阿九抹甲等哨東通廣南每哨撥陸涼衞百戶一員軍兵十五
名民兵十五名把守後州治湮沒哨悉廢馳見有府志可考　抵廣南富州入廣西歸順下雷
而出馱伏下南寧此余初從左江取道至歸順而阻於交夷者
也是爲南路一在平越府之南由獨山州豐寧上千司入廣西
南丹河池州出慶遠此余後從羅平渡取道而入黔滇者也是
爲北路一在普安之南羅平之東由黃草壩卽此安隆壩樓之
下田州出南寧者余初徘徊於田州界土人皆以爲不可行而

候無同侶、竟不得行者也、是爲中路、中路爲南盤入粵出黔之交、南路爲南盤縈滇之始、與下粵之末北路爲北盤徑黔環粵之會、然此三路、今皆阻塞、南阻於阿迷之普、富州之李沈、見廣西小記歸順之交夷、中阻於廣南之蠻食、田州之狂狪、北阻於下司之草竊、八寨之伏莽、既宦轍之不敢入、亦商旅之莫能從、惟東路由沅靖而越沙泥洲等處、爲今人所趨、然懷遠沙泥、亦多黎人之恐、且迂陟湖南、又多歷一省矣、黃草壩東百五十里、爲安籠所、又東爲新城所、皆南與粵西之安隆泗城接壤、然在黔曰籠、在粵曰隆、一音而各異字、一處而各異名者也、何豈兩名本同一字、傳寫之異耶、按安莊之東、大路所經、亦有安籠箐山、與安籠所相距四百里、乃遠者同而近者異、又何耶、大抵黔中多用籠字、粵中多用隆字、如縣名之類、故各從其地、而不知地之相近、其取名必非二也、黃草壩著名黔西、而居聚闤闠、俱不及羅平州、羅平著名迤東、而居聚闤闠、又不及廣西府、此府州營堡之異也、聞澂江府湖山最勝、而居聚闤闠亦讓廣西府、臨安府爲滇中首郡、而今爲普氏所殘、凋敝未復、人民雖多、居聚雖遠、而光景止與廣西府同也、

迤東之縣、通海爲最盛、迤東之州、石屏爲最盛、迤東之堡、聚賢秀爲最盛、皆以免於普禍也、縣以江川爲最凋敝、州以師宗爲最敝、堡聚以南莊諸處爲最慘、皆爲普所蹂躪也、若步雄之龍

儂爭代黃草壩之役鬨於龍沙沙乃步雄岑儂岑爲廣西泗城儂爲廣南府今廣南安隆土司之紛爭於勢大安隆之地爲占去八九分矣南土司糜爛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長也諸夷種之苦於土司糜爛眞是痛心疾首第勢爲所壓生死惟命非眞有戀主思舊之心牢不可破也其所以樂於反側者不過是遺孽煽動其人不習漢語而素昧夷風故句引爲易而遺孽亦非果有殷之頑田建通關其險峻雖同而無此荒寂再次則阿迷之中道嶺沈家坟處其深杳雖同而無無此崇隘又次則普雄之江底東嶺其曲折雖同而無此盤江朋圍之渡皆莫及焉粵西之山有純石者有閒石者各自分行獨挺不相混襍滇南之山皆土峰綿繞閒有綴石亦十不一二故環窪爲多黔南之山則界於二者之閒獨以逼聳見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渾濁惟撫仙湖最清粵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乘懸澄清而黔流亦界於二者之閒

二十九晨雨霏霏既飯辭主人行從街東南去半里繞東峰之南而北入其塢竚而迴睇始見其前大塢開於南羣山叢突小石峰或朝或拱參立前塢中而遙望塢外南山橫亞最雄猶半與雲氣相氤氳此卽已吉之東障盤江而南趨者也塢中復四

面開塢、西則沙溯所從來之道、東則馬鼻河所從出之峽、南則東西諸水所下巴吉之區、北則今所入豐塘之路也、計其地、北與缺三字爲對、南與富州爲對、西與楊林爲對、東與安籠所爲對、其遙對者、直東粵西之慶遠、直西北則四川之重慶矣、入北塢又半里、其西峰盤崖削石、巖巖獨異、其中有小水南來、溯之北又二里、循東峰北上踰脊、稍降陟塢、復上始見東塢焉、共二里再上北坳、轉而西坳、中有水自西來、出坳下墜東塢、坳上豐禾被隴、透之而西、沿北嶺上西向行二里、稍降陟北塢一里、復西北上二里、踰北坳、從嶺脊西北行、途中忽雨忽霽、大抵雨多於日也、稍降復盤陟、其西北坡岡左右、時有大窪旋峽、共五里、又踰西坳而下、又三里抵塢中、聞水中淙淙然、四山迴合、方疑水從何出、又西北一里、忽見塢中有坑、中墜如井、此水之所入者矣、從塢右半里、又西北陟嶺半里、透脊而出、於是稍降、從長峽中行西北三里、復稍上、始知此峽亦中窪而無下泄之道者也、飯於路旁石上、出嶺之西、始見西塢中盤內、皆嘉禾芃芃、北有小山綰塢之口、廬舍縣其上、是曰豐塘、東西南皆迴峰環之、水從西南二塢交注其閒、北向墜峽、由塢東南陟嶺循塢、南盤南山北麓、共二里、北與綰口廬舍隔塢相對、見路旁有岐南向入山、疑爲分岐之處、過而復還、始登、見其內道頗大、以爲是再上、路分爲二、西者既漸小、南者又盤南山、又疑爲非、往復數四、莫可從

問、而塢北居廬相距二里餘、往返既遙、見南山有牧者、急趨就之、而隔峰閒壑、不能卽至、忽有負木者三人從前嶺下、問之乃知其非隨之二里、北出大路、其人分岐之處、尚在嶺西、此處南岐、乃南塢小路之入山者、大路在西塢入也、然此去已不及黃泥河、止可從碧洞托宿矣、乃西向入塢、有小水自西來、踰路坡西上、下而復陟、三里踰岫、岫不高而接兩山之閒、爲南山過北之脊、東水下豐塘、西水西北流、俱入馬鼻者、脊西遙開塢直去、循北嶺又西二里、岐始兩分、沿北嶺西向出塢、爲普安州道、橫度塢南、陟嶺南上、爲亦佐道、遂南度塢路漸微、深茅覆水、曲磴敲坡、無非行潦、緣之南上坡一里、西南盤嶺角、始望見北界遙山橫亙、蜿蜒天末、此卽亦字孔西南東轉之脊、從丹霞山東南迤逦狗場歸順二營、以走安籠所、北界普安南北板橋諸水、入北盤、南界黃草壩馬鼻河諸水入南盤者也、又西南入峽一里餘、復南躋嶺巔一里、得石磴、由脊南轉、其脊茅深路曲、非此石道、余復疑其悞矣、循磴西下、復轉而南、曲折一里、抵山麓、其麓復開大塢西去、塢雖大、皆荒茅盤錯、絕無禾稼、人煙、於是隨山麓西行三里、塢直西去、路西南截塢行、塢南北界巨嶺森削、中環一壑、員而合沓、令人有四面芙蓉之想、惟暝色欲合、山雨復來、而路絕莽深、不知人煙何處、不勝惆悵、又西南一里、穿峽脊而過、其脊中平、而夾甚逼、出其西長峽西去、南北兩界、夾之甚

遙、其中一望荒茅、而路復若斷若續、上則重茅偃雨、下則停潦
盈蹊、時昏黑逼人、惟向暗中躑躅、三里、忽聞犬聲、繼聞人語、在
路南、計已出峽口、然已不辨爲峽爲坡、亦不辨南向從何入、又
半里、大道似從西北、而人聲在南、從莽中橫赴之、遂陷棘刺中
久之、又半里、乃得石徑入寨門、則門閉久矣、聽其舂聲甚遙、號
呼之、有應者、久有詢者、又久之、見有火影、又久之、聞啓內隘門
聲、始得洛外門入、卽隨火入舂者家、炊粥濯足、雖擁青茅而臥、
猶幸得其所矣、既定、問其地名、卽碧峒也、爲亦佐東北界、問紅
板橋何在、卽在北峰之麓、爲黃草壩西界、與此蓋南北隔一塢
云、

九月初一、雨達旦不休、起觀雨界山、已出峽口、碧峒在西南山
卽紅板橋、爲貴州界、復去黔而入滇、高枕一宵矣、就火炊飯、欲行、主人言
此去黃泥河二十里、水漲、舟莫能渡、須少需之、蓋是河東岸無
居廬、先有去者、亦俱返候於此、余見雨勢不止、憚於往返、乃掃
剔片地、拭木版爲几、匡坐敝茅中、冷則與夷婦同就濕焰、蓋一
茅之中、東半畜馬、西半則主人之榻、榻前就地煨濕薪以爲爨、
爨北卽所置几地也、與其榻相隔止一火、夜則鋪茅以臥、日則
傍火隱几、雨雖時止、簷低外滴、不能一舉首辭羣山也、

初二、夜雨仍達旦、主人言今日漲愈甚、舟益難渡、明日爲街子、
貴州爲場、雲南爲街子、廣西爲墟、候渡者多、彼舟不得不至、卽余亦同行也、余

不得已、復從之、匡坐如昨日、就火煨粥、日三啜焉、枯腸爲潤、是日當午雨稍止、忽聞西嶺喊聲、寨中長幼、俱遙應而馳、詢之則豺狼來負羊也、幸救者傷而未死、夫日中而兇獸當道、余夜行叢薄中、而徼幸無恐、能忘高天厚地之靈祐哉、

碧峒、在亦佐縣東百里、蓋滇南勝境之界山、南走東轉、包明月所之南、橫過爲火燒舖南山、按滇中勝境、乃分界山也、而老脊尚在其東、火燒舖西嶺、余前過明月所、卽平夷所詢土人言其水南下亦佐、則明月所東、火燒舖卽轉爲火燒亦字孔之南山、東走而北轉、經樂民所北、繞歸順狗腸之間、而東南下安籠所、入廣西泗城州、爲黔鬱二江之界、其滇南勝境之南、東峙爲大明山、而盡於潯州、爲黔鬱二江中尚有明月水出焉、是爲界從其口東度兩分而已、

老脊從此分爲兩支、正支東由亦字孔南、東北繞樂民所北、而轉安籠所、下泗城州、旁一支由下東轉而黔滇之界因之、南抵此峒、又南至於江底、又南盡於南盤之北焉、是黔界越老脊之西南、不以老脊爲界、而以南支爲界也、若以老脊、則樂民所狗腸營黃草壩、俱當屬滇、以老脊東行而黔猶小、故以補不足、○碧峒、北徼與新興城遙對、南與柳樹遙對、此地又滇凹而東者、○碧峒寨、有民哨、有獼猴、共居一寨門之內、其西爲民寨、卽余所棲者、其東爲獼猴寨、○自黃草壩至此、米價最賤、一升止三四文而已、

初三、子夜寒甚、昧爽起、雨仍霏霏、既飯、出寨門、路當從小岐南上山、悞從西大石徑行、初有塢西北去、以爲狗場道、隨石徑西南轉二里、東界石山南去、塢轉而西、隨之二里、峽中禾穉盈隴、望

北山崖畔有四五家懸坡上相去尚一里而塢南遂絕乃蒼莽橫陟其塢而西北一里抵北山村舍有兩人耕於其下亟趨而問之尚隔一小溪其人輒牽牛避去余爲停止遂告以問道意其人始指曰往黃泥河應從來處此悞矣再問以悞在何處其人不告去乃返行泥塍閒路倏斷倏續二里餘至前轉塢處猶疑以爲當從南從南峽入方惆悵無路忽見塢邊一牧馬者呼之卽碧峒居停主人也問何以至此蓋黃泥河之道卽從碧峒後東南逾嶺乃轉西峽正與此峽東界石山南北相隔但茅塞無路故必由碧峒始得通行遂復二里餘返至碧峒西南傍其寨門東南踰嶺而下一里東南徑塢半里復上又半里又東南踰嶺一里有峽自南西墜而路則直西出幽半里始下又半里抵西峽中遂由峽西行屢陟岡窪三里有石峰踞峽之中爲當關之標由其北踰脊而下時密雲釀雨見細箐縈帷深杳叵測眞豺虎之窟穴也惴惴西下一里度壑又二里忽有水自北峽出下嵌壑中繞東南而注是爲黃泥河其河僅比瀘江水不闊而深不渾而急其源發於樂民所明月所經狗場至此東南與蛇場河卽蛇牀河同下江底而入盤江者也時有小舟倚西稍待之得渡遂西上坡一里半逾嶺幽有岐自東南峽底來爲入小寨而抵板橋者乃知板橋亦四達之區也又出西峽見羣峰中圍一壑而北峰獨稍開卽黃泥河所環共一里餘抵聚落中是日爲市時

已散將盡入肆覓飯主人婦以地濘天雨勸留莫前問馬場尚
四十里度不能前遂停杖焉
黃泥河聚廬頗甚然皆草房其地四面環山而北卽河繞其後
復東南帶之西又一小溪自西南峽來北注黃泥其中多盤塢
環流土膏豐沃爲一方之冠亦佐之米俱自此馬駝肩負而去
前擬移縣於此至今稱爲新縣而名亦佐爲舊縣云
初四晨起雨止而四山雲氣勃勃飯而行西半里渡一木橋其
下溪流自南而北卽西小溪也又西上坡轉而南溯流半里入
西峽又半里轉而北其處又有北峽西峽二流之交焉於是隨
北峽溪又溯流半里乃西上山時東峰雲氣稍開乃賈勇上躋
仰見西嶺最高其上皆夾坡削箐雲氣罩其頂不能悉上躋二
里漸入濃霧中遂從峰頂窄峽上於是箐深霾黑咫尺俱不可
見又一里陟其頂平行嶺上又二里乃下下一里及西塢涉塢
而西一里渡一小橋橋下水北流乃南向西轉一里有岐交其
南北南乃入牛場村道有小峰駢立村隱其下焉北乃趨狗場
營者又西半里乃西上山其坡峭且滑無石級可循有泥坡陷
足升躋極艱二里陟峰頭又平行峰頭一里越其顛時濛霧成
雨深箐交道四顧皆瀰淪如銀海得峰頭一樹如擎蓋下有列
石如錯屏乃就樹踞石而憩止聞颼颼滴瀝之聲而目睫茫如
也又西北平行者一里下眺嶺西深墜而下而杳不可見嶺東

屏峙而上而出沒無常已從北下始有石磴陡墜箐木叢水共一里半陟塢而西亦中窪之宕也半里又踰西幽出其壑乃大開路乃稍平夾峰旁立若爲讓道者西向平行塢中一里半有水橫潴於前以爲溪也涉之不流乃壑底中窪之坑蓄而成溪者又西二里復有一溪北流甚急波漲水深涉之沒股焉又西一里乃飯於峽坡之下既飯遂西入竹峽崇峰迴合紆夾高下深篁密箐蒙密不容旁入祇中通一路石徑逶迤如披重雲而穿密幄也其竹大可爲簞瀰漫山谷杳不可窮從來所入竹徑無此深密者其處名竹園箐自黃泥河西抵馬場人人捆負家家獻客皆此物也客但出鹽溫之耳其中坡陀屢更三里踰峽南下其壑中開又爲霧障止聞隔坡人語聲然不辨其山形行勢矣南行壑中一里轉而西半里又越一幽又半里徑峽而西抵危坡下復西向躋磴上於是密箐仍縈夾壁懸崖閉其陡削雖殊而深杳一如前也扳涉三里西踰嶺頭竹箐既盡循山南轉皆從嶺上行路東則屏峙而上路西則深墜而下然皆深霧所翳不能窮晰也南向平陟嶺上者三里轉而西行嶺脊一里其脊南北俱深墜而下第霧漫莫悉端倪既而傍北嶺行北屏峙而南深墜又二里雨復大至適得羊場四五家當嶺頭遂入宿焉其家竹牀竹戶煨楑餉笋竟忘風雨之苦也

初五夜雨達旦不休飯而行遂南向稍下已漸轉而西雨勢多

中窪下陷之穴或深墜無底或瀦水成塘或枯底叢篁不一而足然路猶時時陟岡踰脊下少上多也十里見路北有深篁有岐從篁中升合衖西去有聚落當嶺頭是曰水槽其處聚落頗盛而夾道成衢乃狗場營妥籠所大道所出但岡頭無田其上皆耕崖鋤隴祇堪種粟想種稻畦在深坑中霧翳不見也升陡嶺關又西五里是曰水井其聚落與水槽同由其西一里半始歷級磴而下遙望西塢甚深下篁中一里由峽底西行二里復踰坡而上一里稍下坡西塢中其中不深而迴峰四闢霧倏開合日色山光遠近迭換亦山中幻景也既復踰嶺西向三里見嶺西窪中有水成塘乃循峰西北行稍下一里而入亦佐縣東門縣城磚甃而城外草舍三四家城中亦俱草舍求瓦房寥寥也一里炊於縣前飯後半里出西家門乃西北行計其地猶羣峰之頂但四山霧塞上下莫辨耳從嶺頭西北行二里乃西向歷峻級而下其時霧影亦開遂見西塢中懸東界所下之山與西界崇峰並夾南北中闢深壑而拐澤河自北而南經其中焉其形勢雖見而河流猶深嵌不可窺西山崇列如屏而南嶺尤高雲氣尚平抹其頂不令盡露西山之南復起一山斜障而東此則障拐澤而東南合蛇牀者也於是盤折西下三里抵坡而磴盡復西北行坡陀開一里踰岡再下有數家茅舍在焉然猶未瀕河流也又西半里涉一東來小水乃抵河岸溯之北又涉一

桃花

東北來小水、約半里、有渡舟當茆崖下、渡之是河發源於平夷
徼及白水舖以東、滇南勝境以西皆注焉、其勢半於江底而兩
倍於黃泥河、急流傾洞、南奔東轉、與蛇牀合、而東南會黃泥河
水、而為江底河者也、亦佐羅平南北東西二處俱以此為界、西
登涯崩顙扳躋而上、遂西向陟巔、時暮色將至、始以為既渡即
有托宿處、而荒厓峻坂、絕無一人、登陟不已、暮雨復來、五里、遇
峽中、稍降二里、而得數家之聚焉、亟投煨樑、暮色已合、而雨復
徹夜、

初六、晨起雨止、四山猶氤氳不出、既飯、稍西下渡窪、復西北上、
漸露昨所望屏列崇峰在西南、而路盤其東北、二里踰一岡坪
開、有墟地一方、則雞場是也、從坳北稍下、又得數家之聚焉、問之、
亦雞場也、蓋前昨所宿者為雞場東村、此則雞場西村矣、從村北
行其峽西墜處、有石峰屹立、路從其北、踰脊稍東轉而北涉塢、
共三里、遂西北躋巔、盤折而登、西北上二里而陟其巔、則夙霧
頓開、日影煥發、東瞻羣峰吐穎、衆壑盤空、皆昨所從冥漠中度
之者、越巔西下一里、抵盤壑中、見秋花懸隙、細流潺湲、遂成一
幽異之境、西一里、有山橫披壑西、透其西北腋、似有耕雲樵石
之棲在西峰後、循其東南塢、則大路所從去也、乃隨塢南轉、塢

東西山分兩界、余以爲塢中水將南流而不意亦俱中窪之穴
也、南行三里、復踰脊而上、逐西轉盤橫披之南脊焉、一里循橫
披南崖而西、其處山脊湊合、岡峽縱橫、而森石尤多、娟麗又西
一里、有岐自東南峽來合同之、又西一里、乃轉北下、於是西向、
山遙豁、而路則循山西北向行矣、四里復北向轉踰岡、轉而西
下、望西北塢中、有石壁下嵌、不辨其底、已而降行塢中一里餘、
又直造其下、則亦中窪之峽也、由其南又西行、兩陟岡塢共三
里、始涉一南流小水、自波揚澤河至此俱
行嶺上、未見勺水、又西踰一岡一里、南
望岡南一峰西闢、洞門高懸、其門有木橫列、而下隔一峽遙睇
無路、遂不及迂入、又半里又半里又涉一南流小水、西踰一岡、
共三里、而抵桃源村、其村百家之聚、與水槽相似、倚北山而居、
前有深塢、羅乎之道、自塢中東南來、北東西三面俱會其水南
墜入崖洞、而南洩於蛇場江、故知楊澤西岸崇山、猶非南行大
脊也、村多木皮覆屋、以代茅、時巳午、就村舍瀹湯餐飯、而濕
木難然、久之、乃西向行、渡西北峽石山小水、一里陟西塢而上、
又一里踰岡而西、見西塢自西而東、其南有小山蜿蜒、亦自西
而東界之、其山時露石骨崢嶸、然猶未見溪流也、塢中雖漩窪
成塘、或匯澄流、或瀦濁水、皆似止而不行者、又西一里踰岡西
下、有村當塢、倚南崖而居、於是繞村西行、始見塢中溪形曲折、
始聞溪聲潺湲矣、由其北溯之西行一里、見塢中又有一村、當

塢而居、溪水自西來、從其村西、繞其村北、又繞其東、其村中懸其北曲中、倚南山之崖、一溪而三面環之、北置木橋以渡、其水不甚大、而清澈不汨、是爲清水溝云、蓋發源於西山之廻坎坡、經此而東出、於桃源、始南去者也、又西一里、復過一村、其村始在塢北、又西一里、又經一村、曰小板村、有稅司在焉、蓋羅平北境、爲桃花駝鹽之閒道也、又西二里、始踰坡涉溜、蓋屢有小水自北峽來、南注於清水溝、路截而踰之也、北峽中男婦二十餘人、各捆負竹筍而去、蓋土人羣而入箐、採歸淡熏爲乾、以待鬻人者、又西二里、直逼西山之麓、有村倚之、是爲廻窩坡、清水溝中民居夾塢、至此而止、以塢中有水可耕也、由此西南半里、過一小橋、其水自西北沿山而來、卽清水溝上流之源矣、度之卽西上嶺、嶺頭有索哨者不之與而過、躡嶺一里半、西陟嶺脊、是脊始爲分水之處、乃北自白水舖西直南度此、廻環西南而峙爲大龜、以分十八寨永安哨江底河諸派者也、而羅平之界、亦至是而止焉、踰脊西漸西北平下一里、漸轉而西行塢中、其塢東西直亙而南北兩界遙夾之、南山卑伏、而北山高聳、霧復勃勃籠北峰上、流泉亦屢屢自北注南、第南山之麓、似有墜澗橫其北、然不辨其爲東爲西、以意度之、以爲必西流矣、然不可見也、塢中皆荒茅斷隴、寂無人煙、西行六里、其西有山橫列塢口、塢始墜而西下、有茅舍兩三家依塢而棲、路乃踰塢循北山而西、半里有茅亭一

龕當路旁南與茅舍對想亦哨守之處也又西一里稍下有小水成溪自北峽來小石梁跨之其水南注塢口而去既度梁即隨西山南向隨流半里轉而西上嶺暮色復合矣又上一里而馬場之聚當嶺頭焉所投至止者乃新至之家百無一具時日暮不暇他徙煨濕薪臥濕草暗中就枕而已

初七晨起雲尚氤氳飯而行有嗉哨者還宿處解囊示枇而去於是西北隨坡平下其路甚坦而種麻滿坡南蓋其下亦有塢西通者西馳四里始與溪近隨流稍南半里復循坡西轉又一里下坡西望西南塢中有數家之聚田禾四遶此溪經塢環之其塢自北山隨坡南下中有一水亦自北而南與此水同會於村北合而西南破峽去乃西截北來塢半里抵北來之溪有新建石梁跨之是爲獨木橋想昔乃獨木今雖石而猶仍舊名也橋下溪流三倍於西來之水固知北塢之源遠於東矣踰橋西即上嶺西向直躋甚峻一里半踰其脊又西向平下者一里有岡隨岡南去者陸涼道也岡西塢中復有數家焉亦陸涼屬也其塢亦自北而南雖有村而無流路西下截塢半里經村北又半里抵西界崇山下遂躡峻而上而陸涼之界又西盡於此矣蓋因其水南下陸涼故西自此塢東抵迴窩西山皆屬之陸涼其處南抵陸良衛路經尖山天生橋相距尚八十里也由西嶺而上又爲海屋屬乃亦佐縣右縣丞土司龍姓者所轄亦佐縣有左右

三百廿

二丞、皆土司、左丞姓沙、在本縣、即與步雄攻黃草壩者、右丞姓龍、或曰即姓海、在此而居近越州、其地東自此嶺而西抵箐口焉、東與亦佐西界中隔羅平陸涼二州之地、閒錯其閉、不接壤也、從東麓西上、屢峻屢平、峻者削崖盤磴、平者曲折逶迤、三峻而三踰嶺頭、共七里、望見南坪有數十家之聚、居北峰則危聳獨懸、蓋自馬場而西、即望見遙峰尖削、特出衆峰之上、而不意直逼其下也、又一里梯石懸磴、西北抵危峰前、其時麗日轉耀、碧天如洗、衆峰盡出、而是山最高、不獨獨木西峰下伏如砥、即遠而迴窘者、亦不能上與之抗、惟拐澤雞場西嶺遙相頡頏、其中翡翠層層、皆南環西轉而接於西南嶼巨峰、此東顧之極觀也、其西則亂峰迴罨、叢箐盤錯、遠雖莫抗、而近多自障焉、其南則支條直走、近界既豁、遠巘前環、此獨木諸峰所遙帶而下洩者、西南有三峰遙湊、如眉中分、此盤江之所由南注者耶、其西即越州所倚、而東峰之外、復有一峰高懸其南、浮青上聳、員若圜蓋、此即大龜山之特峙於陸梁路南師宗彌勒四州之交者耶、天南諸峯、惡其支庶、而此峯又其伯仲行矣、由峰西踰脊稍下、即有石坡斜懸、平度砥峙、古木婆娑其上、亦高崖之所僅見者、由此歷級西下一里、有壑迴環、中窪四合、復有中懸之臺、平瞰其中、夾屹之岡、橫亙其外、石痕木蔭、映彩流霞、令人神骨俱醒、由橫岡西南轉二里、復踰一脊、又西度一中懸之岡、有索哨者、不顧而去、度岡而西一里、復上坡又一里、西踰

其險、復有索哨者、亦不顧而去、想皆所云海崖土司者、踰脊又不能西見盤江、又西半里、西障始盡、下界遙開、瞥然見盤江之流自西北注東南、而去來猶不能盡矚焉、於是西向拾級直下、一里抵塢中、又西半里循西山南轉、半里復稍上踰岡西、復平行巔上半里、有岐一直西下、一坑西南盤巔、見西南路稍大、從之、一里、得數十家當巔頭、其茅舍低隘、牛畜襍處其中、皆所謂獞獞也、男子皆出、婦人莽不解語、索炊具、無有應者、是卽所謂箐口也、海崖之界、於是止焉、由岡頭西南去、爲越州道、從此西北下、卽越州屬、爲曲靖道、遂西北下嶺、始甚峻、一里轉西漸夷、於是皆車道平拓、無齟齬之慮矣、又西一里、飯於樹下、又西馳七里、始有塢北來、遂盤東山北轉一里、始橫截北來之塢、余始意謂塢當有流南注、而不知其塢亦中窪也、塢中橫亙一岡、南北俱成盤壑、而壑南復有岡焉、從中亙者馳而西一里、復西上坡又一里、陟坡之脊、亦有獞獞數家、問之道、不能對也、從脊西下三里、連越兩坡、始見塢自北來南向去、其中皆員窪貯水、有岡中閒、不通流焉、從坡上西北望、則龍潭之山、自北分突屏列而西、此近山也、西南望、則越州南嶺隔山遙障、所謂西峰也、而東峰之外、浮青直對、則大龜之峰、正與此南北相準焉、又西下坡、又有一塢自北而南、南環爲大塢、與東界連窪之塢合、此塢始有細流中貫、獨得夾塢成畦焉、流上橫小橋西渡、一老人持筐

賣梨於其側、一錢得三枚、其大如甌、味鬆脆而核甚小、乃種之絕勝者、聞此中有木瓜梨、豈即此耶、西上岡平行岡上四里、直抵西峰、則有麓隨其塢而深溯瀠之、所謂龍塘河也、然但見溯形而不能見水、乃下西坡約半里、隨塢出西南、先與一小水遇、隨之、既乃截塢而西、又半里、始與龍潭河遇、有大石梁跨其上、橋西村廬纍纍、倚西山而居、始皆瓦房、非復茅舍矣、龍潭塘河之水、發源於東北山峽中、其處環潭甚深、爲蛟龍之窟、即所謂曲靖東山之東峽也、其山北自白水舖西分水嶺分支南下、亙曲靖之東、故曰東山、而由此視之、則爲西嶺焉、南至此瀕江而止、其西峽之中、爲關木山、東腋之中爲龍潭、即此水之所出矣、自箐口西下、塢中即爲越洲屬至此西止、而田疇悉環聚焉、由村西上坡、即東山之南盡處也、二里踰岡頭、方踞石少憩、忽一人自西嶺馳來、謂余曰、可亟還下山宿、前嶺方有盜劫人毋往也、已而其婦後至、所語亦然、而仰視日方下午、前終日馳無人之境、皆豺狼魑魅之窟、而即深夜幸免、豈此周行東西夾山而居者甚衆、反有賊當道耶、因詰之曰、既有賊、汝何得至、其人曰、彼方剔行者衣、余夫婦得迂道乘耳、余疑此人欲誑余還宿、故託爲此言、又思果有之、今白日返宿、將明日又孰保其不至耶、況既劫人、彼必無復待之理、不若即馳而去也、遂叱僕行、即從岡上盤北山而西、蓋北即東山南下之頂、南即其山下墜之峽、而

盤江自橋頭南下爲越州後橫亙山勒所轉而東流遂截此山南麓而斷之故下皆岨峿路橫駕嶺上四里抵其中旁矚北嶺石參差而岫屼峽覺雲影風枝無非惱人之具令人錯顧不定投趾莫擇又西四里始西南下片石中其處土傾峽墮崩嵌交錯而石骨露其中如裂瓣綴行其墜處皆流土不可着足必從石瓣中宛轉取道其石質幻而色異片片皆英山絕品惟是風鶴驚心不能狎憩而徐賞之幸至是已望見西塢南流之江知去橋頭不遠可免於虎口矣乃倚石隙少憩竟作青蓮瓣中人矣從石中下者一里既及西麓復行支隴遂多聚廬之居又一里路北江迴堰曲中涵大塘一圍四面豐禾環之東有精廬高倚東山之麓西則江流所洩而石梁橫跨之者也又行畦閒半里始及石梁其梁不高而長是爲南盤之源北自炎方交水曲靖之東直南至此是橋爲曲陽鎖鑰江出此即東南流繞越州之東而南入峽焉踰梁而西約半里上坡北而宿於逆旅即昔之所過石堡村也適夜色已暝明月在地過畏地就安廬樂甚問主人嶺上有禦人者果有之乎主人曰即余鄰人下午樵於山數賊自山後躍出剝三人衣而碎一人首與君來時相後先也余於是始凜然悚還欣然幸深感前止宿者之厚情而不當以私衷臆度之也蓋是嶺東爲越州西爲石堡乃曲靖衛屯軍之界互相推委盜遂得而乘之也耳

初八、昧爽飯、復索酒而酌、爲浴泉計、遂由村後越坡西下、則溫泉在望矣、塢中蒸氣氤氳、隨流東下、田畦閒鬱然四起也、半里入圜垣之戶、則一泓中貯、有亭覆其上、兩旁復磚甃、兩池夾之、北有榭三楹、水從其下來、中開一孔、方徑尺、可揭而盥也、遂解衣就中池浴、初下、其熱爍膚、較之前浴時、覺甚烈、既而温調適體、殊勝彌勒之太涼、而清冽亦過之、浴罷、由垣後東向半里出大道、是日碧天如濯、明旭晶然、騰翠微而出、浩波映其下、對之覺塵襟蕩滌、如在冰壺玉鑑之中、北行十里、過南城、又二十里入曲靖南門、時有戎參遊者、奉按君命、巡諸城堡、高幢大纛、擁騎如雲、南馳而去、余避道旁睨之、如赫電、亦如浮雲、不知兩界

青山見慣、祖當誰左也、飯於麵肆中、出東門半里、入東山寺、是名青龍山、而實無山、郭東培塿高僅丈餘、大不及五丈、上建大殿、前列層樓、配之、置宏鐘焉、其鐘極大、余所未見也、正殿之左、有藏經閣殿之右有三層樓、皆翼於培塿之旁、而齊其末者、徙倚久之、出寺右循城而北五里、出演武場大道、又三里、過白石江、又二里過一坡、又十里抵新橋、殷雷轟然、大雨忽至、避茅簷下、冰霰交作、迴風湧之、撲人衣面、莫可掩蔽、久之乃霽、仍北行、濘滑不可着趾、十里抵交水、入南門、由霑益州署前、抵東門、投舊邸、龔起潛家、見其門閉、異之、叩而知方演劇於內也、余以足泥衣垢、不樂觀優、亟入其後樓而憩焉、霑益惟土司居州治、而知州之署在交水、

初九、予倦於行役、憩其樓不出、作數日遊記是日重九、高風鼓寒、以登高之候、獨作哀安僵臥之態、以日日躋攀崇峻不少也、

下午、主人携菊具酌、不覺陶然而臥、

初十、寒甚、止寓中、終日陰翳、下午復有零雨、既而徹夜不休、

十一、余欲行、主人以雨留、復爲強駐、饗其酒脯焉、初余欲從露盆窮北盤源委、至交水、龔起潛爲余談之甚晰、皆鑿鑿可據、遂圖返轅、由尋甸趨省城焉、

十二、候飯而行、已上午矣、十里仍抵新橋、遂由岐湖流西南行、二里抵西南小山下、石幢之水、乃從西北峽中來、路乃從西南峽中入、一里登巔一里陟其巔、西行巔頭者又一里乃下、初從巔頭下瞰西塢、有廬有疇、有水瀠之、以爲必自西而東注石幢者、迤邐西下者又一里抵塢中、則其水反西南流、當由南谷中轉東而出於白石江者、詢是村爲戈家冲、由是而西、俯翠峰諸澗之流、皆爲白石江上流之源矣、源短流微、瀠帶不過數里之內、而沐西平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渡而夾攻之、著之青史、爲百不世勳、而不知與蚴堂無異也、徵事考實、史之不足盡信如此、於是盤折扳谷四里、越劉家坡、則翠峰山在望矣、蓋此山卽兩旁中界之脊、南自宜良分支、北度木容箐、又北而度火燒箐巔、又北度响水西巔、又北而結爲此山、又西夾峙爲迴龍山、繞交水之西北、經炎方、又北抵露益州南、轉東復折而南下、

峙爲黑山、分爲兩支、正支由燒鋪明月所之閒、南走東折、下安
籠所、入洄城州、而東峙爲大明山、遂盡於潯州、旁支西南由白
水西分水嶺又分兩支、直南者、由迴窩坡西嶺西南峙爲大龜
山、而盡於盤江南、曲西南分支者、盡於曲靖東山、其東南之水、
下爲白石江、東北之水、下爲石幢河、而西則洩於馬龍之文江
而出壽甸、爲北盤江焉、然則一山而東出爲南盤、西出者爲北
盤、惟此山及炎方足以當之、若曲靖東山、則旁枝錯出、而志之
所稱惡悞也、由劉家坡西南從坡上行一里、追及一嫗、乃翠峰
山下橫山屯人也、隨之又西一里乃下坡、徑塢一里、有小水自
西北來、小石梁跨之、從此西南上坡、爲三車道、從此直西溯小
水西南岸入、爲翠峰開道、其路若續若斷、橫截塢隴、三里有大
道自東南來、則自曲靖登山之徑也、於是東南望見三車市矣、
遂從大道西行二里、將抵翠峰下、復從小徑西南度隴、風雨忽
至、頃刻而過、一里下坡涉深澗、又西上坡半里、抵橫山屯、其屯
皆徐姓、老嫗命其子從村後送余入山、半里抵其麓、卽有兩小
澗合流、涉其北來者、溯其西來者、遂躡峻西上一里半、盤嶺頭
而北、轉入西峽中、則山之半矣、其山自絕頂垂兩支、如環臂東
下、北支長、則繚繞而前、爲新橋西岡之脈、南支短、卽所躡以上
者、兩臂之內、又中懸一支當塢、若臺之峙、則朝陽庵踞其上、庵
東北向、其南腋又與南臂環阿成峽、自峰頂逼削而下、則舊護

國舊寺倚其閒、自西峽入半里、先達舊寺、然後東轉上朝陽、以舊寺前墜峽下墊也、舊寺兩厓聳夾而陰森、其病在旁無餘地、朝陽孤臺中綴而軒朗、所短在前少迴環、余先入舊寺、見正殿亦整、其後遂危崖迴峭、藤木倒垂於其上、而殿前兩栢甚巨、夾立參天、寺中止一僧、乃寄錫殿中者、一見即爲余爇火炊飯、余乃更衣叩佛、即乘閒而前、東登朝陽、一頭陀方曳杖出庵門、余入其庵、亦別無一僧、止有讀書者數人在東樓、余叩佛畢、閑步前庭、庭中有西番菊兩株、其花大如盤、簇瓣無心、赤光燦爛、黃菊爲之奪艷、乃子種而非根分、此其異於諸菊者、前樓亦幽迥、庭前有桂花一樹、幽香飄動、遠襲山谷、余前隔峽盤嶺、即聞而異之、以爲天香遙墜、而不意乃數萼所成也、桂芬菊艷、念此幽徑、恨無一僧可托還飯舊寺、即欲登嶺爲行計、見炊飯僧慇懃勤整餉、雖瓶無餘粟、豆無餘蔬、殊有割指啖客之意、心異之、及飯則已不蔬而止、以蔬奉客、故知即爲淡齋師也、先是橫山屯老嫗爲余言、山中有一僧、損口苦體、以供大衆、有予衣者、輒復予人、有安寄錫於此、已暮年矣、發願淡齋供衆、而於此欲靜修三年、百日然始一後下山、其形短小、而目有風癢之疾、苦行勤修、世所未有、余見之、方不忍去、而飯未畢、大雨如注、其勢不已、師留止宿、余

遂停憩焉是夜寒甚余宿前楹師獨臥正殿無具無衾徹夜禪
那不休
十三達旦雨不止大乘師復留憩余見其瓢栗將盡爲炊粥爲
晨餐師復卽另爨爲飯上午雨止恐余行復強余餐忽有一頭
陀入視卽昨朝陽入庵時曳杖而出者見余曰君尚在此何不
過我我猶可爲君一日供不必噉此也遂挾予過朝陽共煨火
具餐師號總持馬龍人爲曲靖東山寺住持避囂於此亦非此
庵主僧也此庵主僧曰瑞空昨與舊寺主僧俱入郡瑞空歸而
舊寺僧併不知返蓋皆蠢蠢世法佛法一無少解者大乘精進
而無餘貲總持靜修而能撙節亦空山中兩勝侶也已而自言
其先世爲姑蘇吳縣籍與余同姓昔年朝海過吳門山塘徐氏
欲留之放生池師不果而歸今年已六十三矣是夜宿其西樓
寒更甚而夜雨復潺潺
十四雨竟日不霽峭寒砭骨惟閉戶向火不能移一步也下午
飯後余俟雨稍息遂從朝陽右登頂西上半里右瞰峽中護國
寺下嵌穿口左瞻岡上八角庵上踞朝陽右脇西眺絕頂之下
護國後箐之上又有一庵焉前臨危箐後倚峭峰有護國之幽
而無其逼有朝陽之曠而無其孤爲此中正地是爲金龍庵時
霏雨復來俱當岐而過先是絕頂又西半里踰北嶺望見後數
里外復一峰高峙上亦有庵曰盤龍庵與翠峰東西駢峙夾北

塢而下、卽新橋石幢河之源也、於是南向扳嶺脊而登、過一虛堂、額曰恍入九天、又南上共半里而入翠和宮、則此山之絕頂也、翠峰爲曲靖名峰、而不著於統志、如閬木之在東山、與此隔海水子而遙對、然東山雖大、而非正脉、而此峰則爲兩江之鼻祖焉、余初見西塢與廻龍夾、北之水猶東下新橋、而朝陽護國是峰東麓之水、又俱注白石、疑是峰猶非正脊、及登頂而後知正南下墜之峽、則南由响水岣西、獨西下馬龍、出尋甸矣、始信是頂爲三面水分之界、東北二面俱入南盤、南面入北盤、其脉南自响水岣西、平度而峙爲此峰、卽西度盤龍、其水遂南北異流、南者從西轉北、北者從東轉南、兩盤之交錯、其源實分於此云、

翠和頂高風峭、雨老僧閉門煨火、四顧霧障峰瀰、畧瞰大略、由高塢西下、爲尋甸閒道、余擬明日從之而去者、遂東南下、由靈官廟東轉半里、入金龍庵、庵頗整潔、庭中菊數十本、披霜含雨、幽景凄絕、是庵爲山東老僧天則所建、今天則入省主地藏寺、而其徒允哲主之、肅客具齋、暝雨漸合、遂復半里東還朝陽、欲下護國看大乘師、雨滑不能瞰之而過、

翠峯山、在曲靖西北、交水西南、各三十里、在馬龍西四十里、秀拔爲此中之冠、朝陽庵、則劉九庵大師所開建者、碑言師名明玄、本河南太康人、曾中甲科、爲侍御、嘉靖甲子、駐錫翠峰、萬曆庚子、有征播之役、軍門陳用賓過此、感師德行、爲建此庵、後師

涅槃、陳軍門命以儒禮葬於庵之東原、土人言、劉爲待御出巡、
窺見之、佯試門子曰、汝何故竊桃、門子不承、嚇之曰、此處豈復
有他人、不承、吾將刑之、門子懼、遂妄承之、問核何在、門子取他
核以自証、劉曰、天下事、枉者多矣、乃棄官雜髮於此山、○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合
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靈益州土知州安邊者、舊土官安遠之弟、兄終而弟及者也、與四川烏撒府土官安孝良接壤而復
同宗、水西安邦彥之叛、孝良與之同逆、未幾死、其長子安奇爵襲職、次子安奇祿、則土舍也、軍門謝、命靈益安邊往諭水西、邦彥拘留
之、當事者即命奇祿代署州事、幷以上聞、後水西出安邊、奉旨仍
掌靈益、奇祿不得已還其位、而奇祿有烏撒之援、安邊勢孤莫助、
擁虛名而已、然邊忠實、而奇祿狡猾、能結當道歡、今年三月、何
天衢命把總羅彩以兵助守靈益、彩竟乘機殺邊、幷擊其貲二
千金去、或曰彩受當道意指脅爲奇祿地也、奇祿遂復專州事、當
道俱翕然從之、獨總府沐曰、邊雖土司、亦世臣也、況受特命、豈
可殺之而不問、故至今九月開、靈益復杭捏不安、爲未定之局
云、

十五、達旦雨止、而雲氣靉靆、余復止不行、日當午、獻影、余遂乘
興看大乘、大乘復固留、時天色忽霽、余欲行而度不及、姑期之
晚過、爲明日早行計、乃復上嶺環眺、四圍遠峯俱出、始睇是山
之脈俱東西橫列、而脈從中度、屢伏屢起、非直亞之脊也、惟翠
峰與盤龍二峰、乃東西並夾而翠峰之南、响水幽之支橫列東

下而結爲曲靖、盤龍之西、又南曲一支、始東下而結爲交水、又橫亙而北、始東匯炎方之水、又北始轉度霑益之南焉、從峰東下、又還過八角庵、仍返餐於朝陽、爲總持所留、不得入護國、是日以麗江嵩明二處、求兆於翠和靈籤、麗江得貴人接引喜更新、嵩明得枯木逢春欲放花、皆吉兆也、午晴後、竊計明日可早行、既暮而雨後合、

十七、雨復達旦、一駐朝陽者數日、而總持又非常住、久擾殊爲不安、雨竟日復一日、飯後欲別而行、總持謂雨且復至、已而果然、已復中霽、既乃大注、傾盆倒峽、更甚於昨、

十八、徹夜徹旦、點不少輟、前三日、俱午刻朗然、而此卽閃爍之影一併無之、而冷且更甚、惟就榾柊作生涯、不復問前程矣、

十九、晦雨仍如昨、復阻不行、榾柊閒談、總持昔以周郡尊事逮繫桁楊甚苦、因筆紀之、東山寺昔有藏經、乃唐巡撫所請歸者、郡守周之相、石阡人、由鄉薦擢守曲靖、以清直聞、慕總持師道行、請之檢藏、延候甚密、迤東巡守以下諸寮、皆有獨清之恨、而周復不免楊其波、於是悉側目之、中傷於撫臺王伉、羅織無迹、遂誣師往還爲交通賄賂、以經簏爲筐篚、坐以重賍、周復代爲完之而去云、

二十、夜不聞簷滴、以爲可行矣、晨起而霧復以爲霽可待也、既飯而霧復成雨、及午過大霽、以爲此霽必有久晴、迨暮而雨聲復瑟瑟、達旦而更甚焉、

二十一、晦暝終日、迨夜復雨、是日下午、散步朝陽東數十步、東峽中一庵當峽、是曰太平庵、蓋與護國東西夾朝陽者、太平老

僧煮芋煨栗以餉。

二十二晨起晦暝。然決去之念已不可止矣。待飯甚久。上午乃行。總持復贈之以米。恐途中雨後一時無措（宿）者耳。既別。仍上護國後夾箐中觀龍潭。潭小而流不竭。蓋金龍庵下夾壁縫中之液。雖不竭而非涵瀦之窟也。遂西上踰嶺。循翠和宮之後一里餘。又踰嶺而南下。雨猶霏霏不已。半里及塢中。又一里有岐北轉。悞從之。漸入山峽。則盤龍所登之道也。仍出從大道西南行二里。有村當塢中。溪流自塢直南去。路由村西轉北行半里。又涉塢而西一里。又有村在坡閒。是日高坡村。由村後下岡。有岐從塢中西南去。爲小徑。可南達雞頭村。從岡上西北轉。爲大徑。乃馳馬所行者。初交水主人謂予有閒道自尋甸出交水甚近。但其徑多錯。乃近日東川馳銅之騎所出。無同行之侶。不可獨去。須從响水走雞頭村大道。及余不趨响水而登翠峯。問道於山僧。俱云山後雖即馳銅道。然路錯難行。須仍出雞頭爲便。至是余執之途人亦多主其說。然見所云徑頭路反大。而所云往雞頭大路者反小。心甚惑之。曰以村人爲卜。然已過村。見有村人自山中負薪來。呼而問之。則指從北不從南。余乃從馳馬路轉西北循岡三里。西北過一脊。其脊乃自盤龍南度者。余初以爲分支南下。而不知乃正脈之曲出幽西。見脊東所上者甚平。而脊西則下墜深曲。脊南北又從嶺頭駢峰高聳。各極嵯峨。始

意是山之脊又直折而南蓋自翠峰度其北去者此又度其南
一脊而半日閒兩度之矣從幽西隨南峯之上盤腰屈曲其坑
皆深墜北向一里餘復躋一坡一里餘又北度一脊其脊平亞
於南北之中者於是又一里再躋北巔始西北下其時天色已
漸霽無復晦冥之色遠峰近峽俱環矚在望矣二里既下西塢
其塢自南而北其中黃雲盤隴村落連錯一溪中貫之問其水
之所從出則仍從新橋石幢河也問其所從來則堰口也問其
地何名則兔街子也始信所過之脊果又曲而南過堰口果當
又曲而北余前登翠峰第見其西過盤龍不至此又安知其南
過堰口耶前之爲指南者不曰雞頭即曰桃源余仍漫隨馬踪
再歷龍脊逢原之異直左之右之矣下塢南行二里遂橫涉其
溪中流湯湯猶倍於白石江源也又南上坡一里是爲堰口聚
落數十家在溪北岡上乃入炊久之飯而行陰雲復合其處有
岐北入山爲麥沖道余乃西向行其溪亦分岐來一自北峽一
自西峽余渡其北來者遂西入峽漸上漸峻天色亦漸霽四里
從巔上北轉則北峽之窮隘處又一里復踰巔而西是巔自木
容箐楊金山北走翠徽峯復自盤龍南走高坡又南至此始轉而
北其東西相距數里之內凡三曲焉余一日三過之何遇之勤
而委曲不遺耶從巔西入塢其下遂南流一里於是又北轉踰
巔又一里西北下山二里抵塢中隨小水北向出峽始有塢成

畦路當從畦隨流西去而塢北有村聚當北岡上是爲洒家土酋之姓或曰亦屬平夷乃一里經塢登岡由洒家西向行一里越隴西而下想亦有峽自北來小水從之是亦麥沖南來之道遂循其塢轉而西南行二里抵新屯廬舍夾道豐禾被塢其處爲平夷之屯據土人言自堰口之北兔街子屯屬平夷而糧則寄於南寧自洒家之西抵三車屯屬平夷而糧則寄於馬龍自一碗沖之西抵魯石屯屬平夷而界則屬於尋甸蓋尋甸曲靖以堰口老龍南分之脊爲界馬龍南寧以堰口老龍爲界而平夷則中錯於兩府之交而爲屯者也自屯西踰坡共一里餘過一塢有二三家在西嶺其塢復自北而南由村南轉而踰岡西南下二里復有一塢溪疇南環聚落北倚是爲保官兒莊夾路成衢爲村聚之最盛者此亦平夷屯官之莊也

二十三中夜聞隔戶夜起者言明星烺烺雞鳴起飯仍濃陰也然四山無霧昧爽卽行始由西南涉塢一里漸轉西行入峽平陟而上三里踰一岡脊遂西下兩上兩下兩度南去之塢兩踰而東湖之行半里漸盤厓而上厓南峽中箐木森鬱微霜乍染標黃豐紫錯翠鋪丹令人恍然置身丹碧中一里餘漸盤而北折下度盤壑更覺深窈一里又循西峽上一里又踰一脊是爲

南行分脊之最遠者、東西皆其旁錯也、由脊西下、陟塢再西、共二里、有峽甚逼、隨峽西折而南行半里、復西踰嶺半里、出嶺西、始見嶺北有塢、居廬環踞岡上、是爲一碗冲、於是西行嶺脊之上、其嶺頗平、南北皆塢、而脊橫其中、共一里、陟脊西、又南轉踰岡西下、共一里、度一峽、想即一碗冲西向洩流之峽也、又西北上坡、其坡頗長、一里、陟其巔、於是東望所度諸嶺、如屏層遶、而最豁、此正老脊分支、環於板橋諸處者、不知此處何以反伏其脊、其外亦有浮青特出遠甚、當是路南市邑之閒、惟西則本支直東一峰、浮青遠出、恐尚在翠峰之外、豈東山閬木之最高處耶、北望乃其峯之分脊處、至是乃見迴支環峯、而南望則東南尚高、不容外矚也、由嶺南循坡西轉半里、又西度脊、從脊西向、西北下塢、約一里、有溪始西向流、橫二松渡之、其溪從西峽去、路循西北坡上一里、復西踰脊、環坡南下、遂循之行、一里轉而西下、有塢自北來頗巨、橫陟其西、塍泥污濘、半里、有大聚落在西坡下、是爲魯石哨、其處已屬尋甸、而屯者猶平夷軍人也、由村南西上踰坡一里、復踰岡頭、轉而西南二里、又西向踰脊、從脊西下峽中半里、峽北忽下墜成坑、路從南厓上行、南聳危巘、北陷崩坑、坑中有石幢、則崩潰之餘也、循坑西下又半里、有北來之塢橫度之、又半里涉溪西上、復西南上坡、橫行坡上一里、又西向入峽、其南有峯尖聳、北有峯駢立、二里從南峯之北踰

腋而西、又一里始行北峯之南岡、與北峯隔塢相對、有村居倚北峯而懸塢北、是爲郭擴、始非平夷屯而爲尋甸編戶、由其西南下坡半里、涉小澗西登坡、循西坡北行、又與駢峯東西隔塢共二里、北上瞰駢峯之陰、遂西半里踰岡、從岡上平行、有中窪之坑、當岡之南橫墜而西、其西有尖峯、純石而中突、兩腋屬於南北、若當關之標、路行坑上一里、出尖石峯之北腋、遂西向而下、一里抵西壑、則尖石峯之西麓矣、於是南界擴然直望、有尖峯最高、遠插天表、余疑以爲堯林山、而無可徵也、遍東諸山、惟堯出在嵩明二十餘里、與河口隔河相對、登楊林老脊、猶東望而見之、今則南望而見之、皆在楊林山最高聳特秀者、惟有秀嵩山在嵩明州東二十里、聳七八十里之外、按志無堯林之名、此爲最〈度壑西轉二里、越小溪橋、有村在北隴、是曰壁假、由其西卽扳嶺北上、旋踰岨而西、一里復下涉壑、又南見天表高峯、時已追及一老人執而問之、果堯林也、又西一里、復入西峽、躡峽而上、半里踰嶺西、西界遙山始大開、望見南龍老脊自西南橫列、而東北則東川尋甸倚之爲界者也、其脊屏峙天際、而西南與東北兩頭各起崇峯、其勢最雄亦最遠、從屏峙之中、有分列一支、自西北走東南、若八字然、其交分之處、山勢獨伏、而壑尋甸郡城正托其岨中、由伏處入、爲東川道、西踰分嶺列之脊、爲嵩明所入省道、循分列東麓而南、爲易龍道、楊林之水、繞堯林之東、馬龍水由中和北轉、同趨而北、皆隨此分列之山、而合於其東者也、但溪流猶不可見、而郡

南海子、則汪然可挹、從而此西下、坡峻嶺豁、一下二里抵其峽、
中有小水亦南行、隨之西南又半里、北塢迴環、中有村廬當坡、
曰梅桐、由其南西度塢、復上岡一里抵岡頭、隨岡南下轉而西
共二里、有塢自北來、溪流隨之、內有村當塢、曰果壁、外有石堰
截流、路由堰上涉水而西、從平坡上行二里稍下、有村倚坡之
西、曰柳塘、於是坡盡畦連、北抵迴峰、西踰江而及郡、南接海子、
皆禾稻之區、而村落相望矣、從畦塍西行又二里、則龍馬龍之
溪自東南峽出、楊林之溪自西南峽出、夾流而北、至此而合、石
梁七洞橫架其上、曰七星橋、其自南而北、爲北盤之上流、正與
石堡橋之流自北而南、爲南盤之上流、勢正相等、但未及曲江

橋之大也、過橋、有廟三楹、東向臨之、中有舊碑、或言去郡城十
五里、或言二十里、或名爲江外河、或名爲三岔河、無定里、亦無
定名、而一統志又名其溪爲阿交合溪、又注舊名爲些丘溢派
江、名其橋爲通靖橋、然注其橋曰城東二十里、跨交合溪注其溪
曰府東南十五里合流、又自異焉、按舊城在今城東五里、今城
築於嘉靖丁亥安銓亂後、則今以爲十五里之說爲是、然屢詢
土人、皆謂其流出東川下馬湖、無有知其自露益下盤江、然一
統志曰入露益、後考之府志、其注與一統同、參之熊起潛之說、
確而有據、不若土人之臆度也、閱有謂自車洪江下馬湖、其說
益訛、亦可見此水之必下車洪、車洪之必非馬湖矣、蓋車洪之

去交水不遠起潛之諳霑益甚眞若車洪之上不折而西趨馬湖則車洪之下不折而北出有夜則起潛之指示可知也由江西岸北行半里隨江折而西循江南岸依山陟嶺又二里有餘江折而北路踰嶺頭折而南下半里由塢中西行於是循梧鳳南山之麓矣按鳳梧山者在郡城東北十里山脉由郡西外界老脊排列東突爲是山西北一峯員聳東南一峯斜騫爲郡中主山阿交合溪自東來逼其麓轉而東北入峽去若避此山者是老龍東北行之脊也一統志無其名者標月狐山在城東北八里環亙五十餘里以舊城計之當即此山第府志則月狐鳳梧並列似分兩山然以山形求之實無兩山分受也豈舊名月狐後訛狐爲梧因訛月爲鳳耶豈員聳者爲月狐而後人又分斜騫者爲鳳梧耶共西三里南望壑中海子水不甚大而零匯連珠蓋郡城之流東南下楊林之川南來相距於壑口而不相下遂瀦而成浸者坡南下處石骨漸稜稜露奇又一里行石片中下忽有清泉一泓自石底溢而南出其底中空泉混混平吐清冽鑑人眉宇又西數步又有泉連瀦成潭乃石隙廻環中下溢而起汎汎不竭亦溢而南去此潭員若鏡而無中空之隙不知水從何處出然其清冽不若東泉之碧瑩無纖翳也按郡志八景中有龍泉雙月謂郡城東十里有雙泉相去十餘步月夜中立其閒東西各見月影中逗以余觀之泉上石環樹罨雖各涵明月恐

不務步而左右望。中未必能兼得也。又西半里有聚落。倚山面磴。是爲鳳梧所。土人謂之馬石窩。想未置所時。其舊名然耶。於是西北隨田塍行。坡隴閒。時有聚落。而不甚盛。按郡志舊城址在今城東五里。不知何村足以當之。共西三里。有溪自北塢來。中貫田閒。有石梁跨之。越之西行又三里。復有溪自北塢來。亦貫田閒。而石梁跨之。此卽所謂北溪也。水在郡城之北爲最近。乃城西坡與鳳梧夾脇中出者。越梁又西行一里。入尋甸東門。轉而南。停屐於府治東之旅肆。

尋甸。昔爲土府。安氏世長之。成化閒始改流。至嘉靖丁亥。安之裔孫安銓者作亂。搆武定鳳氏文定文攻毀楊林馬龍諸州。當道奏發大兵殲之。幷武定改流。乃移尋甸郡於舊治之西五里。直逼西下。始築城甃磚。爲雄鎮云。按鳳定文。或又稱爲鳳繼祖。或又名爲鳥廷霄。或又稱爲何鳳。或又稱爲鳳羣祖。自改專恣。乘搆作亂。以兵直逼會城。後獲而磔之。遂不正。蓋因山勢所就也。東門偏於北。南門偏於東。西門偏於南。惟北門差正。而又非經行之所。城中惟街二重。前重乃府與所所莅。後重爲文廟。察院。城隍所倚。其向俱東南。○尋甸之域。直東與馬龍對。直西與元謀對。直南與河口對。直北與東川對。其西北皆山。其東南大豁。

二十四。余初欲行。偶入府治觀境圖。出門左。有肆中二儒冠者。問圖志。以有板可刷對。余辭以不能待。已而曰。有一刷而未釘

者在城外家中索錢四百余與之過半既而曰須俟明晨乃得
余不得已姑需之聞八景中有北溪寒洞在東門外北山之下
北溪水所從出也因獨步往探之遍詢土人莫有識者遂還步
城內後街入儒學城隍諸廟下午還寓作記是日晴而有風
城中市肆與廣西府相似賣栗者以火炙而賣之
二十五晨起索(往)志去其人初謂二本既而以未釘者來止得上
冊而仍少其半余略觀之知其不全考所謂阿交合溪之下流
所載亦正與統志同惟新增所謂鳳梧山雙龍潭之類而已乃
畀還之索其原價遂飯而行出西門即上西山峻甚五里逶迤
躡其頂則猶非大龍之脊也其脊尚隔一塢西南自果馬山環
界而北乃東度而爲月狐從其北度之坳又南走一支橫障於
東即此山也志稱爲隱毒山謂山下有泉爲隱毒泉蓋是山之
西與老龍夾而中窪內成海子較南海子頗長而深是山之東
有泉二派一出於北今名爲北溪一出於南(缺)而是山南北俱
屬於大脊焉由其西向西南下二里抵塢中有小坑潴污流不
甚大也西涉塢一里半有草房數閒倚南坡上爲黑土坡哨前
有岐西北由塢中行爲潘金魁所道西南上坡爲正道余乃陟
坡一里復南踰其岡岡頭多砌井中陷草莽翳之或有聞水聲
潺潺者越岡南行二里餘乃下坡遂與西海子遇其水澄碧深
泓直漱東山之麓路既南臨水涯遂東折而循山麓行南向二

里見其水汪汪北轉環所踰脊井之岡南抵南岡東逼山麓而
西瀕所聚焉蓋惟西北二面大脊環抱可因田爲泉而三所屯
托之所謂潘所金所魏所也乃土官三姓三所在海子西與余所循
山麓隔水相望是水一名清海子一謂之東湖水瀕山麓清徹
可愛然涸時中有淺處可徑而南也今諸山岡支瞰其間湖水
紆折迴抱不啻數十里一統志謂四圍皆山者是謂周廣四里
則不止焉想從其涸時言也又南一里東踰一瞰水之岡又涉
漱水之坡南向一里海子南盡遂西南踰岡而行岡不甚峻而
橫界於東西兩界之間皆廣坡漫衍由其上南行四里稍南下
忽聞水聲已有蓋細流自岡西峽墜溝而南脊有數家在西山下
是爲花箐哨始知其岡自西界老脊度脈而東峙爲東界北走
而聯屬於鳳梧之西坳是爲隱毒山中環大窪而清海子瀦焉
南走綿聳於河口之北厓是爲堯林山前挾交溪而果馬水入
焉不涉此岡不知此脈乃由此也於是隨水南行皆兩界中之
坂隴也或涉西委之水或踰西垂之坡升降俱不甚高深而土
衍不能受水皆不成畦然東山逶迤而不峻西山崇列而最雄
路稍近東山而水悉瀦西山而南焉則花箐諸流之下滙於果
馬溪者又楊林之源矣南行二十五里始有聚落曰羊街子其
西界之山至是始開峽重巒兩壘湊列中有懸箐焉由此而入是
爲果渡木朗乃尋甸走武定之間道蓋西界大山北向一支自

西南橫列東北、起嶺最高、如重蓋上擁、南向一支、亦自西南橫
列東北、排巒稍殺、如外幔斜騫、雖北高南下、而其脉實自南而
北、曼而中懸一箐爲叢薄、爲中通之隙焉、是爲果馬山、而南北
之水由此分矣、羊街子居廬頗聚、又有牛街子在果馬溪西大
山下、與羊街子皆夾水之市、皆木密所分屯於此者、蓋花箐而
南、至此始傍水爲塍耳、是日始（重）此始（時）下午、問前途所宿、必狗街
子、去此尚三十里、恐行不能及、途人皆爲勸止、遂停憩逆旅、草
紀數則、薄暮雨意忽動、中夜聞潺潺聲、
漫不可見、而寒風從後擁雨而來、傘不能支、寒砭風刺、兩臂僵
凍、痛不可忍、十里稍南下、有流自東注於西、始得夾路田畦、蓋羊(1)
街雖有田畦、以溪傍西山、田與路猶東西各別耳、度溪南復上
坡二里、有聚落頗盛、在路右、曰田(閒)易屯、又北一里半、南岡東自
堯林山直界而西、西抵果馬南山下、與果馬夾溪相對、中止留
一隙、從果馬溪南去、溪岸之東山、阻溪不能前、遂轉北溯流作
環臂狀、又有村落倚焉、所環臂中東與行路相向、詢之土人、曰果
馬(林)從此、遂上南岡、平行岡巔二里、是爲尋甸雲南之界、蓋其嶺
雖不甚崇、自南界橫亙、直湊西峰、約十餘里、橫若門閫、平若堵
牆、北屬尋甸、南屬嵩明、由此脊而分焉、稍南路左峰頂、有庵兩

重在松影中、時雨急風寒、急趨就之、前門南向、閉不可入、從東側門、一老僧從東廡下煨椶、見客殊不爲禮、禮佛出、將去之、一爨下僧（號德聞）出留就火、薪不能然、遍覓枯槎焙之、就炙濕衣、體始復蘇、煨栗瀹茶、腸始回溫、余更以所携飯、乘沸湯食之、巳午過矣、零雨漸收、遂向南坡降三里、抵坡下、即楊林海子之西塢也、其處遙山大開、西界即嵩明後諸老龍之脊、東界即羅峰公公館、後分支爲翠峰祖脊、相對夾成大壑、海子中匯焉、其南楊林城所城當鎖鑰、其北堯林山扼河口、海東爲大道所經、海西爲嵩明所履、但其處竹樹漸密、反不遑遠眺、大路東南去、乃狗街子道、岐路直南去、爲入州道、余時聞有南京僧在狗子街州城大道之中、地名大一半村者、欲往參之、然後入州、乃從岐道下竹坑道行一里、有大溪自西北環而東注、即果馬溪之循西山出峽、至是放而東轉者、有橫木梁跨石洑上、洑凡三砥、木三跨而達涯之西、其水蓋與新橋石幢河相伯仲者也、既渡、即平疇遙達、村落環錯、西南直行六里而抵州、由滕中東向遵小逕行二里、過小一半村、又一里、有大路自東北走西南、是爲狗街子入州之道、道之北、即爲大一半村、道之南、即爲玉皇閣、入訪南京僧、（號金山）已暫棲州城某寺、余遂出從大道西南入州二里、又有溪自西而東向注、其水小於果馬之半而頗急、卷石橋跨之、越而西南行、仍濘陷殊甚、自翠峯小路來、雖久雨之後、而免陷

踔之苦、以山徑行人少也、一八大路、遂舉步甚艱、所稱蜀道不在重厓而在康莊、如此又三里、直抵西山下、轉而西南又一里、而入嵩明之北門、稍轉東而南、停於州前旅舍、問南京僧、忘其寺名、無從覓也、

二十七、密雲重布、雖不雨不霧、而街濕猶不可行、予抱膝不下樓、作書與署印州同張、拒不收、又以一刺投州目管、雖收而不卽答、初是州使君爲吾郡鄉薦鈕國藩(武進)、余初入滇、已陞饒州別駕、至是東其轅及月矣、二倅皆南都人、余故以書爲庚癸呼、乃張之扞戾乃爾、始悔彈鋏操竽之拙也、是日買得一野鳧、烹以爲供、

二十八、晨起、濃雲猶鬱勃、惟東方已開、余令肆婦具炊、顧僕候管倅回書、余乃由州署西踐濕徑、北抵城隍廟、其東爲察院、其中北向登山數級、右爲文廟、左爲明倫堂、尊經閣、登閣、天色大霽、四山盡出、始全見海子之水(全身)、當其前、是海子與楊林共之、卽統志所云嘉利澤也、以果馬龍巨江及白馬廟溪之水爲源、而東北出河口、爲北盤江之源者也、由中路再上、抵文廟之後夾衢西入、與文廟前後並峙者、是爲崇鏡寺、寺建於唐天祐中、寺古而宏敞、踞蛇山之巔、今謂之黃龍山、山小而石骨稜稜、乃彌(彌)雄山東下之脈、起而中峙如錐、州城環之、爲州治之後山者也、昔多小黃蛇、故今以龍名、登此、則一州之形勢、盡在目中矣、○嵩明舊名嵩盟、一統

志言州治南有盟巒臺故址、昔漢人與烏白蠻會盟之處、而今改爲嵩明焉、州城亦因山斜遶門俱不正其向與尋甸相似、○嵩明正北、由大山峽口入、竟日而通普岈巖章、爲尋甸西境、正南隔嘉利澤與羅峰公館對、爲楊林北境、正東爲堯林山、踞河口之北、爲下流之砥柱、正西、踰嶺爲舊邵甸縣、其北之梁王山、爲老龍分脊之處、領挈衆山、爲本州西境、與尋甸富民昆明分界者也、○嵩明中環海子田澤沃美、其西之邵甸、南之楊林、皆奧壤也、昔皆爲縣、而今省去、楊林當大道、今猶存所焉、○出寺下山、還飯於店、而管倅回音不至、余遂曳杖出南門、轉而西半里抵塔下、大道東南由楊林去、余時欲由兎兒關、乃西南行一里、有追呼於後者、則管倅以回東具程、命役追至、而程猶置逆旅寓中、因令顧僕返取、余從閒道北向法界寺待之、法界寺者、在城西北五里、亦彌雄山東出之支、突爲崇峯者也、路當從西門出、余時截岡踰隴、下度一竹塢、二里而北上山、躡坡盤級而上、二里踰一東下之脊、見北塢有山一支、自頂下垂、而殿宇重甍、直自峯頂與峯俱下、路有中盤幽中者、有直躡峰頂者、余乃竟躡其頂、一里及之、西望峰後、下有重壑、壑西北有遙巘最高、如負扆挈領、擁立迴環、瞻之甚近、余初以爲嵩明之冠、而不知其即梁王之東面也、轉而東、峰頭有玄帝殿冠其上、其門東向、余入叩畢、問所稱南京師者、仍不得也、先是從城中寺觀覓之、不得

有謂在法界者。故余復迂途至而意意終莫可踪跡乎。由殿前東向下。歷級甚峻。半里得玉虛殿。亦東向。乃道宮也。兩旁危箐迴合。其境甚幽。再下。出天王殿。又下半里。有一庵當懸岡之中。深竹蕃門。重泉夾谷。幽寂窈窕。惜皆閉戶。無一僧在。又下。始爲法界正殿。先入後殿。懸臺之上。其殿頗整。有讀書其中者。而主僧仍不在。乃下禮佛。甫畢。而顧僕亦從塢中上。東廡有一僧出迎。詢知南京僧。未嘗至。而仰觀日色。尚可行三十里。遂詢道於僧。更從北徑爲邵甸行。蓋楊林爲大道。最南而迂。兎兒爲中道。最捷而坦。邵甸爲北道。則近依梁王。最僻而險。余時欲觀其挈領之勢。遂取道焉。由寺前西南轉竹箐中。隨岡而南一里。踰東南之岡出。向所來道。遂南下山一里。抵山下。有塢自西北來。卽前嶺頭下瞰重壑之第一層也。由其南橫度而西南二里。過一村。村南始畦塍相屬。隨塍南下。遂西行畦中一里餘。望見北岡隨嶺頭下瞰重壑之第二層也。其壑西南始遙遙逼梁王最崇峰之下。蓋梁王東突聳懸中霄。北分一支。東下爲靈雲峯。卽白馬所倚。再北分一支。東峙爲法界寺。法界北壑雖與梁王對夾。而靈雲實中界焉。故梁王東麓之溪。瀠注俱從此出也。其流與東山之巨龍江相似。東西距州城遠近亦相似也。溪無

橋涉之、即西上坡、始余屢詢途人、言渡溪而西、必宿大村、村之東皆崇岡絕嶺、漫無村居、問去村若干里、曰三十、余仰視日光、當已不及、而土人言不妨速行而至、再問皆然、遂亟趨登坡一里、有負戴而來者、再問之、曰無及矣、不如返宿、爲明晨計、余隨之還、仍渡溪入白馬廟、廟敞甚、不堪托宿、乃東過駢沓石厓、從村廬之後、問宿於靈雲山僧、是庵名梵虛、僧雖不知禪誦、而接客有禮、得安寢焉、

二十九、晨起、碧天如洗、亟飯、仍半里渡溪、躡西坡而上、迤邐五里、踰岡眷東望嘉利澤、猶在足下、西瞻梁王絕頂、反爲近支所隱、不可見、計其處、正當絕巘之東、此即其支岡也、岡頭多中陷之坎、枯者成窖井、瀦者成天池、稍西北盤岡一里、復西南而下一里、度中窪之底、復西北上、遂行山南嶺坡閒二里、復西南下塢中、其塢自西北崇峯夾中來、中有流泉頗急、循塢西厓東墜、此梁王山東腋去、此楊林往普岸嚴章徑、予支截之而西、半里渡西厓急流、復西北躡岡上、其上頗峻、一里躡峰頭、已正當梁王山之南矣、西向平行嶺頭一里、又西下半里、塢有小水、猶東南流也、一里經塢、又西上踰嶺半里復下、其嶺南北、崇峯夾之、水已西南行、余以爲過脊矣、隨之下一里行峽中、轉而南一里、又有水自西北來、同墜壑東注而下嘉利澤、始知前所過夾峰之脊、

猶梁王南走之餘支也、越水復西北躡峻而上一里半抵峰頭、則當梁王山之西南矣、是峰西南、與南來老脊、又夾坑東北下嘉利澤、是峰東北、與梁王主峯、亦盤谷東下嘉利澤、從脊上平行而西一里餘、山西坳半里、始見其脈自南山來者、從此脊之西北下伏而再起、遂躥峙梁王焉、梁王山者、按志無其名、余向自楊林西登老脊、已問而知之、云在邵甸東北、故余取道再出葛勒山、則曰在邵甸縣西北、高三十里、爲南中名山、遠近諸峯、高無踰此、則所謂三十里者、又指此爲東葛勒山矣、但土人莫

諳舊名、因梁王結寨其頂、遂以梁王名之、志無梁王名、未嘗無東葛勒名也、其脈自徽江府羅藏山東北至宜良、分支東北走者、爲翠峯之支、正支西北走者、由楊林西嶺而北度兔兒關、又北度此而高聳梁王山、橫亙於邵甸之北、其東西兩角並聳、東北垂下臨白馬溪之西、西垂下臨牧養瀦之東、由西垂環而西南爲分支、則文殊商山之脈所由衍也、由東垂走東而北爲正支、則果馬月狐之脊所自發也、西垂曲抱而盤龍之源遂潺湲海東垂橫夾而嘉利之澤派遂匯北盤、宜其與羅藏雄對南北、而共稱梁王云、過脊即漸西降、西瞰夾塢盤窩、皆豐禾芃芃、不若脊東皆重岡荒蹟也、一坡西垂夾塢中、上皆側石斜臥、從其上行二

里、始隨坡下墜、一里及塢、有小溪自東南塢中出、越之西行又半里、有村聚在南山下、皆瓦房竹扉、山居中之最幽而整者、是曰大大村、始東西開塢、梁王山西南之水、由塢北西注、余所越南塢之水、截塢而從之、半里越村之西、又開爲南北之塢、有小水自南來、經西岡下、北合於東塢之水、同破西北峽而下墜、當西出於邵甸之北者也、路越南來小水、遂西南上坡、盤坡而上、約里許越其巔、又西下半里、西南陟塢、其塢似南流者、一里又西踰坡脊、平行坡上、又西一里餘、始見西塢大開、其塢自北而南闢、夾甚遙而環峰亦甚密、塢中豐禾雲麗、村落星羅、而溪流猶僅如帶、若續若斷焉、於是陡降西麓半里抵塢、有村倚麓西而廬、是曰甸頭村、即邵甸縣之故址也、是村猶偏於塢東、塢北有峰中垂、亦有聚廬其上、其地去嵩明州四十里、重巒中閒另闢函蓋、正北則梁王正脊亙列於後、東界即老脊之北走者、西界即分支之南環者、其西北度處、有岰頗平、是通牧漾、東北循梁王山東垂而北、是通普峅嚴章、西踰嶺、通富民縣、東踰嶺、即所從來者、惟南塢最遠、北自甸頭十里至甸尾、塢中之水、南至甸尾、折而西南去、路亦踰山而西、遂爲嵩明昆明之界焉、余既至甸頭村、即隨東麓南行一里、有二潭瀦東厓下、南北相並、中止有岸尺許橫隔之、岸中開一隙、水由北潭注南潭閒、潭大不及二丈、而深不可測、東倚石厓、西瀕大道、而潭南則祀龍神廟

焉。潭中大魚三四尺、汎汎其中、潭小而魚大、且不敢捕、以爲神物也。甸頭之水、自北來流於大道之西、潭中水、自潭南溢流大道之東、已而俱注於西界之麓、合而南去、路則由東界之麓相望、而南塢中屢過村聚、八里有小水自東峽出、西入於西麓大溪、踰之南二里、則甸尾村橫踞甸南之坡、有岐直南十里通兔關、正路則由村西向行一里餘、直抵西界之麓、有石梁跨大溪上、踰梁始隨西麓南行半里、溪水由西南盤谷而入、路西北向、踰嶺一里登嶺頭、一里下嶺西塢中、路復轉西南行、大溪尚出東南峽中、不相見也、蓋其東老脊、南自宜良經楊林西嶺渡而北、一經兔兒關、其西出之峰、突爲五龍山、則挾滙流塘之水、而出松花壩者也、再北經甸尾東、其峯突爲祭鬼山、則挾邵甸之水、而西出滙流塘者也、於是又西越塢脊四里、隨塢西下一里、又有水自北峽來、有梁跨之、其勢少殺於甸尾橋下之水、有村在梁之西、是爲小河口、卽牧漾養之流、南經此、而與邵甸之水合、而出滙流塘者也、過村又西南上嶺、盤折山坡者七里、中有下窪之窩、既而陡下峽中、有小水自西北峽來、渡之、有村聚頗盛、村之南、則邵甸之水已與小河口之流合、而西向出峽、至此復折而南入峽中、是爲滙流塘、其瀠洄之勢可想也、從此路由西岸入峽、其峽甚逼、夾翠駢厓、中通一水、路亦隨之、隨流落照西傾、窈不見影、曲折四里、有數家倚溪北岸、是爲三家村、投宿不納、蓋是時新聞阿迷不順、省中戒

嚴、故昆明各村俱以小路不便居停爲辭、余強主一家、久之、乃爲燃火炊粥、啓戶就榻焉、

十月初一、晴爽殊甚、凌晨從三家村啜所存粥、卽西由峽中行、已乃與溪別、復西踰嶺共三里而入報恩寺、仍轉東二里而過松花壩橋、又循五龍山而南三十里、經省城東北隅南行、已乃轉西度大橋、則大溪之水、自橋而南、經演武場而出入火燒鋪橋下南壩矣、從橋西入省東門、飯於肆、出南門、抵向所居停處、則吳方生方出遊歸化寺未返、余乃坐待之、抵暮握手、喜可知也、

初二、余欲西行、往期阮仁、吾所倩擔夫、遇其姪阮玉灣阮穆聲、見有晉寧歌童王可程以就醫隨吳方生來、始知其在唐晉寧處過中秋甚洽也、

詢候甚篤、下午、仁吾至寓、以擔夫楊秀雇約至、余期以五日後再還往晉寧還、卽啓行、仁吾贐以番帨香扇、

初三、余欲往晉寧與唐玄峯州守大來隱君作別、方生言二君日日念君、今日按君還省、二君必至省謁見、毋中途相左也、盍少待之、乃入叩玉灣、舒叩楊勝寰、知麗江相望已久、既而玉灣來顧寓中、知按君調兵欲征阿迷、然兵未發而路人皆知之、賊黨益猖狂於江州澂江之境矣、玉灣謂余海口有石城妙高相近有別墅、彼已買山、欲營構爲勝地、請備車馬、同行一觀、余辭以晉寧之行不容遲、因迤西期久也、彼又云緬甸不可不一遊、請以騰越莊人爲道、余頷之、

初四、余束裝欲發往晉寧、皆言薄暮舟乃發、不若再飯而行、已而阮玉灣餽榼酒、與吳君分飲之、下午、由羊市直南六里抵南壩、下渡舟、既暮乃行、是晚西南颶風、舟行二十里至海夾口泊、三鼓乃發棹、昧爽、抵湖南涯北圩口、乃觀音山之東南瀕海處、其涯有温泉焉、舟人有登浴者、余畏風寒、不及沐也、於是掛帆舟向東南行二十里至安江村橋梳櫛於飯肆、仍南四里過一小橋、卽西村四通橋分注之水、爲歸化晉寧分界處、又南四里入晉寧州北門、皆昔來暗中所行道也、至是始見其田疇廣闢、城樓雄壯焉、入門、門禁過往者不得入城、蓋防阿迷不靖也、既見大來、各道相思甚、急飯而入叩州尊、相念更切、於是遂宴於署、夜寢於下道、供帳極其鮮整、

初五、初六、初七、日日手談於內署、候張調治黃從月黃沂水禹甸與唐君大來、更次相陪、夜宴必盡醉乃已、

初八、飯後、與黃沂水出西門、稍北、過舊陽城堡、卽所謂古土城也、其西北爲明惠夫人廟、祀晉寧州刺史李毅女、夫人功見一統志、有元碑首句云、夫人姓楊氏名娘、李毅之女也、既曰李氏、又曰姓楊、何謬之甚耶、豈夫人之夫乃楊姓耶、然辭不達甚矣、人傳其肉猶存肉身、舁加髹焉、故大倍於人、余不信、沂水云、昔年鼠傷其足、露骨焉、不妄也、是日州牧幕傅良友來拜、餽以榼醴、

傅、江西德化人、

初九、余病嗽、欲發汗、遂臥下道、

初十、嗽不止、仍臥下道、唐君晨夕至榻前、邀諸友來看、極其睠戀、

十一、余起、復入內署、蓋州署無事、自清晨邀以入、深暮而出、復如前焉、是日傅幕復送禮、余受其雞肉、轉寄大來處、下午、傅幕之親姜廷材來拜、金谿人

十二、唐州尊饋新製長褶棉被、余入謝、併往拜姜於傅署、遇學師趙、相見藹藹、及往拜趙於學齋、遇楊學師交相拜焉、詢趙師六涼有何君巢阿否、趙、六涼縣人、故詢之、趙言六涼無之、當是浪穹人、然同宦於浙中、相善、趙君陞任於此、過池州、問六安何州君、已丁艱歸矣、四月初至鎮遠、其所主之家、即何所先主者、是其歸已的、但余前聞一僧言貴州水發時、城中被難者、有一浙江鹽官損二十餘、俱遭漂沒、但不知其姓、以趙君先至鎮遠期計之、似當其時、心甚惴惴、然無可質問也、從陳木叔集中、轉得二知己、爲吳太史淡人、及何陸涼巢、阿俱不及面、豈淡人爲火斃於長安、今又有此水厄、雖未的、何遇之奇也、

十三、州尊赴楊貢生酌、張調治以騎邀遊金沙寺、以其莊田在其西麓也、出西門、見門內有新潤之房頗麗、問之、即調治之兄名某以鄉薦任常州判、甫自今春抵家、因讒與調治不睦、出西門外直西行田塍中、其路甚坦、其塢即南自河閒舖直北而出者、至此乃大開洋、北極於滇池焉、西界山東突而瀕塢者爲牧羊山北突而最高者、爲望崔山、其走北之餘脉爲天城、又西爲金

沙則散而瀕海者也東界山西突而屏城南者爲玉案山北峙而最高者爲盤龍山其環北之正脊爲羅藏山則結頂而中峙者也州治倚東界之麓大堡河閒合流於西界之麓北出四通橋分爲兩流一直北下滇海一東繞州北入歸化界由安江村入滇海徑塢西行三里上溪堤有大石梁跨溪上是爲四通橋由橋西直上坡爲昆陽道西北由岐一里半爲天女城上有天城門遺址古石兩壘如雕刻亭簷狀昔李毅之女秀代父領鎮時築城於此故名城阜斷而復起西北瀕湖者其山長繞爲黃洞山西南並天城而夾峙者其山員聳爲金沙山此皆土山斷續南附於大山者也金沙之西則滇海南漱而入直逼大山金沙之南則望窪山高擁而北瞰爲西界大山北隅之最其西則將軍山聳厓突立與望窪駢峙而出第望窪則北臨滇海耳將軍則北臨滇海耳黃洞山之西有洲西橫海中居廬環集其上是爲河泊所乃海子中之蝸居也今已無河泊官而海子中渡船猶泊焉其處正西與昆陽對截湖西渡止二十里陸從將軍山繞湖之南其路倍之由天女城盤金沙山北夾又一里半而入金沙寺寺門北向亦盤龍蓮峰師所建也寺頗寂寞由寺後拾級而上爲玉皇閣又上爲眞武殿俱軒敞而北向瞻湖得海天空濶之勢山之西麓則連村倚曲民居聚焉入調治山樓飯而登山凭眺寺中下寺步田畦水曲觀調治家人築場收穀載

月入城、皎潔如晝、而寒悄逼人、還飯下道、不候唐君而臥、唐君夜半乃歸、使人相問、余已在夢境中矣、

十四、在署中、

十五、在州署夜酌而散、復出訪黃沂水、其家寂然、花陰靡亂、惟聞犬聲、還步街中、恰過黃、黃乃呼酒、踞下道門、當月而酌、中夜乃散、

十六、余欲別而行、唐君謂連日因歌童就醫未歸、不能暢飲、使人往省召之、爲君送別、必少待之、余不能却

十七、十八、皆在署中、

十九、在州署、夜月皎而早陰霾、

二十、二十一、在州署、兩日皆倏雨倏霽、

二十二、唐君爲余作瘞靜聞骨記、三易稿而後成、已復具酌演優、餞候楊趙二學師、及唐大來黃沂水昆仲、爲同宴以餞、

二十三、唐君又餽綿襖夾褲具厚贐焉、唐大來爲余作書文甚多、且寄閔次公書、亦以青蛺贐、乃入謝唐君、爲明日早行計、

晉寧、乃滇池南一塢稍開、其界西至金沙江、山、沿將軍山而抵三尖村、與昆陽界不過二十里、東至盤龍山頂、與澂江界不過十里、北至分水河橋、與歸化界不過五里、南入山塢、與澂江界不過十里、總計南北不及三十里、不及諸蠻酋山徼一曲也、○晉寧之水、惟四通橋爲大、其內有二溪俱合於牧羊山下石壁村、

一爲大壩河、卽河澗舖之流出自關索者、余昔往江川由之、一爲大甫河、出自鐵爐關者、與新興分水之嶺界、二水合而出四通橋、又分其半、東灌州北之田、至州東北、又有盤龍山澗之水、自州城東南隅、循城北流、引爲城濠而下、合於四通東灌之水、逐北爲歸化縣分界、而出安江村、其河乃唐公新濬者、晉寧二屬邑、俱在州東北境、亦滇海東南之餘塢也、歸化、在州北二十里、呈貢、又在歸化北四十里、呈貢北、卽昆明縣界、東北、卽板橋路、東卽宜良界、東南卽羅藏山陽宗界、歸化北五里、有蓮花洞四山一名龍洞、有水出其間、羅藏山、在歸化東十里、盤龍山東北之主峰也、東南距澂江府四十里、其山高聳、總挈衆山、與卽甸之梁王山對、亦謂之梁王山、以元梁王結寨其上也、西北麓爲滇池、東南麓爲明湖撫仙湖、水之兩分其歸者、以此山爲界、水之三匯其壑者、亦以此山爲環、然則此卽甸梁王、此更磅礴矣、其脉自鐵爐關東度爲關索嶺、又東爲江川北屈顙巔山、遂北走爲此山、又東至宜良縣西境、又北度楊林西嶺、又北過兔兒關、又北結爲卽甸梁王山、而爲果馬月狐之脊焉、○晉寧、四門、昔皆傾圮、唐玄宰莅任、卽修城建樓、極其壯麗、○晉寧東至澂江六十里、西至昆陽四十里、南至江川七十里、北至省會一百里、東南至路南州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宜良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新興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安寧州一百二十里、○唐晉寧

初授陝西三水令、以禦流寇功、陞本州知州、憂歸、補任於此、
乃郎年十五歲、文學甚優、落筆有驚人語、餘三子俱幼。唐大
來名泰、選貢、以養母繳引、詩畫字俱得董元宰三昧、予在冢時、
陳眉公郎先寄以書云、良友徐霞客、足跡遍天下、今來訪雞足、
幷大來先生、此無求於乎原君者、幸善視之、比至滇、余囊已罄、
道路不前、初不知有唐大來可告語也、忽一日遇張石夫謂余
曰、此閒名士唐大來不可不一晤、余遊高嶠時、聞其在傅元獻
別墅、往覓之、不值、還省、忽有揖余者曰、君豈徐霞客耶、唐君待
先生久矣、其人卽周恭先也、周與張石夫善、與張先晤唐、唐卽
以眉公書誦之、周因又爲余誦之、始知眉公用情周摯、非世誼所及
矣、大來雖貧、不能負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窮而獲所濟、出
於望外如此。唐大來其先浙之淳安籍、國初從戎於此、曾祖
金、嘉靖戊子鄉薦、任卽武同知、祀名宦、祖堯官、嘉靖辛　解元、
父懋德、辛卯鄉薦、臨洮同知、皆有集、唐君合刻之、名篔堂集、李
本寧先生爲作序、甚佳。大來言、歷數其先世、皆一仕一隱、數
傳不更、故其祖雖發解、竟不仕、而年甚長、今大來雖未發解、而
詩翰爲滇南一人、眞不忝厥祖也、但其胤嗣未耀、二女俱寡、而
又孀無昆季、後之顯者將何待乎、大來之岳爲黃麟趾字仁[illegible]、
以鄉薦任山東嘉祥令、轉四川順慶府某縣令、卒於仕、卽黃沂
水禹甸之父、從月之兄也、其祖名明良、嘉靖乙酉鄉薦、仕至畢

簡兵憲有牧羊山人集。大來昔從廣南出粵西抵吾地亦以
粵西山水之勝也爲余言廣南府東半日多程有寶月關甚奇
從廣南東望崇山橫障翠截遙空忽山間一孔高懸直透中扃
光明如滿月綴雲端眞是天門中開路由其下盤躋而入大若
三四城門其下旁又一竅潛通滇粵之水又按黃麟趾昭陽關
詩注云關口天成一石虎頭眈眈可畏（詩曰何代鑿鴻濛鑿山窈窕通五丁輸地力一
竅自天工域軫華夷界當關虎豹雄棄繻愁日暮驅策亂流中）按昭陽卽此洞也唐君謂之寶
月者又其別名耳此路東去卽歸順余去冬爲交夷所梗不能
從此。盤龍山蓮峯祖師名崇焰元至正間以八月十八日涅
槃作偈曰三界與三塗何佛祖不由不破則便有能破則便無
老僧有吞吐不下門徒不肯用心修切忌切忌師素不立文字
臨去乃爲此與遺蛻俱存至今以此日爲盤龍會云。邵眞人
以正初名璇晉寧人其父名仁叔名忠俱由蘇州徙此閣老劉
逸挽忠詩有曰三郎足下風雲達忠子玘領鄉薦小阮壺中日月長（謂眞人
末句又曰悵望蘇州是故鄉見州晉時晉寧之地曰寧州南
蠻校尉李毅持節領此討平夷寇五十八部惠帝時李雄亂毅
死女秀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竟破賊保境北卒羣夷爲之立廟
是時寧州所豁之境雖廣而駐節之地實在於此至唐武德中
以其爲晉時寧州統會之地置晉寧縣此州名之所由始也州
名宦向有李毅及王遜姚岳等迨萬曆閒吳郡許伯衡修州志

謂今晉寧州地已非昔時五十八部之廣以一隅而僭通部之祀非諸侯祭封山川義遂一併撤去之幷志傳亦削去而其女有廟在古城岳雖去而岳亦有廟在州西有功斯土非豎儒所能以意滅者也許伯衡謂昔時寧州地廣今地隘李毅雖嫡祖晉寧不得而祀之猶支子之不得承祧祀大宗也余謂晉寧乃嫡冢非支子比毅所豁五十八部雖廣皆統於晉寧今雖支分五十八部皆其支庶而晉寧實承祧之主若晉寧以地不祀將委之五十八部乎則五十八部復以支分非所宜祀是猶嫡冢以支庶衆多互相推委而虛大宗之祀也然則李毅一方宗祖將竟委之莫若敖乎故余謂唐晉寧唐大來首以復祀李毅爲正

祇自我朝始遂令千載英靈空存躬蠻一方故寔竟作塵灰可嘆也然毅雖削

二十四街鼓未絕唐君令人至言蚤起觀天色見陰雲釀雨風寒襲人乞再遲一日候稍霽乃行余謝之曰行不容遲雖雨不爲阻也及起風雨淒其令人有黯然魂銷意命庖人速作飯余出別唐大來時余欲從海口安寧返省完省西南隅諸勝從西北富民觀螳螂川下流而取道武定以往雞足乃以行李之重者託大來令人另齎往省而余得輕具西行焉方抵大來宅報晉寧公已至下道亟同大來及黃氏昆玉還道中晉寧公復具酌於道秣馬於門時天色復朗遂舉大觥登騎出道從西門三里度四通橋從大道直西行半里西上坡從其西峽轉而西南上一里半直躡望鶴嶺西岰又西下涉一澗稍北即瀕滇池之

涯、共五里循南山北麓而西、有石聳起峰頭北向指滇池、有操戈介冑之狀、是爲石將軍、亦石峯之特爲巉峭者、其西有廟北向、是爲石魚廟、其西南又有山西突、亞於將軍者、即石魚山也、又西二里海水中、石突叢叢、是爲牛戀石、涯上村與鄉、俱以牛戀名、謂昔有衆牛飲於海子、戀而不去、遂成石名、於是又循峽而南二里、踰平坡南下、有水一塘、直浸南山之足、是爲三尖塘、塘南山巒高列、塘北度脊平衍、脊之北即滇池、牛戀塘水不北洩、而東破山腋、始知望鶴之脉、自西來不自南來也、從塘北西向溯塢入、其塢自西而東、即塘水之上流也、三里塢西盡處、有三峰排列、其南最高者、即南山之再起者也、其中一峰、則自南峰之西繞峽而北、峙爲中峰焉、北峯則瀕滇池而東度爲石將軍望鶴山之脉矣、中峯之東、有村落當塢、是爲三尖村、晉寧村落止此、西沿中峰而上一里、與南峰對夾之中、復阻水爲塘、不能如東塘之大、而地則高矣、又平上而西一里、踰中峯之脊、從脊上西南直行、爲新興道、踰脊西北下、即滇池南涯、是爲昆陽道、而晉寧昆陽、以是脊爲界焉、於是昆陽新舊縣治、俱在一望、直下半里、沿滇池南山隴半西行二里餘、有村在北涯之下、滇池之水環其前、是曰赤峒裏、亦池濱聚落之大者、而田則不能成壑焉、又西由村後踰巔南上、既而西下三里、有村倚南山北麓、盤其嘴而西、於是西峽中開、自南而北、與西界山對夾成塢、其脊南自新興界分支北

下、西一支、直走而爲新舊縣治、而北盡於舊寨村、東一支、即赤峒裏之後山、濱池而止、東界短、西界長、中開平塢爲田、一小水貫其中、亦自南而北入滇池、即志所稱渠濫川也（按隋史萬歲自蜻蛉川至渠濫川破三十餘部、當即指此）由東嘴截塢而西、正與新城相對、而大道必折而南、盤東界之嘴以入、三里始西涉塢、徑塢三里、又隨西界之麓北出一里半、是爲昆陽新城、又北一里半、爲昆陽舊城、於是當滇池西南轉折處矣、舊城有街衢闤闠堵而無城郭、新城有樓櫓雉堞而無民廬、乃三四年前舊治經寇、故卜築新邑、而帝舍猶仍舊貫也、舊治街自南而北、西倚山坡、東瞰湖涘、至巳日晨、亟飯於帝、此州有天酒泉、普照寺、以無奇不及停屐、遂北行四里、稍上踰一東突之坳、其山自西界橫突而出、東懸滇海中、路踰其坳中而北下、其北滇海復嵌塢西入、其突出之峰遠眺若中浮水面、而其西實連綴於西界者也、乃西轉沿一塢共四里、又北向循滇池西崖山麓行五里、又有小峯傍麓東突、南北皆湖山環抱之、數十家倚峰而居、是爲舊寨村、由村北過一塢、其塢始自西而東、塢北有山一派、亦自西而東、直瞰滇海中、北二里抵山下、直躡山北上一里餘、從嶺屓始轉東向山坳行、又里餘從東嶺盤而北、其嶺南北東三面俱懸滇海中、正東與羅藏隔湖相對、此地杳僻隔絕、行者爲畏途焉、嶺北又有山一支從水涯之北、亦自西而東、直瞰滇海中、與此嶺南北遙對成峽、滇海驅納

其中、外若環窩、中駢東戶、是爲海口南嶺北下之處、峻削殊甚、
余慮日暮、驅馬直下二里、復循塢西入二里、西踰一幼、由幼西
下、其西山塢環開、中爲平疇、滇池之流、出海就峽中貫成河、是
爲螳螂川焉、二里有村傍塢中南山下、過之、行平疇閒西北四
里、直抵川上、有聚落成衢、濱川之南、是曰茶埠墩、卽所謂海口
街也、有公館在焉、監察御史按臨必躬詣其地、爲一省水利所
係耳、先是唐晉寧謂余海口無宿處、可往柴廠莫土官鹽肆中
宿、蓋唐以候代巡、常宿其家也、余問其處、尙去六七里、而日色
昏暮、且所謂海門龍王廟者、已反在其東二里、又聞阮玉灣言
有石城之勝、亦在斯地、將留訪焉、遂不復覓（前）旅投宿、

二十五、令二騎返晉寧、余飯而躡蹻、北抵川山、望川北石厓矗
空、川流直嚙其下、問所謂石城者、土人皆莫之知、惟東指龍王
堂、在盈盈一水閒、乃滇川南岸東向從之二里、南岸山亦突而
臨川、水反舍北而逼南、南厓崩嵌盤沓、而北厓則開繞而受民
舍焉、是謂海門村、與南厓相隔一水、不半里、中有洲浮其吭閒、
東向滇海、極吞吐之勢、峙其上者爲龍王堂、時渡舟在村北岸、
呼之莫應、余扳南厓水窟、與水石相爲容與、忘其身之所如也、
久之、北厓村人以舟至、遂渡登龍王堂、堂當川流之中、東臨海
面、時有賽神者浮舟而至、而中無廟祝、後有重樓、則阮祥吾所
構也、廟中有碑頗多、皆成弘以後撫按相度水利、開濬海口、免

於汎溢、以成瀕海諸良田者、故巡方者以此爲首務云、出廟渡北岸、居廬頗集、其北向所倚之山有二重、第一重横突而西、多石而西垂最高、卽斷而瀕於川之北岸者、第二重横突而東、多土而東繞最遠、卽錯出而盡爲池之北圩者、二重層疊於村後、蓋北自觀音山盤礴而盡於此、村氓俱阮氏莊佃、余向詢阮玉灣新置石城之勝、土人莫解、謂阮氏有坟在東岸、候指至此、村人始有言石城在里仁村、其村乃囉囉寨、正對(與)茶埠墩(對)從此有小徑、向山後峽中西行三里、可至、余乃不東向阮坟而西覓里仁焉、卽由村後北踰第二重石峰之脊北向下、路旁多錯立之石、北亦開塢、而中無細流、一里隨塢西轉、已在川北岸、直(直)削石峯之後、蓋峯南漱逼川流、故取道於峯北耳、其內桃花萬株、被隴連壑、想其蒸霞煥彩時、令人笑武陵天台爲燼火矣、西一里過桃林、則西塢大開、始見田疇交滕、溪流霍霍、有村落西懸北山之下、知其卽爲里仁村矣、蓋其塢正南直(直)立石山西盡於此、塢瀕於川、亦有一村臨之、是爲海口村、與茶埠墩隔川相對、有渡舟焉、其塢之東北踰坡、塢之西北循峽、皆有路六十里而抵省會、而里仁村當塢中之北、山下半里抵村之東、見流泉交道、山屋閒樹木叢蔭、上有神宇、蓋龍泉出其下也、東塢以無泉、故皆成旱地、西塢以有泉、故廣闢良疇、由村西盤山而北、西塢甚深、其塢自北峽而出、直南而抵海(瀕)口村焉、村西所循之山、其上多

蹲突之石、下多崆峒之厓、有一竅二門西向而出者、予覺其異、而詢之土人、石城尚在塢西嶺上、其下亦有龍泉焉、可遵之而上、共北半里、乃西下截塢而度、有一溪亦自北而南、中乾無流、涉溪西上共半里、聞水聲濺濺、則龍泉溢西山樹根下、瀦爲小潭、分瀉東南去、由潭西上嶺半里、則嶺頭峯石湧起、有若卓錐者、有若夾門者、有若芝擎而爲臺、有若雲臥而成廓者、於是循石之隙、盤坡而上、墜壑而下、其頂中窪、石皆環成外郭、東面者巑岏森透、西面者穹覆壁立、南面則余之踰脊而下者、北面則有石窟曲折、若離若合、閒一石墜空當關、下覆成門、而出入由之、圍壑之中、底平而無水、可以結廬、是所謂石城也、透北門而出、其石更分枝簇蕚、石皆青質黑章、廉利稜削、與他山迥異、有牧童二人復引余循厓東轉、復入一石隊中、又得圍厓一區、惟東面受客如門、其中有趺坐之龕、架板之牀、皆天成者、出門稍南、廻顧門側有洞岈然、亟轉身披之、其洞透空而入、復出於圍厓之內、始覺由門入、不若由洞入更奇也、計圍厓之後、即由石城中望、所謂東面巑岏處矣、出洞、仰眺洞上石峯層沓高聳無比復有一老囉囉披獸皮前來引余、相與扳躋其上、如衆臺錯立、環中窪而峙其東、東眺海門、明鏡漾空、西俯窪底、翠瓣可數、而隔厓西峯穹覆之、上攢擁尤高、乃下峯復度南脊、轉造西峰、則穹覆上厓復有後層分列、其中開峽東墜危坑而下、其後則土山

高擁負扆於上、聳立之石、或上覆平板、或中剖斜楞、厓脇有二小穴如鼻孔、羣蜂出入其中、蜜漬淋漓其下、乃厓蜂所巢也、兩牧童言三月前土人以火薰蜂而取蜜、蜂已久去、今乃復成巢矣、童子競以草塞孔、蜂輒翁翁然作銅鼓聲、凭覽久之、乃循墜坑之北、東向懸厓而下、經東石門之外、猶令人一步一回首也、先是從里仁村望此山峯頂聳石一叢、不及晉寧將軍峯之偉杰、及抵其處、而開閣曲折、層沓玲瓏、幻界莫測、鍾秀特異、信乎靈境之不可以外象求也、蓋是峰西倚大山、此其一支東竄、峯頂中凹、石骨內露、不比他山之以表暴見奇者、第其上無飛流涵瑩之波、中鮮翦棘梯厓之道、不免爲兔狐所窟耳、老囉囉言、此石隙土最宜茶、茶味迥出他處、今阮氏已買得之、造庵結廬、招淨侶以開勝壤、豈君卽其人耶、余不應去、信乎買山而居、無過此者、下山仍過塢東一里、經里仁村東南一里、抵螳螂川之北、西望海口、有渡可往茶埠、而東眺瀕川、石厓聳削、先從茶埠隔川北望、其巑岏嵌突中、見白垣一方、若有新茅駕其上者、今雖厓石掩映、不露其影、而水石交錯、高深嵌空、其中煞當有奇勝、遂東向從之抵厓下、厓根插水、有亂石瀠洄之、遂扳躋水石閒、沿厓南再東、忽見石上有痕、躡厓直上、扳躋甚峻、掛石懸厓之跡、俱倒影水中、方下見爲奇、又忽聞謦咳聲落頭上、雖仰望不可見、知新茅所建不遠矣、再穿下覆之石、則白垣正在其上、一

道者方鑿厓塡路、迎余入坐茅中、其茅僅逾方丈、明窓淨壁、中無佛像、亦無爨具、蓋初落成而猶未棲息其閒者、道人吳姓、卽西村海口人、向以賈遊於外、今歸而結靜於此、可謂得所托矣、坐茅中、上下左右、皆危厓綴影、而澄川漾碧於前、遠峰環翠於外、隔川茶埠、村廬繚繞、煙樹堤花、若獻影鏡中、而川中鳧舫賈帆、魚罾渡艇、出沒波紋閒、棹影櫂浮嵐、櫓聲搖半壁、恍然如坐畫屏之上也、既下、仍西半里、問渡於海口、村南渡茶埠街、入飯於主家、已過午矣、茶埠有舟隨流十里往柴廠載鹽渡滇池、余不能待、遂從村西遵川堤而行、其堤自茶埠西達平定、隨川之南涯而築之、蓋川水北依北岸大山而西、其南岸山勢層疊、中多小塢、故築堤障川、堤之南、屢有小水自南峽出、亦隨堤下注、從堤上西行、川形漸狹、川流漸迅、七里、有村廬倚堤北、下臨川堤閒、有亭有碑、卽所謂柴廠也、按舊碑謂之漢廠、莫土官鹽肆在焉、至此川迅石多、漸不容舟、川漸隨山西北轉矣、堤隨之、又西北七里、水北向逼山入峽、路西向度塢登坡、又二里、有數家踞坡上、曰平定哨、時日色尚高、以土人言前途無宿處、遂止、二十六、雞再鳴、飯而出店、卽北向循西山而行三里、曙色漸啓、見有岐自西南來者、有岐自東北來者、而中道則直北踰岰、蓋西界老龍山至此度脉而東、特起一峰、當關中突、扼障川流、東曲而盤之、流爲所扼、稍東遜之、遂破腋北西向、墜級爭趨、所謂石龍

壩也此山名爲九子山實海口下流當關之鍵平定哨在其南大營莊在其東石龍壩在其北山不甚高亦不甚大員阜突立正當水口故自爲雄耳山巔有石九枚其高逾於人駢立峰頭土人爲建九子母廟以石爲九子故以山爲九子母也余時心知正道在中疑東北之岐爲便道且可一瞰川流遂從之一里抵大桴(警)莊則川流轟轟在下舟不能從水陸不能從峽必仍還大路逶迤乃得於是返轍從峯西逾嶺北下共二里有小水自西南峽來度之復西上逾坡則坡北峽中螳川之水自九子母山之東破峽北出轉而西繞山北而墜峽峽中石又橫阻而層關之水橫(衡)直搗或跨石之頂或竄石之脇湧起一層復騰躍一層半里之間連綴五六級此石爲龍壩也此水之不能通舟皆以此石爲梗昔治水者多燔石鑿級不能成功土人言鑿而輒長未必然也石級既盡峽亦北轉路從峽西山上隨之北行下瞰級盡處峽中有水一方獨清瀦土人指爲青魚塘言塘中青魚大而多按志昆陽平定鄉小山下有三洞泉出匯而爲潭中有青魚甚大俗呼隨龍魚豈卽此耶北二里峽稍開有村在其下爲青魚塘村北二里西北躡一嶺此嶺最高始東見觀音山與羅漢寺碧雞山兩峰東峙又北見遙山一重橫亞衆山之北西盡處特聳一峯最高爲筆架山其西又另起一峰與之駢立則老龍之龍山也東盡處分峙雙岫亦最高爲進耳山其南峭稍伏

而豁、則大道之碧雞關也、西最高之閉、有芙峰獨銳、透穎於橫
幽之南、是爲龍馬山、其下則沙河之水所自來也、惟西向諸山
稍伏而豁、大道之往迤西者從之、而老脊反自伏處南度、老龍之脊、
西北自麗江崔慶東南下至楚雄府南、又東北至祿豐羅次北
境、又東至安寧西北境東突爲龍山、遂南從安寧州之西、又南
度三泊縣之東、又南繞昆陽州之西南乃折而東、經新興州北、
爲鐵爐關、又東經江川縣北、爲關索嶺、又東峙爲屈顙巔山、乃
折而東北爲羅藏山、則滇池撫仙湖之界脊也、始由一里踰其巔、又西北下一里、則螳
川之水自嶺之北麓環而西、又轉而南、嶺西有村、瀕川而居、置
渡川上、是曰武趣河、昆陽西界止此、過渡即爲安寧州界、武趣
之河、遶村南曲、復轉西峽去路、渡河即西北上坡、連越土隴二
重、共五里北下、有水一塘在東塢中、又北二里、有水一塘在西
塢中、又北一里半、有村在路東、又北一里半、坡乃北盡、坡北始
開東西大塢、乃下坡西向行塢中二里、有水東北、自北界橫亙
中、夾峰下來、是爲沙河、其流頗大、有石梁東西跨之、河從梁下
南去、螳川之水、自武趣西峽轉而北來、二水合於梁南半里、遂
西北至安寧州城之南、於是北向經城東而北下焉、過沙河橋
又西北一里、則省中大道自東北來、螳大川道自城南來、俱會
於城東、有巨石梁東西跨川上、勢甚雄壯、過梁、即爲安寧城、入
其東門、闤闠頗集、乃沽飲於市、爲温泉浴計、飲畢、忽風雨交
至、始持傘從南街西行、已而知道祿棟大道、乃返而至東門內、
從東街北行半里、過州前、從其東復轉北半里、有廟門東向、額

曰靈泉、余以爲三潮聖水也、入之有五井在門左、其上累木横
架爲梁、欄上置轆轤以汲、汲乃鹽井也、其水鹹苦、而渾濁殊甚、有
監者一日兩汲而煎焉、(安寧一州、每日夜煎鹽千五百斤、城内
六十斤小者煎四十斤、鹽井四、城外鹽井二十四、每井大者煎
皆以桶擔汲而煎於家、又西過城隍廟而北、共半里出北門、風
雨淒淒、路無行人、余興不爲止、冒雨直前、隨螳川西岸而北三
里半、有一村聚在西山麓、其後廟宇東向臨之、余不入、又北二里
半、大路盤山西北轉、有岐下坡隨川直北行、余乃下從岐一里
半、有舟子艤舟渡上川東岸、雨乃止、復循東麓而北抵北嶺下、
一里下其北塢、有小水自東北來、西注於川、横木橋渡之、共一
里、又西北上坡、有村當坡之北、路從其側、一里踰坡而北、再下
再上共三里、西瞰堂川之流、已在厓下、而厓端有亭、忽從足底
湧起、俯瞰而異之、亟捨路西向下入亭中、見亭後石骨片片、如
青芙蓉湧出、其北復有一亭、下乃架木而成者、瞰其下則中空
如井焉、有懸級在井中、可以宛轉下墜、余時心知温泉道尚當
從上北行、而此奇不可失、遂從級墜井下、其級或鑿石、或嵌木、
或累梯、共三轉、每轉約二十級、共六十級而至井底、井孔大僅
圍四尺、其深下垂及底約四五丈、井底平拓、旁裂多門、西向臨
螳川者爲正門、南向者爲旁門、旁門有辟斜障、辟開裂竅四五、
若窗櫺戶牖、交透疊映、土人因號之曰七竅通天、七竅者、謂其

下之多門、通天者、謂其上之獨貫也、旁門之南、厓壁巉削、辟列
川上、其下洞門另闢、駢開、凡三四處、皆不甚深、透然川漱於前、
厓辟於上、而洞門累累、益助東洞之勝、再南厓石轉突處、有一
巨石下墜厓側、迎流界道、有題其爲醒石者、爲冷然筆 冷然、學道楊師
孔號、貴州人、石北危厓之上、有大書虛明洞三大字者、高不能矚其
何人筆、其上南厓、有石橫斜作垂手狀、其下亦有洞西向、頗大
而中拓、然中無嵌空透漏之妙、虛明二字、非北洞不足以當之、
虛明大書之下、又有刻聽泉二字者、字甚古拙、爲燕泉筆、燕泉、都憲
何孟春號、何彬州人、又其側有此處不可不飲、爲升庵筆、升庵、楊太
史慎號、而刻不佳、不若中洞門右有此處不可不醉、爲冷然筆、刻
法精妙、遂覺後來者居上、又聽泉二字上、刻醒石詩一絕、標曰
姜思睿、而醒石上亦刻之、標曰譜明、譜明不知何人、然一詩而
何以二標、豈譜明乃姜之別字耶、此處泉石幽倩、洞壑玲瓏、眞
考槃之勝地、惜無一人棲止、大洞之左、穹厓南盡、復有一洞、見
煙自中出、亟入之、其洞狹而深、洞門一柱中懸、界爲二竅、有曜
曜因髮赤身、織草履於中、煙卽其所炊也、洞南厓盡、卽前南來
之塢下而再上處也、時顧僕留待北洞、余復循厓沿眺而北、北
洞之右厓復北盡、遂躡坂東上、仍出厓端、南來大道半里、有庵
當路、左下瞰西厓之下、廬舍駢集、卽溫泉在是矣、庵北又有一
亭、高級東峯之半、額曰冷然、當溫泉之上、標以御風之名、楊君

可謂冷煖自知矣由亭前躡石西下石骨稜厲余愛其石扳之下墜則温泉在焉池匯於石厓下東倚厓石西去螳川數十步池之南有室三楹北臨池上池分內外外固清瑩內更澄澈而浴者多就外池內池中有石高下不一俱沉水中其色如緑玉映水光艷煜然余所見温泉滇南最多此水實爲第一池室後當東厓之上有佛閣三楹額曰煖照南坡之上有官亭三楹額曰振衣千仞皆爲土人鎖鑰不得入余浴既散步西街見賣漿及杯者以浴熱買杯啖之因問知虛明之南尚有雲濤洞川之西岸曹溪寺旁有聖水相去皆三里皆反在其南可溯螳川而遊也蓋温池之西濱螳川東岸夾廬成衢隨之而北百里而達富民川東岸山最高者爲筆架峯即在湯池東北志所謂岱晟山也川西岸山最高者爲龍山曹溪寺在其東隴之半志所謂葱山也二山夾螳川而北流而葱山則老脊之東盤者矣余時抵川上欲先覓曹溪聖水而渡舟在川西岸候之不至遂南半里過虛明諸洞下南抵厓處坡曲爲塢宜仍循川岸而南以無路遂上昔來大路隅由小岐盤西厓而南亦再下上再上一里半有一村在坡南是爲沈家莊老婦指雲濤洞尚在南坡外又南陟塢半里登坡路絕而不知洞所在西望隔川有居甚稠其上有寺當即曹溪有村童拾薪川邊遥呼而問所謂雲濤者其童口傳手指以川隔皆不能辨望見南坡之下有石厓一叢漫趨之至

其下仰視石隙叢竹娟娟上有朱扉不掩登之則磴道逶迤軒亭幽寂餘花殘墨狼藉蹊閒雲牖石牀離披洞口軒後有洞門下敔上有層樓橫踏皆西向先登其樓樓中供觀世音諸仙像香几燈案皆以樹根爲之多有奇古者其南有臥室一楹米盎書篋猶宛然其內而苫衣蘿綳封埋已久寂然經行不辨其何人所搆何因而廢也下樓入洞初入若室一楹側有一窗下陷窈黑其北又裂一門透裂入有小竅斜通於外見竹影竄入其內卽墮黑而下南下杳不知其所底北眺亦有一牖上透苐透處甚微光不能深燭以手撾隘以足投空時時兩無所着又時時兩有所碍既至其底忽望西南有光熠然轉一隘始見其光自西北頂隙透入其處底亦平而上復穹焉高盤倏然有影掠隙光而過心異之呼顧僕聞答聲正在透光之隙其所過影卽其影也復轉入黑底隙隘厓懸無由着足然而機關漸熟升降似易覺明處之愧悸不若暗中之膽壯也再上一層則上牖微光亦漸定其中生朗其旁亦有細級宛轉厓閒或頹或存但初不能見耳出洞仍由前軒出扉外見右厓有石刻一方外爲棘刺結成窠網遙不能見余計不能去竟踐而入之巾屨俱爲鉤卸又以布縛頭護網始得讀之乃知是庵爲天啓丙寅州人朱化孚所搆朱爲壬辰進士其樓閣軒亭俱有名額住山僧亦有名有詩未久而化成空衍遺構徒存祇增慨耳既下至川岸若一航渡之

卽西上曹溪、時不得舟、仍北三里至温泉、就舟而渡、登西岸、溯川南行、望川東虛明厓洞、若卽若離、杳然在落花流水之外、南一里、又見川東一厓排突、亦如虛明、其下亦有多洞遊裂、門俱西向、有大書其上、爲青龍洞、爲九曲龍宮者、隔川望之、不覺神往、土人言此二洞甚深、燻火以入、可四五里、俱中黑無透明處、此洞卽在沈家莊北、余前從虛明沿川岸來、卽可得之、悞從其上行厓端而不知、今乃過而知之、深爲悵悵、然南之雲濤、北之虛明、既已兩窮、此洞已去而復得之、對厓、亦未爲無緣也、又南一里、抵川西村聚、從其後西上山、轉而南又西上、共一里、遂入曹溪寺、寺門東向、古刹也、余初欲入寺覓聖泉、見殿之東西各有巨碑、乃楊太史升庵所著、乃拂碑讀之、知寺中有優曇花樹諸勝、因覓紙錄碑、遂不及問水、是晚炊於僧寮、宿於殿右、

二十七、晨起寒甚、余昨晚止錄一碑、乃殿左者、錄未竟、僧爲具飧、乃飯而竟之、有寺中讀書二生、以此碑不能句來問、余爲解示、二生、一姓孫、安寧州人、一姓党、三泊縣人、党生因引余觀優曇樹、其樹在殿前東北隅二門外坡閒、今已築之牆版中、其高三丈餘、大一人抱、而葉甚大、下有嫩枝旁叢、閒開花、當六月伏中、其色白而淡黃、大如蓮而瓣長、其香甚烈、而無實、余摘數葉置囊中、遂同党生由香積北下坡循凹而北一里半、觀聖泉、泉從山坡大樹根下南向而出、前以石環爲月池、大丈餘、瀦水深五六寸、餘波滲深、由東

南坡閒泄去。余至，當上午，早潮已過，午潮未至，此正當縮時，而其流亦不絕，第潮時更湧而大耳。党生言穴中時有二蟾蜍出入，茲未潮，故未之見。郎碑所云金龜號曰泉神者矣。月池南有亭新構，偏曰問潮，亭前巡方使關中張鳳翮為之說。党生又引余由泉上坡西北緣嶺上半里，登水月庵，庵東北向，乃蔓山之東北凹中矣。庵潔而幽，為鄉紳王姓者所建，庭中水一方，大僅逾尺，乃建庵後鑿地而出者，庵前有深池，泉不能蓄也，既復下至聖水，還至曹溪北坡凹，党生別而上寺，余乃從岐下山一里，至昨村後，上山處，由村後南行半里，復東望川東迴曲中，石厓半懸，飛樓臨丹，即雲濤洞也。川水已從東蟠曲，路猶循西山南向下，因其山塢自南而轉也。一里餘，始循南山而東，二里，則其川自塢北曲而南，與路遇，既過，路又循東山溯溪轉而北一里，乃東向陟南山之北一里，乃轉東南行一里，南陟一西來之峽，又南上坡一里，與前來溫泉渡西大道合，始純南行六里，入北城門，見有二女郎，辮髮，雙垂於肩後，此閉幼童女，辮髮一條垂腦後，女郎及男之長者，辮髮兩條垂左右兩旁，女則辮髮一條，週環於腦，腦下另挽一鬟，若螺綴於後，焉。手執紙錢，將掃墓郊外者，此閩重十月朝祭掃家貧不及者，至月終亦不免。南中所見婦人纖足嬌好，無逾此者。入城一里半，飯於東關，乃出踰大石梁，遵大道東北行半里，有小溪自東塢來，溯之行，從橋東去三里半，上坡，

又一里踰東安哨嶺其嶺不甚峻東北從橫亞大山分隴西南下爲安寧東第一護城之砂者也過嶺東下始見砂河之水自東北來隨其塢東入過站摩村共十五里爲始甸舖又四里過龍馬山屹嵲北透橫亞大山之南路繞其前而東又四里始與砂河上流之溪遇有三犖石梁東跨其上是曰大橋其水自東北進耳二尖峯西棋盤山南峽來西南至安寧城東南入於螳川者也又半里東上坡宿於高枧橋村

二十八平明東行一里半上坡爲安寧東界由此卽爲昆明地坡陀高下所陟不一以漸而上（升陟）八里其塢自雙尖後進耳山來路遂由南隴上又二里出山坳開有聚廬當夾是爲碧雞關蓋進耳之山峙於北羅漢之頂峙於南此其中閒度脊處南北又各起一峯夾峙以在碧雞山之北故名碧雞關東西與金馬遙對者也關之東向東南下爲高嶢乃草海西岸山水交集處渡海者從之向西北下爲赤家鼻官道之由海堤者從之余時欲遊進耳遂西北下坡半里循西山北行半（二）里有村在西山之麓（是）爲赤家鼻大道由其前北去乃西折而入村村倚山而廬有池瀦坡側大不踰五尺村人皆仰汲焉中復有魚有垂釣其上者亦龍潭之淺者也由池南上坡嶺道甚峻半里登岡上稍北而曲有坊當道則進耳山門外坊也其寺尚隔一坑由坊西望見寺後大山環於上此山遶於前內夾深坑旋轉而入若耳內之

孔、寺中臨孔上盤朶邊、以進取名之義、非身履此岡、不見其親切也、進坑、西向沿坑入半里、有岐西踰大山之岰、而入寺之路、則沿坑南轉、盤厓半里而西上、入寺中、寺門東向、登其殿、頗軒爽、似額端、不似耳中也、方丈在殿北、有樓三楹在殿南、其樓下臨環坑、遙擥滇海、頗如太華之一碧萬頃、而此深遠矣、入方丈、有辛貢士伯敏者、迎款慇懃、僧寶印欲具餐、辛揮去、令其徒陳履惇、陳履温、二陳、乃甲戌進士履忠之弟及其弟出見、且爲供葷食、復引余登殿南眺海樓、坐談久之、余欲趨棋盤、問道於寶印、寶印曰、由坊東下山、自赤鼻山寶珠寺上爲正道、路且三十里、由此寺北西踰大山之岰、其路半之、但空山多岐、路無從覓耳、乃同辛君導余從殿後出、遂北至岰下東來岐路、始別去、余乃西上半里、踰岰半里、西北稍下一里涉中窪、窪西復有大山南北橫峙、與東界進耳後雙尖、幷岰北之嶺、東西夾成中窪、由窪西復循西山之東北行一里、循嶺北轉而西稍下一里、渡峽而上、其西復有大山南北橫峙、遂西向橫躡之、一里半登其岡、見西南隨塢有路上、踰其脊將趨之、有負芻者來曰、棋盤路在北不在西也、乃循西山之東、又北行、其路甚微、若斷若續、二里半從西山北岰透脊西出、始望見三家村在西塢中、村西盤峙一峰、自北而南、如屏高擁、卽棋盤山也、其脉北自妙高寺三華山西南來、復聳此峯、分支而度爲温泉之筆架山、分支南下、爲始甸後之龍

馬山南環東亙、即爲所踰之脊、而南度爲進耳碧雞者也、脊北
山復橫列東北、至寶珠赤鼻而止、爲三家村東界、護山、余昔來
自金馬以東、即遙望西界山橫如屏、其頂復有中懸如覆釜高
出其上者、即此棋盤峰也、而不知尚在重壑之內、外更有斯峯
護之、洵西峰之領袖矣、從峪西轉、循東山北厓半里、乃西向下、
一里涉壑中、有水北流、西涉之、又半里抵三家村、其村倚棋盤
東麓、路當從村北西上、乃悞由村南度脊處、循峽西南上、竟不
得路、扳躡峽中三里、登一岡、有庵三楹踞坪閒、後倚絕頂、其前
東瞰滇中、乃髮僧元禪、與僧裕庵新建者、元禪有內功、夜坐峯
頭曉露溼衣、無所退怖、庵中四壁未就、不以爲意也、日已西昃、
迎余瀹茗煮粥、抵暮乃別、西上踰峯一里、陟其巔、又西向平行
頂上一里、有寺東北向、即棋盤寺也、時已昏黑、遂啜茗而就榻、
二十九、凌晨起、僧爲余炊、余乃獨躡寺後絕頂、時曉露甚重、衣
履沾透、頂閒無高松巨木、即叢草亦不甚深茂、蓋高寒之故也、
頂頗平迴、其西南皆石崖矗突、其性平直而中實、可劈爲板、省
中取石、皆於此遙負之、然其上反不能見、以凹於內也、西北鳩
中、有大壑迴環、下有水二方、村廬踞其上、即志所載勒甸村龍泉
也、其水分青白色、其西南峽中水、則循龍馬山東而去、當即沙
河之源矣、東南即三家之流、是頂亦三面分水之處、第一入滇
池、兩入螳川、皆一派耳、由頂遠眺、則東北見堯林山尖、聳與邵

甸梁王山並列東南見羅藏山環峙海外直南見觀音山屹峭
爲碧雞絕頂掩映半浮半隱直西則溫泉筆架山連翩而去惟
西北崇山稍豁則螳川之所向也下山飯於寺乃同寺僧出寺門
東三十步觀棋盤石石一方橫臥巔頭中界棋盤紋縱橫各十
九道其北臥石上大書玉案晴嵐四大字乃碧潭陳賢所題南
有二石平支中夾爲穴下墜甚深僧指爲仙洞昔有牧牛子墜
羊其中遂以石塡塞之僧言此山之腹皆崆峒但不得其門而
入耳穴側亦有陳賢詩碑已剝不可讀乃還寺錄昆明令汪從
龍詩碑仍令幼僧導之峯西南觀鑿石之厓其厓上下兩層鑿
成大窟如廈屋其石色青綠者則膩而實黃白者則麤而剛其
厓閒中嵌青綠色者兩層如帶圍各高丈餘故鑿者依而穴之
其枚有方有長方者大經五六尺長者長經二三丈皆薄而二
寸其平如鋸無纖毫凹凸眞良材也還從寺前東向下一里過
新庵之左直下者一里半過三家村之左渡澗又一里半東踰
石山之幽其石山乃東界北走之脈至此復突一峰遂北盡焉
從幽東墜厓而下復漸成一坑隨之行三里爲寶珠寺未至寺
其西墜峽處坑水潰而爲瀑懸厓三級下深可十五丈但水細
如絡絲不如匹練也寶珠寺東向倚山之半亦幽亦敞由其前
墜坡直下五里投山麓爲石鼻山聚落甚盛蓋當忙海之西碧
雞關大道即出其下也由村轉北一里半東北與大道合於是

東向湖堤二里半有村當堤之衝曰夏家窰過此遂遵堤行湖中堤南北皆水窪堤界其閒與西子蘇堤無異蓋其窪即草海之餘南連於滇池北抵於黃土坡西瀕赤鼻山之麓東抵會城其中支條錯遶或斷或續或出或沒其瀕北者忘又謂之西湖其實即草海也昔大道迂迴北坡從黃土坡入會城傅元獻爲侍御時塡窪支條連爲大堤東自沐府魚塘西接夏家窰橫貫湖中較北坡之迂省其半焉東行堤上一里半復有岡有橋有棲舍介水中央半里復遵堤上東行湖中遙顧四圍山色掩映重波閒青蒲偃水高柳灘堤天然絕勝但堤有柳而無花橋有一二而無二六不免令轉憶西陵耳又東二里湖堤既盡乃隨港堤東北二里爲沐府魚池又一里半抵小西門飯於市東過閘橋濱濠南而東一里入城南舊寓問吳方生則以隔晚向晉寧矣已而見唐大來寄來行李書畫俱以隔晚先至獨方生則我來彼去爲之悵悵乃計復爲作書令顧僕往晉寧謝唐君別方生訖爲大來索陶不退書陶諱煜有詩翰聲向宦於浙前大中有高士官從姚安來知其猶在皆虛傳如眉公也故復索書來欲爲作書聞其已故乃止適寓十一月初一晨起余先作書令顧僕往投阮玉灣索其導遊緬甸書併謝向之酒盒余在寓作晉寧諸柬須其返命即令往南壩候渡下午顧僕去余欲入城拜阮仁吾令其促所定負擔人爲西行計適阮穆聲來顧已而玉灣以書來期明日晤其齋中

遂不及入城

初二、晨起、余欲自仁吾處次第拜穆聲、至玉灣所、忽玉灣來邀甚急、余遂從其使先過玉灣、則穆聲已先在座、延於內齋、款洽殊盛、既午、曰今日總府宴撫按、當入內一看即出、故特延穆聲奉陪、并令二幼子相出侍客飲、果去而即返、洗盞更酌、已而報撫按已至、玉灣復去、囑穆聲必款余多飲、須其出而別、余不能待、薄暮托穆代別而返、

初三、晨往阮仁吾處、令其促負擔人、即從其北宅拜穆聲、留晨餐、引入內亭、觀所得奇石、其亭名竹在、余詢其故、曰父沒時、宅爲他人所有、後復業、惟竹在耳、亭前紅梅盛開、此中梅、俱葉而花、全非吾鄉本色、惟一株傍亭簷、摘去其葉、始露面目、猶故人之免冑相見也、石在亭前池中、高八尺、闊半之、玲瓏透漏、不瘦不肥、前後俱無斧鑿痕、太湖之絕品也、云三年前、從螺山絕頂覓得、以八十餘人舁至、其石浮臥頂上、不經摧鑿而下、眞神物之有待者、余昔以避雨山頂、遍臥石隙、烏睹有此類哉、下午、余過周恭先、遇於南門內、正挽一友同來顧、知金公趾爲余作送靜聞骨詩、相與同往叩之、則金在其莊、不相値、金公趾名初麟、字頗肖董宗伯、風流公子也、善歌、知音律、家有歌童聲妓、其祖乃甲科、父偉鄉薦、任江西萬安令、公趾昔好客、某奏劾錢士晉軍門、名在疏中、因黜其青衿焉、其友遂留至其家、割雞爲餉、餚多烹牛襍脯而出、甚精潔、其家乃教門、舉家用牛不用豕也、其友姓馬、字雲客、名上捷號閬仙、

尋甸府人、父以鄉科任沅州守、當安酋困黔省時、以轉餉功擢常德太守、軍興旁午、獨運援黔之餉、以勞卒於任、雲客、其長子也、文雅蘊藉、有幽人墨士之風、是晚篝燈論文、雲客出所著拾芥軒集相訂、遂把盞深夜、恭先別去、余遂留宿其齋中、窗外有紅梅一株盛放、此閒皆紅梅、白者不植、中夜獨起相對恍似羅浮魂夢閒、葉叢枝頭、轉覺翠羽太多多耳、

初四、馬君留晨餐、恭先復至、對奕兩局、又留飯、過午乃出城、以爲顧僕將返也、及抵寓、顧僕不見、而方生已儼然在樓、問何以來、曰昨從晉寧得君書、即騎而來、送君騎尚在、當遲一日復往晉寧、問昔何以往、曰往新興、便道過晉寧看君耳、問顧行何在、曰尚留晉寧候渡、始知方生往新興、以許郡尊考滿、求雷太史左右之於巡方使君也、雷名躍龍、以禮侍丁憂於家、巡方使爲倪於義、四川人、

初五、方生爲余作永昌潘氏父子書、父名嗣魁、號蓮峰、丙子科第十名、子名世澄、號未波、丙子科解元、騰越潘秀才書、名一桂、又爲余求許郡尊轉作書通李永昌、永昌太守李還素、昔自雲南別駕陞、與許同寮、又爲余求范復蘇醫士、江西人、轉作書通楊賓川、賓川守楊大賓、黔人、號君山、原籍宜興、又以建平教中於南場、與又生鄉同年也、前又生有書來、然但知其家於黔、而不知其宦於賓、書爲盜失、幷不知其家之所在、但憶昔年與其弟宜興總練同會於又生坐、今不知其弟尚在宜興否、憐余無貲、其輾轉爲余謀、勝於自爲謀也、下午、顧行自晉寧返、幷得唐大來與陶不退書、阮仁吾所促負擔人亦至、

初六、余晨造別阮玉環穆聲、索其所作送靜聞骨詩、阮欲再留

款、余以行李已出辭、乃出叩任君、任君大來妹壻、母在其家、併往啓居之、任固留飲、余乃趨別馬雲客、不値留詩而還、過土主廟、入其中觀菩提樹、樹在正殿陛庭閒湧道之右、其大四五抱、榦甚聳而枝盤覆、葉長二三寸、似枇杷而光、土人言其花亦白而帶淡黃色、瓣如蓮、長亦二三寸、每朶十二瓣、餘閏歲則添一瓣、以一花之微、而按天行之數、不但泉之能應刻、州勺漏泉刻百沸、而物之能測象如此、亦奇矣、土人每以社日羣至樹下灼艾、代灸、言灸樹卽同灸身、病應灸而解、此固妄誕、而樹膚爲之瘢靨無餘焉、出廟飯於任、返寓周恭先、以金公趾所書詩幷贐至、又以馬雲客詩扇至、阮玉環以詩冊幷贐至、其弟鐏亦使人餽贐焉、迨暮金公趾自莊還來晤、知余欲從節竹往、曰余輩明晨當相以節竹爲柳亭、余謝之曰、明晨君在溫柔夢寐中、余已飛屐峰頭矣、不能待也、是晚許郡尊亦以李永昌書至、惟范復蘇書未至也、

初七、余晨起索飯欲行、范君至、卽爲作楊賓川書、余遂與吳方生作別、循城南濠西行二里、過小西門、又西北沿城行一里、轉而北半里、是爲大西門、外有文昌閣宮桂香閣峙其右頗壯、又西半里、出外隘門、有岐向西北者富民正道、向正西者爲節竹寺道、余乃從正西傍山坡南行、卽前所行湖堤之北涯也、五里、其坡西盡、村聚駢集、是爲黃土坡、坡西則大塢自北而南、以達滇

海者也、西行塢塍中二里、有溪自西北注而南、石梁横其上、是即海源寺側穴湧而出之水、遂爲省西之第一流云、又西一里半、有小山自西山横突而出、反自南還北、路從其北嘴上一里半、西達山下、有峽東向、循之西上、是爲筇竹、由峽内越澗西南上、是爲員炤、由峽外循山嘴北行、是爲海源、先有一婦騎而前、一男子隨而行者、云亦欲往筇竹、隨之、悞越澗南上員炤、至而後知非筇竹也、員炤寺、門東向、層臺高敞、殿宇亦弘、而闃寂無人、還下峽、仍踰澗北、令行李往候於海源、余從峽内入一里半、澗分兩道來、一自南峽、一自北峽、二流交會處、有坡中懸其西、於是渡南峽之澗、即躡坡西北上、漸轉而西一里半、入筇竹寺、其寺高懸於玉案山之北垂、寺門東向、斜倚所踞之坪、不甚端稱、而羣峯環拱、林壑瀠沓、亦幽邃之境也、入寺、見殿左庖膾襍喧、腥羶交陳、前騎來婦、亦在其閒、余即入其後、登藏經閣、望閣後有靜室三楹、頗幽潔、四面皆環牆迴隔、不見所入門、因徘徊下閣、忽一人迎而問曰、先生豈霞客耶、問何以知之、曰前從吳方翁案徵其所作詩、詩題中見之、知與丰標不異也、問其爲誰、則嚴姓、名似祖、號築居、嚴清宰之孫也、爲人沉毅有骨、澹泊明志、與其姪讀書於此、所望圍牆中靜室、即其棲托之所也、因留余入其中、懇停一宿、余感其意、命顧僕往海源安置行李、余乃同嚴君入殿左方丈、問所謂禾木亭者、主僧不在、鎖鑰甚固、復

過一段君亦識余言在晉寧相會亦忘其誰何矣段言爲金公
趾期會於此金當卽至三人因同步殿右循塔坡而西北則寺
後上厓復有坪一方其北厓環前抱與南環相稱此舊筍竹開
山之址也不知何時徙而下其處後爲僧塋有三塔皆元時者
三塔各有碑猶可讀讀罷還寺公趾又與友兩三輩至相見甚
歡窺其意卽前騎來婦備酒邀衆客以筍竹爲金氏護施之所
公趾又以夙與余約故期備於此而實非公趾作主人也時嚴
君謂余其姪作飯於內已熟拉往餐之頃之住持僧體空至其
僧敦厚篤摯有道行者爲余言當事者委往東寺監工修造久
駐於彼今適到山聞有遠客亦一緣也必多留寺中毋卽去余
辭以雞山願切此一宵爲嚴君強留者必不能再也體空謂今
日諸酒肉漢混聒寺中明晨當潔齋以請遂出余欲往方丈答
體空嚴君以諸飲者在退而不出余見公趾輩同前騎來婦坐
正殿東廂始知其婦爲妓而稱觴者余乃迂從殿南二門側曲
向方丈體空方出迎而公趾輩自工望見趨而至曰薄醴已備
可不必參禪遂拉之去抵東殿廂則築居亦爲挺出矣遂譁就飲其
婦所備餚案甚腆公趾與諸坐客各歌而稱觴然後此婦歌歌
不及公趾也既而段君欲返乃別而騎去余與築居亦別而入
息陰軒迫暮公趾與客復攜酒盒就飲軒中此婦亦至復飛觴
徵歌二鼓乃別去余就寢寢以紙爲帳卽嚴君之榻也另一榻

亦紙帳是其姪者嚴君攜被褥就焉既寢嚴君猶秉燭坐觀余
石齋詩帖并諸公手書余夢魂閒閒聞其哦三詩贈余余寢熟不
能辨也
初八與嚴君同至方丈叩體空由方丈南側門入幽徑遊禾木
亭亭當坡閒林巒環映東對峽隙瀛海一盃浮白於前境甚疎
有有雲林筆意亭以茅覆窗楞潔淨中有蘭二本各大叢合抱
一爲春蘭止透二梃一爲東箇花發半穗穗長二尺一穗二十
餘花花大如萱乃赭斑之色而形則與蘭無異葉比建蘭闊而
柔磅礴四垂穗長出葉上而花大枝重亦交垂於旁其香盈滿
亭中開亭而入如到衆香國中也三人者各當窓一隙踞窗楹
坐侍者進茶乃太華之精者茶冽而蘭幽一時清供得未曾有
禾木者山中特產之木形不甚大而獨此山有之故取以爲名
相仍已久而體空新整之然目前亦未睹其木也體空懇留曰
此亭幽曠可供披覽側有小軒可以下榻閣有藏經可以簡閱
求君留此過歲亦空山勝事雖淡泊知君不以羶來三人辛歲
之供貧僧猶不乏也余謝師意甚善但淹留一日余心增歉一
日此清淨場反成罪戾場矣坐久之嚴君曰所炊當熟乞還餐
之出方丈別體空公趾輩復來拉就殿東廂共餐鼎肉湯麵復
入息陰軒飯嚴君書所哦三詩贈余余亦作一詩爲別出正殿
別公趾則行李前去爲體空邀轉不容行余往懇之執袖不舍

公趾築居前爲致辭曰唐晉寧日演劇集賓欲留名賢君不爲止若可止余輩亦先之矣師曰君寧淡不羶不爲晉寧留此老僧所以敢留也余曰師意既如此余當從雞山回爲師停數日蓋余初意欲從金沙江往雅州參峨嵋滇中人皆謂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歸省假道於黔而出遵義余不信及瀕行與吳方生別方生執裾黯然曰君去矣余歸何日後會何日何不由滇黔入蜀再圖一良晤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已至是見體空誠切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築居公趾輩交口曰善師乃聽別出山門師猶遠送下坡指對山小路曰踰此可以入海源上洞較山下行近既別一里半下至峽中令肩行李者踰南澗仍來路出峽往海源寺余同顧僕踰北澗循澗北入即由峽東向躡嶺一里踰嶺東稍東下半里折而北又半里已遙見上洞在北嶺與妙高相並而路則踐危石歷巉磴而下下險即由山半轉而北行半里有大道東南自海源上坡從之西北上半里嶺上亂石森立如雲湧出再北遂得上洞洞門東向高穹軒迥其內深六七尺闊與高亦如之頂穹成蓋底平如砥四壁圓轉無嵌空透漏之狀惟洞後有石中突高丈餘有隙宛轉踰之而入洞壁亦嵌而下墜深入各二丈餘底遂窅黑余墜隙而下見有小水自後壁滴瀝而下至底而水不見黑處亦漸明有樵者見余入駐外洞待之候出乃去洞中野鴿甚多俱巢於洞頂見人飛擾

不定、而土人設機關以取之、又稍北共半里而得中洞、洞門亦東向深闊高俱不及上洞三之一、四壁亦圍轉無他岐、惟門左旁立一柱、又有二孔外透爲異耳、余從洞前望往妙高大路、自海源由山下村落盤西山北嘴而西、上洞前有如綫之路、從嶺北踰岫而西、即從嶺頭行、可省降陟之煩、乃令顧僕下山招海源行李、余即從洞嶺頭北行、期會於妙高、洞北路若斷若續、緣西山之半、其下皆村聚倚山之麓、大路隨之、余行嶺半一里、有路自下村直上、西北踰嶺從之、一里踰嶺西、峰頭有水一塘在窪中、由塘北西下一里、山復環成高塢、自南向北、塢口石峰東峙、嶙峋飛舞、踞衆壑之交、石峯北又有塢自西而東、西塢重壑層疊、有大山臨之、其下路交而成蹊焉、余望之行半里、北下至石山之西、又半里西抵西塢之底、路當從西塢北厓緣峽而上、余悞從西塢南厓躡坡而登、一里踰嶺脊而西、即見西北層岡之上、有佛宇重峙、余知即爲妙高、而下有深峽閟隔、路反折而西南、已覺其悞、循之行一里、以爲當截峽北渡、便可折而入寺、乃墜峽西北下半里涉底、復扳峽西北上、以爲寺在岡脊矣、而何以無路、又半里、及登脊、則猶然寺前環峽之岡、與寺尚隔一坑也、岡上有一塔、正與寺門對、復從其東北下坑半里、由坑底再上北厓、則猶然前塢底緣峽處也、北上半里、岡頭有茶庵當道、是爲富民大路、庵側有坊、沿峽端西循坡半入半里、是爲妙高寺、寺

門東向、前臨重峽、後倚三峯、所謂三華峯也、山尖高擁攢而成塢、寺當其中、高而不覺其亢、幽而不覺其閴、亦勝地也、正殿左右、俱有官舍、以當富民武定之孔道、故寺中亦幽寂、土人言妙高正殿有辟塵木、故境不生塵、無從辦也、瞻眺久之、余念行李當至、因出待於茶庵側、久之、乃從坡下上、余因執途人詢往沙朗道、或云仍下坡自普擊大道而去、省中通行之路也、其路迂而易行、或云更上坡自牛圈哨分岐而入、此閒達之路也、其路近而難知、余曰既上豈可復下、遂遵大道上坡三里、逶迤踰嶺頭、即從嶺北西向盤厓行又二里、有小石峰自嶺北來、與南峯屬、有數家當其間、是曰牛圈哨、東西之水從此分矣、從哨西直下、則大道之出永定橋者、余乃飯而從嶺脊北向行一里、稍下涉壑北上坡、緣坡東北上、回望壑底、西墜成峽、北走甚深、路東北逾坡、其東猶下滇池之峽也、又一里半、從嶺頭踰坳而北一里、再逾一西突之坳、其北遂仍出西峽上、於是東沿山脊行、又北一里半西瞰有村當峽底、是爲陡坡、其峽逼側而深陡、此村居之最險者、從嶺上隨嶺東轉半里、有路自東坳閒透而直西、遂墜西峽下、此陡坡通省之道、乃遵之東上半里踰坳東、於是南沿山脊行、又東半里、稍東北下峽中半里、有水一池瀦路南、是爲清水塘、在度脊之北、塘北遂下墜成坑、隨之北下一里、過峽底、有東來大道、渡峽西北去、此即自省會走富民閒道也、隨之復從峽西偪

西山北行二里、轉而西、遇負薪者指北向從岐下峽中行半里、至其底、即清水塘之下流也、從峽西緣坡麓行、細徑斷續、亂厓崩隤、二里半踰澗緣東麓又北一里、乃出峽口、於是北塢大闢、南北遙望、而東界老脊、與西界巨峯、夾而成塢、始從畦塍北行一里、有溪頗巨、自塢北來、轉而西去、余所從南來之水亦入之、同入西南峽中、路北渡之一里、有村聚倚西山之麓、高下層疊、是爲沙朗、入叩居停、皆辭不納、以非大路故、亦昆明之習俗也、最後入一老人家、強主之、竟不爲覓米而炊、

初九、令顧僕自覓米具炊、余散步村北、遙晰此塢、東北自牧養北梁王山西支分界、東界雖大脊、而山不甚高、西界雖環支、而西北有石厓、山最雄峻、又南爲沙朗西山、又南爲天生橋、而南屬於陡坡、東峽之山、其山東西兩界既夾成大塢、而南北亦環轉連屬、其中水亦發源於龍潭、合南北峽而成溪、而注於富民螳螂、然不能竟達也、從塢西南入峽、搗入山洞、其洞深黑莫測、穿山西出、與陡坡之澗合、洞上之山、閒道從之、所謂天生橋也、然人從其上行、不知下有洞、亦不知洞之西透山之中、空而爲橋、惟沙朗人耕牧於此、故有斯名、然亦皆謂洞不可入、有虎狼、有妖祟、勸余由村後踰山西上、不必向水洞迂折、余不從、既飯、乃南循坡麓行、一里半與溪遇、遂同入西峽、其峽南北山壁夾而成路、由溪北沿北山之麓入一里、仰見北厓之上石壁盤突、其閒駢

列多門、而東一門高懸危瞰、勢獨雄豁、而蹬迹甚微、棘翳厓崩、莫可着足、乃令顧僕持行李俟於下、余獨扳躍而上、久之、躋洞東、又見一門側逝、余以爲必中通大洞、遂從其側倒懸入大洞門、其門南向甚窄、洞內層累北上、深十餘丈、而闊半之、然內無旁竇、即前外見側逝之門、不中達也、出洞、欲東上側門、念西洞尚多、既下、欲再探西洞、望水洞更異、遂直從洞下西趨水洞、又半里、西峽既盡、山環於上、洞闢於下、水從東逼南厓搗西洞入、路從其北墜岡下、余令肩夫守行李於岡上、與顧僕入洞、洞門東向、其高十餘丈、而闊半之、始涉水從其南厓入、水漱北厓而環之、入五六丈、水環北厓、路環其南厓、俱西轉、仰見南厓之上層覆

豐出、突爲危臺、結爲虛樓、皆在數丈之上、風竇關合、與雲氣同爲吞吐、從其下循之西入、北厓尚明、水漱之、南厓漸暗、路隨之西五六丈、南厓西盡、水從北厓直搗西厓下、西厓遂下嵌成潭、水鳴鳴其中、作衝激聲、遂從西厓北折去、路乃涉水循東厓北向隨之、時洞轉而北、高穹愈甚、乃延納餘朗、若昧若明、又五六丈、水漱北厓、復西轉、余亦復涉西厓、於是水再環北厓、路再環南厓、竟昏黑不可辨、但聞水聲潺潺、又五六丈、復西遇水、其水漸深、既上不可測、乃出、出復四度水而上岡、聞岡上有人聲、則沙朗人之耕隴者、見余入洞、與負行李人耦語待之、爲余言水之西出郎陡坡、北峽山之上度、郎天生橋閒道

所從、如前之所標記者、始恨不携炬竟從洞中出也、其人又爲
余言富民有老虎洞在大溪之上、不可失、余謝之、乃西上躡巔
一里半、登其脊、是爲天生橋、脊南石峰嶙峋高聳而出、其脉自
陡坡東度脊而北、開道循其西垂、陡坡之澗界其西麓、至此又
跨洞而北、屬於沙朗後西山、水從其下穿腹西出、路從其上度
脊西行、脊西瞰、卽陡坡澗水直走而北、至此西折、脊上之路、亦
余乃獨下趨峽中半里抵峽底、遂溯水東行一里、折而南、則後
洞轟然西向、其高闊亦如前洞、水從其中湧躍而出、西與南來
之澗合而北去、余溯流入洞二丈後、仰睇洞頂上層復裂通於
門外、門之上、若橋之横於前、其上複流光內映、第高穹之極、下
層石影亂亂若浮雲之上承明旭也、洞中流初平散而不深、隨
之深入數丈、忽有突石中踞浮於水面、其內則淵然深匯、旁薄
厓根、不能溯入矣、洞頂亦有石倒騫、以高甚、反不覺其天矯、其
門直而迴、故深入而猶朗朗、且以上層倒射之光直徹於內也、
出洞、還顧洞門上、其左懸厓甚峭、上復闢成一門、當卽內透之
隙、乃涉澗之西、遥審厓閣層壘之痕、孰可着足、孰可倒扳、孰可
以宛轉達、孰可以騰躍上、乃復涉澗抵厓、可依所審法試之、半
晌、遂及上層外門、更廓然高穹也、入其內、爲龕爲窩、爲臺爲榭、

俱浮空內向、內俯洞底波濤破峽、如玉龍負舟、與洞頂之垂幄
懸帔、昔仰望之而隱隱者、茲如纓絡隨身、幢幡覆影矣、與躡雲
駕崖、又何異乎、坐久之、聽洞底波聲、忽如宏鐘、忽如細響、令我
神移志易、及下層崖懸級、一時不得輳理、扳掛甚久、忽男婦十
餘人自陡坡來、隔澗停睇、追余下、問何所事、余告以遊山、兩男
子亦儒者、問其上何有、余告以景不可言盡、恐前行者漸遠、不
復與言、遂隨水少北轉而西、行峽中一里、漸上北坡、緣坡西行
三里、峽塢漸開、又四里塢愈開、其北厓踰山南下者、即沙朗後
山所來道、其南坡有聚落倚南山者、是謂頭村、路至此始由塢
渡溪、溪上橫木爲橋、其水卽陡坡幷天生橋洞中所出、西流而

注於螳螂川者也、從溪南隨流行一里、過頭村之西、沿流一里
半、復上坡西行二里、再下塢中半里、路旁有賣漿草舍、倚南坡、
則顧僕與行李俱在焉、遂入飯、又西盤南山之嘴一里餘、爲二
村、村之西有塢北出、橫陟而過之、半里、復上坡隨南山而西、上
倚危厓、下逼奔湍、五里、有村在溪北、是爲三村、至是南界山橫突
而北、北界山環三村之西、又突而南、塢口始西窒焉、路由溪南
躋北突之坡而上、一里半抵峯頭、其峯北瞰三村溪而下、溪由
三村西橫嚙北峯之麓、破峽西出、峽深嵌逼束、止容水不容人、
故路逾其巔而過、是爲羅鬼嶺、東西分富民昆明之界焉、過嶺
西下四里、連過上下羅鬼兩村、則三村之流已破峽西出、界兩

村之中而西又有一溪自北塢來與三村溪合併西去路隨之行溪南二里抵西厓下其水稍曲而南橫木梁渡之有村倚北山而聚是爲阿夷冲又從其西一里半踰一坡又一里半昏黑中得一村亦倚北山是爲大哨覓宿肆不得心甚急又半里乃從西村得之遂宿其家

初十雞鳴起飯出門猶不辨色西南行塍中一里半南過一石橋卽阿夷冲溪所出也溪向西北流路渡橋南去半里又一水自東南峽中來較小於阿夷冲溪卽志所云洞溪之流也二流峽中出東北直抵大哨西乃轉北去而入金沙江有巨石梁跨各西入螳螂川度木橋一里餘得大溪湯湯卽螳螂川也自南

川上其下分五翬上有亭其東西兩厓各有聚落成衢是爲橋頭過橋西北一里卽富民縣治由橋西溯川南行七里爲河上洞先是有老和尚居此洞中人以老和尚洞呼之故沙朗村人悞呼爲老虎洞余至此土人猶以爲老和尚也及抵洞見有刻爲河上洞者蓋前任縣君以洞臨溪流取河上公之義而易之甫而顧僕與負囊者已先向縣治余聽其前獨汾川岸溯流去一里西南入峽又三里隨峽轉而南皆瀕川岸行又二里見路直躡山西上余疑之而路甚大姑從之一里遇樵者始知山上爲胡家山道乃土寨也乃復下瀕川而南一里其路又南上山余占其旁路皆翳復隨之躡山南上愈上愈

峻、一里直登嶺脊、而不見洞、其脊自西峯最高處横突而東、與東峯壁夾川流祇通一線者也、蓋西岸之山、南自安寧聖泉西龍山分支傳送而來、至此聳爲危障、屏壓川流、又東北隆爲此脊、以横扼之、東岸之山、東自牛圈哨嶺分支傳送而來、至此亦聳爲危障、屏壓川流、又西與此脊對而扶持之、登此脊而見脊南山勢崩墜、夾川如線、川自南來下嵌其底、不得自由、惟有衝躍、脊南之路、復墮淵而下、以爲此下必無通衢、而墜路若此、必因洞而闢、復經折隨之下、則樹影偃密、石厓虧蔽、悄非人境、下墜一里、路直通高峰西南下、其峯崩削如壓、危影兀兀欲墜、路轉其夾幽閟、石削不容趾、鑿孔懸之、影倒奔湍、閟猶窅然九淵也、至是余知其去路甚遠、已非洞之所麗、而愛其險峭、便徘徊不去、忽聞上有咳聲、如落自九天、已而一人下見余、遂愕然問何以獨踞此、余告以尋洞、且曰洞在隃嶺之北、何以踰此、余問此路何往、曰、沿溪躡峭、四十里而抵羅墓、則此路之幽闢、更非他徑可擬矣、雖不得洞、而覩此奇峭、亦一快也、返躋一里、復北上脊見脊之東有洞南向、然去川甚遠、余知非河上洞、而高攬南山、凭臨絶壑、亦超然有雲外想、遂披棘扳厓入之、其洞雖不甚深、而上覆下平、倒插青冥、呼吸日月、此爲最矣、凭憩久之、仍踰脊北下一里、抵麓、得前所鑿路、瞰川厓而南半里、即横脊之東垂也、前悮入南洞、在脊南絶頂、此洞在脊北窮峽、洞門東向、與東

峰夾東螳川深欹峽底洞前惟當午一露日光洞內之幽阻可知也洞內南半穹然內空北半偃石外突偃石之上與洞頂或綴或離其前又豎石一枝從地內湧起踞洞之前若湧塔然此洞左之概也穹入之內崆峒窈窕頂高五六丈多翱翔卷舒之勢五丈之內右轉南入又五丈而宵然西穹闃黑莫辨矣此洞右之概也余雖未窮其奧已覺幽奇莫過次第滇中多洞諸洞當與清華清溪二洞相爲伯仲而惜乎遠既莫聞近復荒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閒雲影苔痕自成歲月而已出洞遂隨川西岸遵故道七里至橋頭又北一里餘入富民縣南門出北門無城堞惟土牆環堵而已蓋川流北向闢爲大塢縣治當西坡之下其北有餘支掉臂而東以障下流武定則之路則從此臂踰岡北去川流則灣此臂而東北下焉時顧僕及行李不知待何所余踞踰而前又二里及之岡脊之下遂同上峽中平踰其岡三里有溪自西南山峽出其勢甚遙乃河上洞西高峯之後夾持而至東注螳川者其流亦頗大有梁南北跨之北上坡又五里飯於石關哨踰岡北下日色甚麗照耀林壑西有大山曰石泥塘其山南北橫聳如屏插天土人言東下極削而西頗夷其上水池一泓可耕可廬也山東之水即由石關哨北麓而南去共二里涉之即緣東支迤邐北上其支從白泥東北環而南下着其腋內水亦隨之南下合於石關北麓路溯之北八里又踰其岡岡岡

不甚峻田塍壘壘環其上村居亦夾峙是爲二十里鋪又四里爲沒官莊又三里爲者地北其處塢徑旁達聚三流焉一出自西南峽中者最大即白泥塘山後之流也有石梁跨其上梁南居廬即者地北關也越梁西北上一里復過一村廬又一小水自西峽來又一水自西北峽來二水合於村廬之東北稍東復與石梁下西南峽水合而東北去當亦入富民東北螳川下流者過三里有佛字三楹木坊跨道曰滇西鎖鑰乃武定所建以爲入境之防者又西上一里餘當山之頂有堡焉其居廬亦盛是爲小甸堡有歇肆在西隘門外遂投之而宿

十一自小甸堡至武定府歇此後共缺十九日詢其從遊之僕云武定府有獅子山叢林甚盛僧亦敬客留憩數日遍閱武定諸名勝後至元謀縣登雷應山見活佛爲作碑記窮金沙江由是出官莊經三姚姚安府大姚縣姚州而達雞足此其大略也由十二月記憶由之其在武定元謀開無疑矣夫霞客往矣其僕猶在文之所缺者從而考之是僕足當霞客之遺獻

十二月初一在官莊茶房時顧行病雖少瘥而孱弱殊甚尚不能行欲候活佛寺僧心法來同向鹽井迂路兩日往姚安府以

云季夢良記

此路差可行、不必待街子也、

初二、初三、初四、在茶房、是日日悟空化米以供食、而顧行孱弱如故、心法亦不至、

初五、前上雷應諸蜀僧送諸僧待明日馬街、隨街往爐頭出大姚、余仍欲隨之、而病者不能霍然、爲之怏怏、

馬街、在西谿東坡上、南去元謀縣二十五里、北去黃瓜園三十五里、東至雷應山箐口十里、西至溪西坡五里、當大塢適中處、東西抵山、共徑十五里、南抵山、北逾江、共徑一百三十里、平塢之最遙者也、其東南有聚廬曰官莊、爲黔府莊田、茶房卽在馬街坡北、

元謀縣、在馬頭山西七里、馬街南二十五里、其直南三十五里爲臘坪、與廣通接界、直北九十五里爲金沙江、渡江北十五里爲江驛、與黎溪接界、江驛、五里、有古石碑大書蜀漢交會四大字、然此驛在江北、其前後二十里之地、所謂江外也、又屬和曲州、元謀北界、實九十五里而已。江驛向有驛丞、二十年來、道路久已不通、路無行人、今止金沙江巡檢帶管、

直東接界、直西四十里爲西嶺、與大姚縣接界、其地北遙與會川衛直對、南遙與新化州直對、東遙與高盟州直對、西遙與大姚縣直對、東界大山、卽墟靈驛與雷應山也、南自大麥地直北抵金沙江南岸、橫亙二百里、平障天半、爲西界山層疊錯出、亦皆自南而北、縣治之支、南自楚雄府定遠縣東來、分支結爲縣治、其

餘支西繞者、由縣西直北十五里西溪之口而止、是爲第一支
層、又一支南自定遠縣西分支來、與縣西之支同夾而北、至西
溪口東支已盡、此支更夾之而北、至偏擔浪而止、是爲第二層、
又一支西自定遠西與姚安府東界分支東來、與偏擔浪之支
同夾而北、中界苴林後水、卽所謂西夬界嶺也、又一支西自姚
安府東北分支東來、與西夬界嶺同夾而北、中界爐頭溪水、卽所
謂爐頭西亂石岡也、又一支定遠縣西北妙峯山分支東來、與
亂石岡同夾而北、中界河底之水、卽所謂舌甸獨木橋西山也、
諸山皆夾川流北出、或合西溪或出苴榷而下金沙、故自縣以北、
其西界之山、一支旣盡、一支重出、若鱗次而北抵金沙焉、其東
界水皆小、惟虛靈驛一支較大、南出馬頭山之南、經縣治東、而
北與西溪合、自是以北、溪東之村、倚東界山之麓甚多、官莊之
北、十里爲環州驛、又十里爲龍海開村、濱溪東岸、卽活佛所生之
木棉樹大合五六抱、縣花
境木棉樹最多、此更大、又十五里爲黃瓜園、溪西之村、倚西界
之山麓亦甚多、西坡下村、與官莊對峙、北十五里爲五富村、又
十五里爲苴寧村、又北踰嶺二十里爲扁擔浪、於是北夾西溪、
盡於金沙焉。西界諸山、俱是定遠夾流分支東北而盡於金
沙江、其西北又有大山方頂矗峙於北、與金沙北岸蜀滇交會
之巔駢擁天北、從塢中北向遙望、若二眉高列於塢口、馬余初以
爲俱江北之山、及抵金沙江上、而後知江從二山之中、自北而

南、環東山於其北、界西山於其西、始知此方頂之為山、猶在金沙之南也、其山一名番山、以形象地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其地猶大姚縣屬、在縣東北百四十里、首楹之境、東臨金沙江、是此山又從西北北勝州界環突東南、界金沙於外、抱三姚於中、與此西界迴合而對峙、為門戶者也。金沙巡司、乃金沙江南曲之極處、自此再東、過白馬口、普度河北口、即從烏蒙山之西轉而北、下烏蒙馬湖巡司之西、其江自北來、故雲南之西北界亦隨之而西北出、以抵北勝麗江焉、

初六、是早雲氣少翳、諸蜀僧始欲遊街子、俟下午渡溪而宿、明晨、隨街子歸人同踰嶺、既晨炊餐、或有言宜即日行者、悟空以余行有伴、辭不去、而顧僕又以懨懨不能速隨諸僧後、雖行心為忡忡、出茶房西一里半渡西溪、溪從此西曲從其南岸、隨之又一里餘抵西山下、溪折而北、又從其西厓傍山麓、隨之又北一里餘、有村當路北、路曲其南、西向入峽半里、涉枯澗、乃躡坡上、其坡突石皆金沙、煙煨如雲母堆盤、而黃映有光、時日色漸開、躡其上、如身在祥雲金粟中也、一上二里、踰其頂、望其西又闢一界、有突山獨聳、路出其間、乃望之而趨、西南漸下三里抵塢中、有水自南峽中來、至此繞塢東北去、其水不深而闊、路北有數十家倚河東岸、由其南渡河而西、其處木棉箕有高一丈餘者、云雨三年不彫、有枯澗自西來、其中皆流沙沒足、其兩旁俱迴厓亙壁、夾峙而

來、底無滴水、而沙閉白質磴磳、如嚴霜結沫、非鹽而從地出、疑雪而非天降、則硝之類也、路當從澗底直入、諸僧之前驅者、悞從南坡躡嶺上、上一里、見其路愈南而西、尖在西、知其悞、乃與僧西北望洞底扳屋下墜、一里復循底西行、見壁屋上懸金丸纍纍、如彈貫叢枝、一墜數百、扳視之、即廣右所見顛茄也、志云、枝中有白漿毒甚、土人煉爲弩藥、着物立斃、行澗底二里、其底轉自西北來、路乃從西南躡嶺一里半、盤嶺頭西出、又一里半西南下坡、其處開壑灣環而北、涉澗底而西、不見有水、半里循西坑而入、見石峽中有水瀑瀑、其峽甚逼、水亦甚微、一里、其峽有自南流而出者、下就涉之、其流之側、有窩如半瓮、仰東屋下、涵水一盂、不流不竭、亦瀦水之靜而有常、不與流俱泪者也、涉細流西上踰坡半里、有植木爲坊者、上書黔府官莊、坡西下半里、有數家在坡北、其壑亦灣環而北、中有田塍數十畦、想即石峽之上流、得水如綫、遂開此畦、所謂黔府莊田是也、時諸僧未及携飡、令其徒北向夷家覓火、余輩隨大道繞其南而西一里、又有木坊在西坡、書亦如前、則其西界也、從此西下、又涉一枯澗、遂西上嶺、其上甚峻、前乞火僧携火至、而不得泉、莫能爲炊、上嶺二里、盤夾而西又半里、轉而南半里、一坪北向環塢、窪中亦無水、余乃出所携飯分啖之、隨坪稍南半里、復西上、其上愈峻、二里登岡頭、以爲踰嶺之脊也、望西尖尚在其北、隔一深坑甚矣、而不知其上乃東垂之脊、

遙西尖又有南北二嶺橫山亙其兩頭又自成一界焉從脊向西行其上二里半又南轉峽上循而環之又西北上再涉峻嶺二里登岡頭又以爲踰嶺矣而其上又東垂之脊也又從脊西向行於是脊兩旁皆深隊成南北壑壑蟠空於下脊端突起於外西接橫亙之界樹叢石錯風影颼颼動人疑是畏途時肩擔者以躡峻難前顧僕以體弱不進余隨諸僧後屢求其少待與俱每至一嶺輒坐待久之比至諸僧復前彼二人復後余心惴惴既恐二人之久遲於後又恐諸僧之速去於前屢前番之又後促之不勝惶迫愈覺其上不已也從脊行三里復從嶺西上一里遂陟橫亙南山之北巔其巔與中突之尖南北相對其嶺有石壘垣橫界是爲元謀東界大姚西界卽武定姚安二府所分壤處也路由其閒登嶺之絕處則有盤石當頂於是從南橫之巔南向陟其脊東瞰元謀西瞰爐頭兩界俱從屐底分塢焉南行脊上二里西向下二里路側漸隊成峽石坎累累而尚無滴水歷石坡直下一里抵峽中峽西又有迴岡兩重自東北而蟠向西南於是涉峽盤岡再踰坡兩重共七里乃西南下嶺一里始及其麓其塢乃南北大開中有溪界之望見溪西有大聚落是爲爐頭時諸僧已飢且日暮急於問邸遂投東麓下草廬家宿

初七土人言自爐頭往獨木橋路止四十里不及宮莊來三之

一、余信之、時顧僕奄奄、諸僧先飯而去、余候顧僕同行、是早、陰翳如昨、西望爐頭大村行半里、渡一北流溪、又西一里餘、直抵西界山麓、又有一溪頗大、自南峽中來、渡之、北上厓、即爐頭大村也、其溪環村之前、轉而北去、爐頭村聚頗盛、皆瓦屋樓居、與元謀來諸村迥別、其西復有山斜倚、循其東麓西南湖流行三里、踰一東突之坡、乃南下半里、涉塢一里、又南陟坡而上、其坡自西而東突、與北坡東向環成中塢、溪流北注於前、田塍環錯於內、涉南坡一里、見溪東又盤曲成田、倚東山爲塢、由坡西南行一里下坡、溪自北而南、乃橫涉之、登其西厓、則見所涉之北、其溪復自北來、有支流自北峽來者、小水也、從厓西行、已復踰溪之南岸湖溪上、溪在其北峽、有數家倚其南岡、從其中西行二里、北峽兩厓對逼、石突如門、其北厓石半有流環其腰、土人架木渡流、引之南厓、沸流倒懸、流度於上、亦奇境也、路循南厓之腰、盤厓西下又半里、則其溪又自南而北、南北俱削厓峙門、東西又危坡夾墜、境奇道險、渡溪又西上坡半里、躡坡南、則復踰溪之北厓、溯溪上西二里、有危峰突溪西、溪身自其南環峽而出、支溪自其北墜壑而下、有岐西渡支溪、直躡西峰者、小路也、自支溪之東厓陟坡循峽而北入者、大道也、余乃從大道北上坡半里、由坡峽平行一里、隨峽折而北、路緣墜木叢、路旁幽篁深厓、令人有鳥道羊腸之想、一里餘、峽漸從下而高、路稍由